

沈雲龍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二輯

文海出版社
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輯

沈雲龍主編

南海康（有爲）先生傳
康南海自訂年譜

張伯楨著

康有爲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爲原始資料 (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 與次要資料 (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 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扎、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狀及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爲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爲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南海康先生傳

文海出版社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輯目錄

南海康(有爲)先生傳
康南海自訂年譜

張伯楨著
康有爲著

清代吏治叢談

伍承喬編

中華民國史料

孫 曜編

學國春秋

畢公天著

雪生年錄

李根源著

獄中人語

羅文幹著

癸亥政變記

劉楚湘著

君子館類稿

附

文鈔
詩鈔
日記

毛昌傑著

曾慕韓(琦)先生日記選

沈雲龍輯

現代政治人物述評(增訂本)

沈雲龍著

南海康先生傳

門人東莞張伯楨述

先師諱有爲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縣人生時其祖贊修公方官欽州錫名曰有欽郵傳濡滯而太伯祖先命名有爲後以祖諡名應試光緒癸巳領鄉薦乙未成進士復名有爲戊戌政變易號更生丁巳再蒙難更號更姓晚號天游化人母姪十有一月而生以咸豐八年戊午二月初五日未時誕生於南海西樵之銀塘鄉始祖諱建元南宋時自南雄珠璣里始遷於南海十七傳至高祖諱輝號炳堂舉人從同邑郎中馮成修講義理之學從

欽州馮魚山編修爲詞章詩文淵雅講學嶺南身體力行弟子千人爲儒宗曾祖諱健生號雲衢以布衣任道治躬尤嚴非禮不履守劉戢山人譜之學履道行仁鄉人畏而化之祖諱贊修號述之世傳理學盛德篤行由舉人歷欽州學正合浦靈山訓導教諸生有遺愛祀於欽州賓興館連州昭忠祠三世皆有傳載南海縣志父諱達初字植謀號少農聰警仁孝好施與母病三年服侍不倦少從九江朱先生次琦游勤學負大志從其叔父廣西巡撫國器督軍閩廣草檄謀議有功爲江西知縣自九世祖惟卿公始爲士人二十一傳至先師

凡十三世均以教授世其家母勞太夫人生子二人
先師居長咸豐十一年辛酉先師甫四齡
已有知識五齡能背誦唐詩數百首六齡始入塾
從番禺簡侶岑先生鳳儀學是年讀大學中庸論
語孝經畢其師初課以對偶出柳成絮爲題先
師應聲曰魚化龍聞者多以大器期之同治七年
戊辰父卒先師居喪執禮如成人既孤三月贊
修公官連州學博先師從學官舍贊修公日夕
摩導以儒先高義與夫文字條理始覽綱鑑而識
古今次讀大清會典而知掌故并讀三國志明史
能論其治亂之所由爲詩文已斐然成章於時神

鋒開豁好學敏銳慷慨有遠志光緒二年丙子

先師年十九師母張太夫人來歸先師愈益憤

發從太老師朱先生次琦學朱先生碩德高行博

極羣書其品詣在涑水東萊之間與明清間顧亭

林王船山爲近動止進退俱有法度每議一事論

一學貫串古今能舉其要發先聖大道之本修已

愛人之義掃去漢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先師

乃洗心受教一意皈依以先聖爲必可期以一身

爲必能有立以天下爲必可爲由是謝絕科舉之

文士芥富貴之想超然而立於羣倫之表與古聖

賢爲羣先師初入學舍朱先生試以五代史史

裁論 先師考羣書仿史通體暢言之朱先生獎
謂博雅該洽合著書體不當但以文論自是日與
同學簡竹居徵君朝亮上下其議論各渙然融釋
貫通相期以不朽之業自是始從事著述矣光緒
丁丑戊寅二年 先師仍從九江先生於禮山草
堂大肆力於羣經專攻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
註諸書其漢書楚詞文選杜詩徐庾文皆能背誦
朱先生提獎後漢風俗氣節 先師尤致力焉時
朱先生極推尊韓昌黎 先師謂昌黎道術淺薄
無實際言道當如莊荀言法當如管韓卽素問言
醫亦成一體若如昌黎不過工爲文耳於道無與

原道尤極膚淺朱先生素方嚴責爲猖狂卽同學亦暗譏之是年冬先師乃盡棄其所學閉戶靜

坐忽覺天地萬物皆我一體自以爲聖人可學而至則欣然笑一念及蒼生困苦則又流涕痛哭更

思有親不事何以學爲卽欲束裝歸廬墓上心潮

起伏歌哭無端自云思想變遷從此始先師云此楞嚴所

謂飛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皈依之時多如此光緒五年己卯先師年

二十二別禮山草堂歸卧於樵山之白雲洞專讀

道佛書養神遺迹時獨嘯歌徘徊散髮或枕卧石

窟瀑泉之間嘗夜坐不寐冥然游想天上人間神

明超勝欣然自得習五勝道見身外有我又令我

入身中視身如骸視人如豕時張延秋編修鼎華
與鄉宦五六人游西樵訪先師於樵山之洞相
與議論不合張編修大聲呵詆拂衣去出而反盛
譽之嘗語人曰此來游西樵但見一土山惟遇一
異人爲快自是粵中士夫咸知先師而震驚之
矣先師亦因此交張編修藉知京朝風氣近時
人才及道咸同三朝掌故先師曰吾自師朱先
生而得聞聖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而得悉近代
文獻之傳嘗有詩懷之曰南望九江北京國拊心
知己總酸辛先師是年舍棄考據帖括之學專
意養心旣念世亂方棘民生多艱慨然有攬轡澄

清之志日取周禮王制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讀史方輿紀要等書俛而讀仰而思筆之於書皆經緯世宙之言復徧讀各種譯本西書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夷狄視之遂萌革政之想光緒八年壬午先師年二十有五是年正月朱先生卒先師奔視與禮山草堂同學諸子營視喪葬凡諸禮節多出先師及簡徵君擬議事畢歸西樵又讀遼金元明史及東華錄以爲日課五月赴順天鄉試借以快壯游抵京師謁太學叩石鼓購碑刻下第出都游揚州過鎮江登平山堂泛舟金焦道經上海觀街市

繁盛知西人治術有本大購西書壓裝歸冬月抵鄉閉戶潛修盡釋故見專肄西學光緒十年甲申、先師年二十七春夏間寓城南板箱巷後以法越之役粵城戒嚴乃還西樵居一樓名曰澹如涉獵西書并研究佛典上自婆羅門旁通四教萬緣澄絕所悟益深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如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因電機光線一杪數十萬里而悟久速齊同之理知大之外尙有至大者小之內尙有至小者剖一而無盡吹萬而不同根元氣之混侖推太平之世宙旣知無去來則專以現在爲總持旣知無無則專以生有爲存

存既知知氣精神無生死則專以示現爲解脫既知無精神無淨穢則專以悟覺爲受用既以畔揆歆羨皆盡絕則專以仁慈爲施用其道以元爲體以陰陽爲用理有陰陽則氣之有冷熱力之有吸拒質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圓光之有白黑聲之有清濁體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統物理焉以諸天界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輪界統世界焉以勇禮義智仁五運論世宙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而務以仁爲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宮室之變男女平等之制人民同公之

理務致諸生於極樂及五百年後世界如何千年
後世界如何人魂人體變通如何月與諸星交通
如何諸星諸天氣質物類人民政教禮樂文章宮
室飲食如何諸天順軌變度出入生死如何奧遠
窅冥不可思議想入非非不得而窮抉經子之奧
言超儒佛之微旨融中西之新理窮天人之曠變
披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窮察後來自生物
之源人羣之合諸天之界眾星之世生生色色之
故大小長短之度有定無定之理形魂現世之變
安身立命六通四闢浩然自得然後莫往莫來因
於所遇無毀無譽無喪無得無始無終汗漫無爲

悠然以游於世又以萬百倍千世生死示現來去
無數富貴貧賤安樂患難帝王將相乞丐餓葶牛
鳥鷄豕皆所已作無所希望無所逃避其來現也
專爲救眾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獄不投
淨土而故來濁世不爲帝王而故爲士人不肯自
潔不肯獨樂不願自尊而以與眾生親爲易於援
救故日日以救世爲心刻刻以救世爲念舍身命
而爲之以諸天不能盡也無小無大就其所生之
地所遇之人所親之眾而悲哀振救之日號於眾
望眾從之以是爲道術以是爲行已光緒十一年
乙酉 先師年二十八是年從事算學以幾何理

著人類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時張編修招先
師復游京師二月初將啟行二十三日頭痛大作
幾死既而目痛不能識文字醫者束手惟裹頭行
吟於室數月不出先師檢視書稿從容待死已
而言曰吾既聞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後得西醫
書讀之創試西藥如方爲之漸收效日走村後大
樹下至七月乃瘳歲丙戌十二月先師爲其弟
有溥冠字之曰廣仁後以字行是歲先師著康
子內外篇內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藝
樂之事又續撰公理書依幾何爲之時南皮張香
濤之洞督粵欲開局譯書請先師及萍鄉文芸

閣學士廷式主其事既而不果又欲聘先師爲
學海堂掌教先師悉卻之時先師方研究天
象學乃重定天然歷法以爲人號稱爲年者以地
繞日一周之故宜以三百六十五日名爲周年
爲一周百年爲百周地之繞日卑高及平凡有四
游宜以二至二分名以南游北游東游西游分一
周爲四游今西人仍存十二月旣不用陰歷何必
用十二月地球各國皆以冬至推歷以各文明國
皆在赤道之北故然至高冲卑冲皆無極準所推
氣朔得大意而已不如以分爲准日地相平無少
差異南北球異春秋分同而赤道之北之人較多

從其多者應以春分爲正朔地能自轉故有晝夜
宜以晝夜爲一轉凡一切萬物皆以十位紀之不
用散數周天之度皆定爲一日一日之時皆定爲
十下至十分十微十杪以此類推其度量權衡皆
以十進爲數故厯晝夜爲一轉四游三百六十五
轉爲一周四年一閏是皆先師所立地球中之
定義也光緒十四年戊子先師年三十一先
師抵京師兼應順天鄉試五月啟程抵都時張編
修適病重先師爲視其殮營其喪九月順天鄉
試闈中原擬中第三以經策瓌偉場中多能識之
侍郎孫詒經得其卷謂當是康某大學士徐桐銜

先師上書事乃曰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
房官王學士錫蕃力爭之徐桐更怒再抑置謄錄
第一鄉試報罷 先師乃謁明陵單騎出居庸關
登萬里長城出入達嶺再游湯山西山 先師是
時講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極望悵然感喟蓋自馬
江敗後國勢日蹙及此時變法圖強猶可及過此
以往外患日逼不可爲矣時公卿中吳縣潘文勤
祖蔭常熟翁師傅同龢有時名以書陳大計而責
之京師譁然值永陵山崩千餘丈乃發憤上書畧
曰竊見方今外國交迫自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
羽翼盡剪將及腹心比者日謀高麗而伺吉林於

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於西俄
盛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粵
間將亂於內生到京師來見兵
紀綱紊亂人情惰偷上興土木
樂晏安歡娛若賀太平頃河決
蕩析愁苦沿江淮間地多苦旱
風拔木百餘株甚至地震山傾
而尤可駭痛者奉天大水山涌
甚至冲及永陵山谷墜圯坍塌
改以爲皇太后皇上聞此奇變
羣臣痛哭戒誓乃伏處下風未

言恤民之特詔親臣重臣未聞有直言極諫痛哭
入告之封章內而侍臣外而藩僚不聞一言下而
部侍司員亦不聞一言上下內外咸知天時人事
危亂將至而畏憚忌諱箝口結舌坐視莫敢發生
所爲憂憤迫切瞻望宮闕而惓惓痛哭也生竊聞
漢宋時大學生劉向陳亮有上書之義近咸同時
監生周同穀貢生黎庶昌遞摺言事荷蒙列聖嘉
納故敢不避斧鉞之誅披瀝血誠忘其僭越生以
爲自古立國未有四鄰皆強敵不自強政治而能
晏然保全者也近者洋人智學之興器藝之奇地
利之闢日新月異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日

本雖小然其君臣自改紀後日夜謀我內治兵餉
外購鐵艦大小已三十艘將剪朝鮮而窺我邊俄
築鐵路前歲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築二三年
內可至琿春從其彼德羅堡都城運兵砲來九日
可至則我盛京國本禍不旋踵英之得緬甸一日
而舉之與我滇爲界矣法旣得越南開鐵路以通
商設機謀以誘眾又滇越暹羅間有老撾萬象諸
小國及裸苗諸種法人日煽之夫敵國並立無日
不訓討軍而虞敵之至也而我兵不數練器不素
備急乃徐購募以應之雖使廉頗韓信爲將庸有
濟乎又美人逐我華工英屬奧大利亞隨之將來

南洋諸島紛紛效尤我民出洋者五百萬計中國漏卮於洋貨久矣稍藉此尾閫若不保護還無所業必爲盜賊金田之役將復起矣竊觀內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從容事無大小無一能舉有心者歎息而無所爲計無恥者嗜利而藉以營私大厦將傾而處堂爲安積火將然而寢薪爲樂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譬彼病痿卧不能起手足麻木舉動不屬非徒痿也又感風疾百竅迷塞內潰外侵朝不保夕此生所謂百脈敗潰病中骨髓扁鵲秦緩所望而大憂者也今兵則水陸不利財則公私潰竭官不擇才而上且

鬻官學不教士而下患無學而生則未以爲大憂也生所大憂者患我皇太后皇上無欲治之心而已頃奇災異變大告警厲不聞有怵惕修省之事而徒見萬壽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馳驅樂游電燈火輪奇技淫巧輸入大內而已天下將以爲皇太后皇上拂天變而不畏蓄大亂而不知忘祖宗艱大之託國家神器之重矣天命無常而民窮難保生維同治初年大亂甫定上下肅雍中外望治譬大病新愈補之自強此中國圖治第一機會也然聖意勤勤而未足振弱者不變法故也光緒八九年宮庭赫然求治士風大變譬久病初

起非更加醫藥不能驟瘳此中興第二機會也不幸法夷入寇於是復蹶得無有讒匿之口間於左右以爲臣下能言者不周於用乎生所欲言者三曰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今天下法弊極矣六官萬務所集也鄉貳多而無所責成司員繁而不分任委每日到堂拱立畫諾卿貳旣非專官又多兼差未能視其事由勞苦已甚况欲整頓哉故雖賢智亦皆束手州縣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賦稅教養合責於一人一盜佚一獄誤一錢用而被議矣責之如是其重而又選之極輕以萬餘金而賣實缺焉祿之極薄以數百金而責養廉矣其下旣

無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無漢人三老嗇夫之化而求其教養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書皆欺飾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選賢才也仍用銓叙武舉以爲將帥也仍用弓石翰林以儲公卿也猶講詩字其他紊於法意而迂於治道舛亂淆決難徧以疏舉今論治者皆知其弊然以爲祖宗之法莫敢言變今之法例雖云承祖宗之舊實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吾先帝撫有天下不用滿洲之法典而採前明之遺制不過因其俗而已然則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貝勒舊法分領天下則我朝豈能一

統久安至今日乎故當今世而主守舊法者不獨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聖治世之意也今之時局前朝所有也則宜仍之若知爲前朝所無也則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與治敵國並立之世固異矣昔漢臣魏相專主奉行故事宋臣李沆謂凡人士上利害一切不行此宜於治平之世也若孫叔敖改紀管仲制國蘇綽立法此宜於敵國並立之世也今但變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採周漢之法意卽深得列聖之治術者也皇太后皇上知舊法之害卽知變法之利於是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實變通盡利裁制厥中如欲採聞之則農

夫耕而君子食焉生愚願盡言於後也尤望妙選仁賢及深通治術之士與論治道講求變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變歲月之間紀綱已振十年之內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仇恥不難矣今天下非不稍變舊法也洋差商局學堂之設開礦公司之事電線機器輪船鐵艦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藪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國行之而奸蠹何哉上體太尊而下情不達故也自督撫司道守令以下至民如門堂十重重重絕隔浮圖百級級級難通夫太尊則易蔽易蔽則奸生故辦事不核實以粉飾爲工疾苦不上聞以摧

抑爲理至於奸蠹叢生則雖良法美意反成巨害
不如不變之爲愈矣今上下否塞極矣譬患咽喉
飲食不下導血氣不上達則身命可危知其害而
反之在通之而已矣通之之道在霽威嚴之尊去
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盡其言於前天下人人
得獻其才於上古者師傅以傳德義史官以記言
動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所以
養之深而培之密者如此故君德易成明年皇上
大婚禮成親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聲色之防聖
德日新宜慎近習之選所謂慎者辨忠佞而已去
讒慝而近忠良妙選魁壘端方通知古今之士日

侍左右兼預燕內以資啟沃則德不期修而自修矣云云時舉國泄沓京朝官尤頑固惟國子監祭酒盛昱翰林院編修黃紹箕刑部主事沈曾植深服其議翁同龢亦韙先師議然恐以此獲罪遲疑不敢代遞其時粵人李文田許應駿皆官侍郎深疾先師一日翁與許李同侍祀天壇在翁前大訐先師同龢默然意沮先師與許李本無隙祇以抵都時不往投謁先師嘗曰彼若以吾爲賢也則彼可來先我我布衣也到京不拜客多矣何獨怪我然許李竟以是恨之國子監旣不得達盛昱持先師摺視祁御史世長世長約以十

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代遞屠侍御仁守派人候之時先師居宣南米市胡同南海會館出門數十武卽菜市口也旣衣冠將出館僕譚栢告曰今日菜市殺人車不能行先師心爲動私念方欲上書而適遇殺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豈可遽死旣而又思曰吾旣爲救天下救眾生矣生死有命豈可中道畏縮乃慷慨登車從南繞道出及門仁守遣人來告曰祁公在車中患鼻血眩暈而歸須改期遂返駕祁公以病請假而津海已冰不能南返遂留京師後仁守以言事革職永不叙用仁守篤守朱學忠純剛直先師曾代其草請開言路

摺請鑄銀錢摺時鐵路議起兩廣總督張之洞請
開蘆漢鐵路而苦無款先師與仁守言宜因漕
運之便先築清江浦鐵路卽以北漕爲之去漕倉
之官役歲可得千數百萬移爲築路之資十二月
仁守摺上發交各督撫議於是定築蘆漢爲幹路
籌款千萬調張之洞督兩湖辦焉十二月十五日
太和門災仁守赴救火還卽來先師寓所屬代
草摺一請停頤和園工二請醇邸不預政事三責
宰相無狀請以災異罷免時當國者爲孫毓汶四請宦寺勿
預政事時李蓮英頗干政仁守獲罪蓋因此是時方籌辦
大婚典禮吉祥止止沈曾植勸先師暫勿言國

少 戶部員外郎

二五

事宜以金石陶遺乃徙居於南海館之汗漫舫老

樹蔽天終日以讀碑爲事著有廣藝舟雙楫先師旅京

師久熟審朝局知其待亡遂決然舍歸意欲以著

書授徒終老矣光緒十六年庚寅先師年三十

三春居徽州會館有池石之勝旣而移家羊城之

雲衢書屋六月陳禮吉先生千秋來謁八月梁卓

如先生啟超來謁俱著弟子籍千秋治考據先

師初與之論詩禮泛及諸經後乃告之以孔子改

制之意仁道合羣之原千秋豁然悟先師謂千

秋天才亮特聞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氣剛而力毅

同門中所未見也越年辛卯先師以從游者眾

始賃地於長興里講學著長興學記以爲學規來
學者日益眾如韓文舉梁朝杰曹泰徐勤麥孟華
韓銘基等多有成就者 先師以其暇著書是年
七月新學僞經考成刊版流布時義烏朱蓉生侍
御一新掌教廣雅書院 先師與之往復辨難
先師與語中外之變與孔子之大道朱侍御初不
信旣而大悟其見於書札中者乃門面語耳詳朱氏論
學歲壬寅移講舍於衛邊街廊氏祠是時所編之
書甚多而以孔子改制考體裁博大乃選同學高
才生助纂焉歲癸巳冬再移講舍於府學宮仰高
祠顏曰萬木草堂乃以陳千秋梁啟超充學長

先師是年鄉試中式第八名也初本擬第二名三藝已付

藝書同文用孔子改制義

抽出改置第八

顧璜曾與伯主粵試時李

師所著新學偽經考贈送此及填榜先師名列第

擯之經願力爭乃降置第八云光緒二十年

七二月十二入都會試寓成時有貴人問先師曰國

曰禍在眉睫某貴人大駭

千萬舉行萬壽已而朝鮮

兵有甲午之敗是年七月

師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於少正卯聖世不容請
焚新學僞經考而禁粵士從學幸沈曾植盛昱及
文編修廷式致電與粵學使徐琪營救張修撰審
會編修廣鈞亦奔走援救焉電文中伯義盛昱字
誤作伯翊徐琪疑爲褚伯約之誤時褚方劾李瀚
章而劾先師之摺傳係鄉人某不慊於先師
者賄褚爲之李畏褚事得緩令先師自燬僞經
考版而止時粵城謗議沸騰先師避之再游桂
林旅行中著春秋董氏學及孔子改制考越年乙
未先師再入都會試寓東城三條胡同金頂廟
時清廷正與日本議和擬割遼臺并償款二萬萬

元三月二十一日電到 先師知之卽聯結公車
粵人同上書拒和議湘人和之二十八日書上署
名者湘則全省粵僅八十餘人他直省莫不發憤
連日俱遞章都察院衣冠塞途臺灣舉人垂涕請
命觀者哀之其時士氣方張 先師乃再約合十
八省舉人於達智橋松筠菴會議與名者千二百
餘人書由 先師起草凡一晝二夜而成文不加
竄書中要旨言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
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凡萬四千
餘言民氣憤湧列名爭先恐後一時徧傳都下四
月八日遞呈都察院以旣已用寶無從挽回卻不

收先是公車聯名上章孫毓汶已忌之至此千餘人之大舉尤爲前此所無孫恐滋變聳德宗速用寶又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誣奏海嘯壘械棄毀北洋無以爲備孫與李蓮英相比內外恐嚇是日翁同龢入朝房猶持勿用寶電日相伊藤博文請展期五日孫謂若爾日本必搗京津吾輩皆有身家實不敢也同龢厲聲責之曰我豈不知愛身家者其如國事何孫苦無法乃使李蓮英請之太后於是大錯成矣是時降硃諭告廷臣皆哀痛不得已之言蓋德宗實有難言之隱也越日榜發先師中式進士第五名本擬會元總裁徐桐以次篇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題文分天地人鬼四
比說其奇詭降第五 先師殿試朝考皆直言時
事讀卷大臣李文田與 先師有宿怨排之殿試
時徐侍郎壽蘅樹銘欲置前十卷各閱卷大臣皆
圈之矣惟李文田不圈並加黃簽乃降二甲第四
十八名朝考時翁同龢又擬置第一卷適在李文
田處李吹求不得疵乃於悶鍊等字加黃簽斥之
遂降二等 先師謁翁同龢同龢具以始末告之
十一日引見授工部主事 先師不欲就告假歸
擬以講學著書終未行前草一書請及時變法富
國養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

自強各要政徵引詳博深合國情遂於五月六日
遞之都察院以十一日上於朝德宗覽而喜之發
下樞垣恭邸閱至論礦務一條以手作圈狀德宗
又追入諭卽日抄四份以一呈太后一留軍機發
各省督撫將軍議一存乾清宮南窗小篋一存勤
政殿備省覽同時羣臣言時事之書簡在帝心者
共九摺以胡燏棻摺列首先師摺列次五月
先師再草一書大旨言立科以厲智學設議院以
通下情更推言下詔求言開門集議闢館顧問設
報達聰開府辟士云云次第曲折之故凡萬餘言
尤詳盡遞都察院都御史徐郟使人告先師曰

凡通籍有衙門者都察院例不得收須交本衙門代遞時孫家鼎長工部乃於五月十一日到工部遞之孫面允代遞五堂皆畫押矣適署工部侍郎者爲李文田不肯畫押又託袁世凱代遞京營督辦處榮祿亦不肯收先師決心返粵陳次亮熾

時官工部主事著有庸書內外編

沈子培曾植尼之謂時有可爲

先師爲之遲遲其行以京朝士夫不通外國政事風俗當創辦一報以輸灌其智識當自京師始在京師當自王公大臣始乃商之於送京報人每日刊送附張千份京朝士大夫乃得聞所未聞識議漸變焉時翁同龢以師傅當國頗思振作訪

先師不遇 先師趨謁之相與講變法事反覆講
求同龢謂德宗實無權太后極猜忌自經文廷式
召見後卽不許召見小臣 先師至是始知宮中
事時同龢銳意變法 先師說以宜先變科舉同
龢決欲行令陳熾草定十二道新政旨意將次第
行之時同龢每召獨對毓慶宮恭邸李鴻藻頗妒
之自四月合力攻孫毓汶李鴻章後漸不和矣翁
內畏太后欲託之恭邸以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
能同心後孫毓汶雖被斥而徐用儀猶在政府事
事阻撓恭邸與同龢皆欲去之叠經言官奏劾徐
猶戀棧六月初九日 先師草摺覓戴少懷庶子

鴻慈劾之戴逵巡不敢上乃與御史王幼遐鵬運
言之王新入臺敢言於十四日上焉越日徐用儀
竟逐出樞譯兩署矣 先師自倡行新政後漸爲
大臣所側目於時大學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皆欲
奏劾陳熾沈曾植至是又勸 先師行 先師從
之於八月二十九日出都九月二日到天津十二
日到上海十五日入江甯張之洞督兩江欲說之
洞開強學會張勇自任後與張論學張不信孔子
改制考頻勸 先師勿言此學又使梁星海鼎棻
來言 先師云孔子改制大道也豈以一兩江總
督供養而易之張以論學不合故翻前議 先師

以會章已發行不可中止告乃賃屋設於上海張
園之傍遠近響應而張之洞所允供給之費不至
且多所掣肘十二月先師以祝母生日崑返里
門滬事委徐君勉勤等主之旋以京師御史楊崇
伊具疏劾強學會竟遭封禁是時朝野局勢又一
變漸諱言新政文廷式長麟汪鳴鑾志銳被斥逾
年二月撤毓慶宮逐翁同龢殺太監寇良才杖珍
瑾二妃兩宮之間嫌隙已成不可終日矣光緒二
十三年丁酉先師再游桂林與唐景崧前署臺
灣巡撫
岑春萱開聖學會六月還粵講學於萬木草堂從
學者尤眾先師乃晝夜會講伯楨亦於其時從

而受業 先師以中國患人滿徧考大地可以殖
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中國近地域數千里亞
馬孫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僅八百萬若吾遷民
往可以爲新中國於乙未年曾倡議之當乙未返
粵時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來約通商
招工巴使至香港適東事起駐港候數月而東事
益劇知事不諧乃歸國 先師於是再入都擬有
建議適有德人踞膠州案 先師乃上書痛言之
工部尙書崧淮讀其疏至恐偏安不可得語大怒
屢不肯遞 先師乃約戶部主事曾剛甫習經同
遞都察院李苾園侍郎端棻亦聯九卿以繼聲囑

先師代擬草後九卿無聯名者端棻乃交司業
貽穀上之時 先師知所志不行決歸粵臨發翁
同龢來留行期日給事中高燮曾奏薦 先師於
朝請召見并加卿銜出洋翁同龢在德宗前力稱
之奉旨交總理衙門議許應駉於恭邸前沮之恭
邸乃奏令 先師於總理衙門問話自十一月十
二日德人發砲據膠州擄去提督章高元朝廷託
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不就範日本參謀本部神
尾宇都宮謁鄂督張之洞獻聯英拒德之議朝士
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聯俄遂卻日本之請 先
師走告翁同龢詳言當倚信日本又爲御史楊深

秀草疏請聯英日又爲御史陳其璋草疏再請聯英日又自草聯英日策徧告朝士李侍郎端棻深然之獨李鴻章持異議時翁同龢在總署倡之於是王大臣集議但多不明國際情勢咸駁先師

說議卒不行自是旅順大連灣廣州灣之要素相繼起矣越年戊戌正月初二日總理衙門約先

師以初三日下午三鐘至總署李鴻章翁同龢榮

祿廖壽恆

刑部尚書

張蔭桓

戶部左侍郎

見於西花廳待以

賓禮問變法之宜榮祿曰祖宗之法不能變先

師答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卽如此地爲外交署亦

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時制宜誠非得已廖壽恆問宜如何變法先師答曰法律官制爲先李鴻章曰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先師答曰法積久而弊生而且今昔異勢今之法律官制誠宜改絃更張卽一時不能盡革亦當斟酌爲之新政乃可推行翁同龢問籌款事宜先師答以日本之銀行紙幣法國印花印度田制以中國之大若制度旣變歲入可比今增十倍於是詳陳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信社會海陸軍種種改革並言日本維新倣效西法制度甚備與我國相近最易倣問答極多至暮乃散榮祿先行是日

恭慶兩邸因事未至越日召見樞臣翁同龢以

先師之言入奏德宗命召見恭邸謂請先令其條

陳所見若可採取乃令召見先師遂進呈日本

變政考及俄彼得變政記

附片請變生童歲科試易入股以策論并下總

署議四月乃奏請誓羣臣以定國是開制度局以定

新制別開法律度支學務農商工礦鐵路郵信社

會海陸軍共十二局各省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

治摺上許應駢等仍在恭邸前攻訐多方抑壓至

十三日始上卽下總署議已而俄人索旅順大連

灣三月十一日先師上摺陳三策請拒之若出

於戰則敗而後割未遲否則用西人蒲盧爹士之

策聽俄人佔據非吾所願猶可返也又否則請盡
開沿海口岸以利益各國俄人當無如何摺上不
省自是以後法索廣州灣英索九龍威海當俄之
索旅大也德宗大怒面責恭邸及李鴻章謂汝等
言俄可倚與訂約許以大利今不獨不能阻乃自
淪盟索地親善之謂何恭李皆免冠叩首曰若以
旅大與之密約如故德宗震怒太后曰此何時汝
乃欲戰耶德宗默然時以償日本賠款急中允黃
思永請用外國公債法發行昭信股票下戶部議
北檔房總辦陳宗媯晏安瀾素主搜括者也力主
之司員簽名者二十餘人先師於翁同龢前力

爭之並以書責張蔭桓而戶部覆摺已上卽日奉旨行先師謂今欲統籌全局非大籌五六萬萬不可以二萬萬築全國鐵路限三年成之練兵百萬購鐵艦百艘各省徧立學堂沿海分立船塢武備水師學堂開銀行發紙幣如此全力並舉庶幾挽救危局乃草摺二份交御史宋伯魯陳其璋上之又草請改律例摺交御史王鵬運上之均留中不發時吏部主事洪嘉與守舊黨也三拜先師不遇閹者忘其住居未答拜洪以爲輕已大造謠浙人孫灝者欲舉經濟特科洪餽之謂某公惡康如能攻之特科可得也孫故無賴喜從之洪乃草

議駁保國會謂 先師將欲爲民主教皇印數千冊徧投朝貴謗益騰乃停會李盛鐸會員也反參保國會以求自免四月初七日潘慶瀾附片劾先師聚徒不道德宗曰會爲保國豈不甚善慮大后見之將此片抽出時御史黃桂鋆劾保滇會保浙會并及保國會皆洪嘉與爲之 先師遭謗意大沮復萌歸志時翁同龢頻被劾不安於位 先師慮翁去變法無人主持欲成數事乃行於十八日草摺請定國是而明賞罰交御史楊深秀上之畧謂門戶水火新舊相攻當此外患交迫日言變法而眾論不一此皆由國是未定之故昔趙武靈

之胡服秦孝公之變法俄彼得及日本維新之變法皆大明賞罰而後能行新政又草一摺交徐子靜學士致靖上之二十三日奉明定國是之諭舉國歡欣又草請派近支王公游歷摺請開局譯書摺皆由楊深秀上之奉旨允行又爲宋侍御伯魯草請催舉經濟特科摺又盛宣懷借款入百萬歲息約三十餘萬無人敢言其非乃請提其息爲譯書設學之費皆奉旨俞允是時先師已定二十四日出京二十五日詣頤和園宿戶部公所卽見懿旨逐翁同龢令榮祿出督直隸蓋訓政之變已伏於是矣先師二十八早入朝房與榮祿遇與

談變法事榮祿入對時卽面劾 先師辯言亂政榮祿下 先師入對皇上問 先師年歲出身畢 先師卽言四夷交侵分割漸至覆亡無日皇上言皆守舊者所致耳 先師奏言皇上之聖明洞悉病源旣知病源則藥卽在是旣知守舊之致禍敗則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皇上言今日誠非變法不可 先師言近歲非不言變法然少變而不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連累致敗終必無功皇上然之 先師又奏言所謂變法者須將制度法律先爲改定乃謂之變法今言變法者是變事耳非變法也又請先開制度局皇上以爲

然先師又奏臣於變法之事嘗參考各國變法之故曲折之宜擇其可施行於中國者斟酌而損益之章程條理皆已備具若皇上決意變法可備采擇皇上曰汝條理甚詳先師乃曰皇上之聖既見及此何爲不厲行之皇上以目睨簾外旣而嘆曰奈掣肘何先師知皇上有所碍又奏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舊不通外國之故皇上欲倚以變法猶緣木以求魚也皇上曰伊等皆不留心辦事先師對曰大臣等非不留心也奈以資格遷轉至大位時精力已

衰矣又多兼差實無暇晷無法參攷新學實無如
何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廣其登薦予以召
對破格擢用方今軍機總署並已用差但用京卿
御史兩官分任內外諸差事當無不辦其舊人且
姑聽之惟彼等事事守舊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
意旨所在凡變法之事皆特下詔書則彼等無從
駁議先師又曰昨日賞李鴻章張蔭桓寶星何不明下詔書皇上一笑自割臺後
民志已離欲悚動臣僚之意團結兆民之心非得
皇上哀痛之詔無以收拾也皇上曰然先師又
奏今日之患在民智不開而民智不開之故皆由
以八股試士爲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

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羣臣濟濟然無以任事變者皆緣以八股考試致大位之故皇上曰然西人皆爲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爲無用之學故致此先師對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皇上曰可先師對曰皇上既以爲可廢請皇上卽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皇上曰然皇上曰方今患貧籌款如何先師畧言中國礦產徧地生財有道但當設法開源不患財用不足先師又詳奏譯書派游學派游歷各事每終一事稍息以待皇上命皇上猶不命起重重及用人行政未及推廣社會以淪

民智而激民氣並招撫會匪因間遂奏謝保國會
被劾皇上爲保護之恩皇上點首稱是久之皇上
點首云汝下去稍歇又云汝尙有言可具摺條陳
來 先師乃起出皇上目送之蘇拉迎問蓋對逾
十刻爲從來所未有也旣退出軍機大臣面奉諭
旨着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時李鴻章謝恩同
下對 先師嘆惜謂榮祿在皇上前劾君皇上問
樞臣以何位置廖壽恆言請賞五品卿而剛毅在
皇上前力排故有此令云云 先師歸寓卽告宋
侍御伯魯令其上廢八股之摺蓋此摺 先師早
代宋草定者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廢八股矣先是

二十九日宋伯魯摺上皇上卽命樞臣擬旨是時
京師譁然傳廢八股連數日寂然及皇上得宋摺
卽令降旨剛毅請下部議皇上曰不可剛又曰此
事重大請皇上思之皇上厲聲曰汝欲阻撓我耶
剛乃不敢言及將散值剛又曰此事重大願皇上
請懿旨皇上默然旣而曰可去請待初二日詣頤
和園請太后懿旨故至初五日乃降旨也初三日
總理大臣代先師遞謝恩摺皇上曰不必代遞
後此康有爲有奏可令其直遞來又令樞臣將所
著波蘭分滅記法國變政考德國變政考英國變
政考等書卽鈔進呈先師乃附片並陳謹當書

夜編書不能赴總署當差時鄉會試既廢八股而用策論生童歲科試仍未改先師三月時所上之摺交總署議而未行欲因勢請並行之乃自草一摺交待御宋伯魯代上奉旨允行於是歲科試均廢八股而改策論矣先師以愚民之害既去當開民智泰西文明各國對於製新器著新書發見新地皆有獎勵遂於初八日上摺言之奉旨交總署議張蔭桓遂託梁先生啟超代擬稿頒行焉其時新法萌蘖舊黨大恐御史文悌黃桂鋆等奔走謀之將聯名請復八股先師再草摺交待御楊深秀上之請御門誓羣臣並定謗新政之律違

者重懲之於是上降諭切責舊黨燄少息而恨愈深矣時許應騃對開經濟特科及廢八股事多方阻抑侍御楊深秀宋伯魯聯名劾之德宗怒擬罷許職剛毅乞恩不許又請令其自行回奏德宗不得已允之許夤夜走請於剛毅剛云牽攻康某必不可免許從之於是聳御史文悌劾宋伯魯楊深秀因旁涉先師軍機得文悌摺喜甚以爲必陷先師矣德宗閱摺大怒謂文悌受許應騃指使將革職剛毅叩頭懇免至於流涕乃罷文悌摺謂先師盡棄名教保中國不保大清後來僞諭皆緣文悌摺爲定案悌心術詭詐佯與先師交好而

陰探 先師意向又從 先師僕從詢悉累宿張
蔭桓宅張蔭垣之被禍卽由於此八股旣廢 先
師請采用朱子科場貢舉議分科試士令人習一
經如詩一科書一科易一科儀禮一科禮記附春
秋公羊穀梁一科左傳附之史記兩漢書一科三
國晉六朝史一科唐五代宋史一科遼金元明史
一科國朝掌故若會典東華錄十朝聖訓一科經
史各五科四書則人人須通西學則人專一門草
摺陳之又爲徐子靜學士致靖草一摺大意略同
奉旨交禮部議爲所駁又附片請將優拔貢改試
策論並請凡朝殿試勿尙楷法得旨允行已有旨

於京師設大學堂 先師再上摺請於各省開高等學各府開中學各縣開小學撥各省善後款及各規費以充學費並請廢天下淫祠以其室宇充學舍以其租入供學費二十一日奉旨允行 先師意以爲城鄉多有淫祠皆有租入故欲改爲學校佛寺不在淫祠之列不意地方莠民藉端擾挾波及寺院此則非 先師當時意料所及矣時德宗頻命樞臣催上所著書 先師先成日本變政考每條附加案語自明治元年至二十四年共十二卷舉凡中國之變法條理無不於案語發之網羅宏大一卷甫成卽進呈德宗復催又進一卷時

大學堂議起樞垣託草章程 先師命梁先生啟
超擬作酌英美日之制爲之以大權歸總教習乃
總署覆奏學堂事改大權屬章京於是章京張元
濟來商洽 先師爲擬四款一曰籌巨款二曰撥
官舍三曰選教習四曰刻學書清廷派大學士孫
家鼐管學孫始頗言變法曾與編修蒯光典言曰
今朝士深通時務者惟康某一人耳時廣東學政
內閣學士張百熙亦奏薦 先師六月一日 先
師上商務一摺令十八省各開商務局先就上海
廣州試辦由善堂公舉殷實而略開通之商人辦
理限兩月內草定章程呈總署再進御覽 先師

又薦上海經元善嚴作霖爲總辦廣西龍澤厚副
之奉旨交各直省督撫議其時適上海時務報汪
康年虧欸甚鉅報亦無起色 先師乃草摺交宋
侍御伯魯上之請飭梁先生啟超專辦此事並請
選擇各省報紙進呈奉旨交孫家鼐議樞臣欲藉
故擠 先師於外授意孫令 先師辦官報並以
京卿總辦名義相誘 先師卻之是時德宗雖銳
意振作而竇無權舊黨日造謠言謂德宗患病甚
重人多爲 先師危時榮祿居天津厚結李蓮英
以媚太后至是出統三軍微聞欲於天津閱兵日
行廢立之事 先師弟廣仁屢勸 先師出都曰

伯兄平生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一家之祚犧牲無益於是先師又欲領時務報事藉以觀伺朝局而定進退初八日孫入奏奉旨命先師督辦時務報先師前所上制度局之摺經樞垣擱壓至是德宗催問數四并面責張蔭桓總署乃請派軍機王大臣會議竟以敷衍游詞駁之德宗殊批發還再議先師摺中言於京師開十二局外省開民政局流言因之紛起咸謂先師盡廢內閣六部及巡撫藩臬司道矣故張元濟請廢翰林院都察院岑春萱請廢卿寺裁局員皆歸之於先師於是朝野內外咸撼動樞臣私議若開制度局是

廢我軍機也我寧忤旨必不可先王文韶曰上意已定我全駁之則必明發上諭我等無權矣不若敷衍而了之王大臣喜從王言遂定議所云誓羣臣定國是一條以爲詔書兩下國是已定此條無庸議 先師所請選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議制度一條乃改爲選翰詹科道十二人輪日召見備顧問所請令臣民咸得上書一條改爲職官遞本衙門士民遞都察院所請開法律局改爲每部派員司改定律例均與 先師本意大相反學校局一條則以大學堂及各省中小學堂已經另奉諭旨了之農工商局則以屢奉旨飭辦了之所請

起民兵以練陸軍購鐵艦以成海軍則以裁兵併
餉等語了之所請民政局則擬令由督撫責成州
縣妙選人才了之至鐵路礦務局則請即在總理
衙門派人辦理於是所議 先師摺似無一語受
駁者又以無一條不行者德宗亦無以難之雖奉
旨允行而此摺等於虛文矣時湖南巡撫陳寶箴
奏薦 先師而獨攻改制考上留中湘紳王先謙
歐陽節吾大攻新黨新政 先師草摺交侍御楊
深秀奏請獎勵陳寶箴嚴責湖南舊黨德宗從之
一方獎陳寶箴令其認真整頓又一方申斥湖南
舊黨時粵督譚鍾麟漠視新政又故縱盜賊 先

師草摺交宋侍御伯魯劾之奉旨交陳寶箴查辦
當萬壽後先師進波瀾分滅記詳言波蘭被俄
奧分滅之慘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國王被俄人
控制之苦守舊黨遏抑之深後國王憤悔變法俄
使列兵禁制不許變法卒以割亡云云德宗覽畢
爲唏噓不置又賞給先師編書銀二千兩七月
初四日總理衙門傳言謂當有旨到命勿出門既
而章京李瑞岳來口傳諭旨卽令僕人將賞銀捧
出先師倉卒拜受例應詣宮門謝恩惟以未降
明旨恐有曲折致爲太后所忌故不敢行但具摺
謝恩而已又於摺末極陳時變之急新政變而不

變行而不行之無益制度局不開零星散雜之無裨未復舉波蘭事反覆言之摺凡數千言德宗大感動非復曩時之迂迴矣時七月十二日也原摺附片辨孔子改制考事辨孔子稱王爲曆朝封典非自創造先師自上此摺後不復言事是時既許羣臣上書大臣多有抑之者禮部主事王照條陳請德宗東游日本痛抑守舊一摺尙書許應騤懷塔布擲還不肯代遞康廣仁謂皇上明目達聰廣開言路豈容大臣阻蔽不達請先師草摺劾之王照性慤直卽具摺彈劾堂官侍郎莖岫溥頌令掌印者勿收王照懷之而出謂將遞都察院兩

堂乃許代遞而許應驤乃劾王照妄請乘輿出游
異國陷之險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游及
李鴻章奉使皆遭毒手王照用心不軌故臣等不
肯代遞乃敢登堂咆哮然德宗曾覽先師所進
俄大彼得得變政記極以游外國爲然乃降旨責禮
部六堂蔽塞言路並云親游外國之舉朕躬自有
權衡無煩該大臣鯁鯁過慮交部嚴加議處於是
盡褫尙書懷搭布許應驤左侍郎堃岫徐會澧右
侍郎溥頌曾廣漢六堂之職而令羣僚封章直遞
又令各直省府道自行遞摺各州縣交替撫代遞
上諭謂藉覘中國人之才識自是先師請臣民

上書之說乃始行各衙門每日得摺數十件德宗
雞鳴即起披覽奏章日昃不遑薦剡交上每日輪
班召見之是時揣摩風氣者翻然變計又爭上條
陳以邀寵京肆新學書爲之一空時德宗留意登
用新進特加侍讀楊銳主事劉光第中書林旭知
府譚嗣同以四品卿銜命爲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凡臣工所上之摺令四人閱看擬旨軍機大臣伴
食而已時有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先師德
宗特交譚嗣同擬旨駁之凡給先師密諭皆令
林旭帶出時譚嗣同與先師同居林旭亦日日
來南海館先師有所欲白皆藉譚林二人通之

時議多主汰冗官廢卿寺德宗決行之樞臣力諫不聽惟先師向來論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舊用宋人官差並用之法如以尙書翰林同直南齋侍郎編修均兼學政親王京卿同任樞垣總署提督干把同作營官專問差事不拘官階故請開十二局及民政局選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舊人軍機大臣廖壽恆頗躉斯論託人請先師代擬草先師乃草摺言官差並用之制引唐宋爲法舉近事爲例言方今官制誠不可不改然一改卽當全改統籌全局如折漕之去漕運抽竈之去鹽官尤爲要義時德宗方大裁冗散內而卿寺

外而雲南廣東湖北三巡撫及各道各局並及漕

運

時太后不肯裁漕

不 新局之置德宗則將有待也廖壽恆

乃咎 先師於是 先師乃主全裁之議蓋其時

德宗勇於變政但左右無人諮詢蓋有行政之人

而無議政之人古今亦無此政體於是 先師又

請置三四五品散卿三四五六品散學士草摺交

侍郎徐致靖上之時禮部六堂皆易人德宗即擢

倉督李端棻爲禮部尙書少詹王錫蕃爲左侍郎

學士徐致靖爲右侍郎內閣學士普潤通武嘗上

疏請開議院但 先師曾於日本變政考中力發

議院爲泰西第一政而今守舊盈朝萬不可行德

宗乃不用普潤通武言而仍拔爲禮部侍郎 先
師注意在開制度局旣不得請於是又請開懋勤
殿以議制度草摺交宋侍御伯魯上之王照又言
之於是德宗命譚嗣同擬旨並云康熙乾隆咸豐
三朝皆有故事飭內監捧三朝聖訓出令其檢查
蓋欲有所依據以請於太后時七月二十八日也
是時以天津閱兵期迫新黨朝夕憂危 先師奏
請倣照日本立參謀本部選天下虎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於左右上親擐甲胄而統之又請改維新
元年易服制以新天下耳目又請棄舊京遷都上
海藉以脫后黨圈禁並言旅大膠威門戶盡失俄

人屯重兵於旅順扼吾之吭無可守矣又以北京連年水災城崩屢次塵土盈天泉惡脉壞王氣將絕又旗人環擁舊黨彌塞下則市僧胥吏中則瑣例繁禮種種皆亡國之象不易掃除非遷都不能維新也借行幸舉之則定天下於無形云云 先師默審將帥中惟袁慰亭世凱素機警又夙駐高麗頗知外國事曾與同辦強學會欲引爲助知其與榮祿厚未必就範惟舍此又無他路可行於六月時暗使徐仁錄入其軍幕藉觀志向袁謬稱傾向 先師甚 先師遽信親薦於德宗又爲徐致靖草摺薦之又交譚嗣同遞密奏請結袁以備不

測上卽降旨召見袁世凱袁於二十九日入京是日召見於頤和園初一日降旨嘉獎袁世凱並賞給侍郎銜先是自懷塔布旣黜李鴻章撤去總署差舊黨惶悚內務府人皆環跪西后前謂德宗妄變祖法請訓政后不許立山等皆走天津謁榮祿謀廢立御史楊崇伊亦榮黨也草摺請訓政持示榮祿榮祿許之令楊崇伊持摺見慶邸慶邸亦贊同於是慶邸與李蓮英皆跪請西后前堅請訓政自八日請開懋勤殿都人士方拭目以望而密詔遽下榮祿見袁世凱被召卽調聶士成守天津以斷袁軍入京之路調董福祥軍密入京師以備不

測楊崇伊於初一日至頤和園遞請訓政摺西后
意遂決德宗知事中變欲保全先師故促先
師出京也是夜未見旨宋待御伯魯邀先師飲
於其家酒半酣李尙書端棻徐侍郎致靖唱崑曲
主賓極洽而聲帶變徵曲終哀動談事變之急相
與欷噓感嘆自是夕後先師遂長爲出亡之人
與諸同志永不復見矣酒罷歸卽奉德宗手諭曰
朕惟時局難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
謬之大臣而用通達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
以爲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
康有爲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

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冀望之至諭由楊銳帶出時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四日又傳密諭曰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効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諭草於八月初二初三早由林旭傳出 先師跪讀痛哭即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林旭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出都並開用官報關防 先師乃召梁先生啟超及弟廣仁來籌畫救皇上之策徐菊人世昌時在袁世凱幕府亦來 先師相與痛哭世昌亦哭

舉座痛哭不成聲 先師乃屬譚嗣同游說袁世凱勤王卒死士數百扶皇上登午門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如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慮不達事洩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自譚嗣同入城後梁先生啟超至金頂廟容純甫處刺探消息 先師發留別書檢行李及夜楊銳宋伯魯李瑞岳王照來慰天將曙乃睡翌日上午九時訪李提摩太與謀適英公使赴北戴河不得要領 先師又見伊藤博文請其游說太后至夕出城入南海館居室牆忽傾心竊惡之黃紹

箕餞 先師言變將作榮祿將不利於君勸 先師易裝迂道山東勿經天津林旭來言英俄已開仗是夕太后還宮以爲外患方殷內憂當漸息心少安旋弟廣仁來勸 先師微服行 先師以死生有命答之乃命廣仁留京廣仁送 先師出門遂從此永訣矣 先師獨攜僕李唐於天未明出京車中思黃紹箕言欲改從山東行已而決過天津薄暮抵津沽卽登招商局海晏船 先師以該船須俟初六日下午四時啟輪惡久滯船中思另搭別船再運行李入棧至初六早改搭太古公司重慶船十一鐘啟輪 先師以既離天津亦無戒

心矣過煙台購梨及石子初九日抵上海下午二時船將入吳淞登船面瞻眺時有浙江貢生姚祖義以其所上書來示先師因與議論船中人無不爭識康某忽有英人來問曰君爲康某乎先師姑應之英人即邀先師至一小室出照片相視曰此爲君之相乎先師曰然英人問曰君在北京會殺人否先師曰吾安得殺人何問之奇也英人乃手出上海道蔡鈞一函附抄僞上諭一道云康有爲進紅丸弒上即密拿就地正法案戊戌八月初六日北京有電旨到上海言皇上已崩係康有爲進紅丸所弒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云此電旨上海道持以告各國領事請其協拿英領事抄傳之先師覽畢眩然大

哭英人曰汝有進丸弒上事否 先師即抄密諭
示之並哭言其故英人曰我英人濮蘭德也故知
君是忠臣必無弒上事特以兵艦救君可速隨我
下輪勿遲恐上海道即來搜船 先師乃隨之下
小輪時驟聞上弒之訊痛不欲生預爲蹈海計口
占一絕句云忽灑龍漈翳太陰紫微移座帝星沈
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乃草與家人
遺書與徐君勉勤書及與諸門人書託以家事與
徐勤書曰吾以救中國故冒險遭變竟至不測命
也然神明何曾死哉君勉爲烈士夫吾有老母謹
以爲託照料吾家人力任大道無變怠也同門中

誰能仗義護持吾家吾國者吾神明嘉之任公若
存並以爲託與諸門人書曰我專爲救中國哀囚
萬萬人之艱難而變法救之乃蒙此難惟來人間
世發願專爲救人起見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
將來生生世世經歷無量劫救此衆生雖頻經患
難無有厭改願我弟子我後學體吾此志亦以救
人爲事雖經患難無改也地球諸天隨處現身本
無死理至于無量數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
死理之常出入其間何足異哉到此亦無可念一
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報爲可念耳時光緒二
十四年八月諸書交與僕人李唐密藏之濮蘭德
初九日也

見先師痛泣慰之曰皇上大行尙無確信盍少待之先師哭少止至英兵艦旁之某公司即電澳門知新報陳儀侃何穗田等告無恙屬其救家人又電廣州城雲衢書屋萬木草堂命即移家澳門英領事班德瑞來見次日總領事璧君來見並送行而上海道連日搜船追問英領事甚急既知已過英船欲登船搜船主不許上海道又派兵船二艘來英人又派兵船二艘夾護之仍慮有變調威海衛大鐵艦協同護送是艦方上煤聞電即行艦中嚴備戰具護至福州度無中國兵船乃還當時先師在滬託濮蘭德交大同譯書局各書皆

復云局中無人矣十四夕到香港何曉生東即同
英港督所派之輔政司波君總巡捕梅君來迎蓋
璧君領事先有電告之也 先師居巡捕房弟康
有需來見悉家人已抵澳而太師母未至憂甚十
五日師母張夫人自澳來知太師母適由港到澳
以畏風浪故不來十六日太師母來 先師抱膝
痛哭先是 先師以五日出京僞臨朝以六日幽
上命步軍統領崇禮率健兒三百圍宣外南海館
捕 先師弟廣仁及門人程式穀後易名大璋號子良廣西人
錢維驥號碩甫湖南人並僕人王升王貴田升以去時廣
如廁本可避免長班張祿以嘗受責懷恨帶兵往廁搜捕遂及於難車騎塞米市胡

同口觀者如堵三人乘一車至步軍衙門訊問先師何往諸人答以已出天津維驥震懼流涕欲尋死廣仁從容言笑以解之有旨交刑部式穀曰吾等必死矣廣仁曰汝年二十餘我三十餘不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乎一刀而死不愈於久病歲月而死乎式穀曰外國變法前者死後者繼中國新黨寡弱恐我等一死後無繼也廣仁曰入股已廢人才將輩出何患無繼哉至初七日下午四時一卒提廣仁交刑部而於次日釋式穀維驥及諸僕刑部堂官親訊廣仁問汝兄何在廣仁答以已出天津又問曰汝兄何以私逃廣仁答曰我

兄奉旨敦促曾於初四日奏報皇上起程並非私
逃堂官曰汝兄不來汝必不釋汝必寫書招汝兄
來方釋汝獄中飯食卧具皆譚嗣同等爲之供給
方步軍圍南海館搜先師不獲以文悌曾奏劾
先師屢宿張蔭桓家緹騎遂又圍張宅時刑部
主事區震適在張宅誤以爲先師捕之去既知
其誤釋之張蔭桓亦因此下獄初七日榮祿入都
發兵三千閉城門斷鐵路大搜索凡平日與先
師往來者多被累既又大搜天津塘沽客棧及輪
船並電煙台上海凡經過輪船一律大索又電廣
東拿辦家屬既查知先師先搭招商局船後改

搭重慶船即發飛鷹快船追捕飛鷹者初購自德國每一時能行三十海里速率倍於重慶追必可至而船主以煤盡中道返下之獄或曰船主義士也煤能返津即可來滬實仗義耳譚嗣同等謀所以救先師者甚切皆以爲決無生望矣譚嗣同促梁先生啟超入日使館求救於伊藤博文伊藤聞而頓足隨電上海日領事小田切設法保護不知先師已鴻飛冥冥矣時又捕梁先生急譚嗣同勸梁先生東渡而自誓就死梁先生乃於初七日出京時京津間風聲鶴淚處處謠傳先師踪跡捕令嚴急或誤梁先生爲先師聶士成帶隊

登舟強索護梁先生之日領事鄭永昌亦驚惶失措時梁先生擁被股慄面無人色手持破紙草家書幸去海岸十餘里聶士成兵至則日艦已列隊護之登舟雖再三索問爲日人所拒僅乃免時皇上被幽瀛台王照與日人謀踰南苑救皇上出譚嗣同與京師俠士大刀王五亦謀救上皆未及行初九日譚嗣同被捕王照被逮甚急日人勸之東行王照遂於初十日離京先是初八日楊深秀遞摺請僞臨朝勿訓政遂被捕昔鄧壽奏請王莽歸政漢室退就臣列其愚不可及今楊深秀復似之然鄧壽不死王莽眞大度哉初九早逮捕楊銳銳

在床未起單衣就縛林旭是日入值亦就縛劉光第徐致靖聞捕乃自投獄時又欲徧捕保國會員則株連徧天下矣朝士聞風驚惶恐及於禍多避而南下者鐵路輪船擠壅甚又傳聞皇上已有不測各國調兵若將有大亂者十一日下僞旨曰刑部奏案情重大請欽派大臣會同審訊摺所有官犯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並康有爲之弟康廣仁着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其張蔭桓屢次被人參奏聲名甚劣惟尙非康有爲之黨着刑部暫行看管聽候諭旨至康有爲結黨營私情罪重大業將附和該犯之

徐致靖等交部嚴訊此外難保官紳中無被其誘惑之人朝廷政存寬大概不深究株連以示明慎用刑至意云云十二日下午二時刑部開堂訊問僞旨命軍機大臣榮祿剛毅王文韶廖壽恆會訊已而忽傳僞命不必審訊將六人即行正法下午四時在宣外菜市口行刑觀者塞途康廣仁先就刑欲有所語左右顧盼無一人次及五人從容慷慨顏色不變嗚呼慘哉廣仁就義時衣短衣南海館司閩人張祿覓得先師之衣爲之縫首市棺葬於南下窪龍爪槐觀音院旁立石樹碑曰南海康廣仁之墓廣仁年僅三十二無子遺一女名同

荷才八齡耳政變之獄一以文悌之摺爲案據先是四月大閱先師與弟廣仁往參觀還游極樂寺入西直門經文悌宅先師順與廣仁訪之後文悌視先師疾廣仁作陪與談變科舉事文悌劾先師因併及之談者又造爲廣仁出入內廷有在乾清門遇之者展轉傳述舊黨洩憤遂及大戮而楊深秀亦爲文悌所劾謠傳謂爲先師供奔走致罹於難張蔭桓遣戍亦因文悌劾先師會宿其家先是初六日聞變梁先生啟超電上海麥先生孟華告變上海初七日得電狄葆賢與日本亞東時報人設法營救而汪康年訐於上海縣

引捕役赴大同譯書局及梁先生家逮捕幸皆事
前逃避先 師有別墅在花埭初八日陳榮袞電
廣州公善堂區謙之告變區謙之星夜渡江抵別
墅語 先師家人闔家飲泣謙之催拾行李初九
日五更舉家下舟是日適星期澳港輪船不行初
十日乃下澳門船甫開逮捕之兵至蓋粵督譚鍾
麟亦於初八日得電已於初八夕引兵圍粵城雲
衢書屋矣捕 先師家屬不得故於初九日侵曉
而來也兵役大掠捕司闔者三人去 先師電發
時已遲若無陳榮袞區謙之則家人皆被逮矣又
幸居花埭若在粵城雲衢書屋夜間區謙之無從

入城亦及於難矣時太師母還西樵蘇村得區謙之信令僕人關純往迎出港家人驚定而痛相向泣十二日關純偕一女僕護太師母出城十三夕由粵城下香港關純謹慎謂當坐下艙避耳目艙客繁雜竟夕無卧處太師母屏氣不敢作語不敢屑涕其艱苦皆平昔所未曾經者至港入鴻安棧不知家人所在十四日關純復還城查問始知已過澳門十四夕關純還港十五日晨護太師母過澳則知先師已還港十六日復來港相見太師母深居簡出當患難憂驚僅與一女僕相對隱泣悽苦萬狀時風聲傳播親戚多被擄挾至十一日

花埭屋被封十二日粵城雲衢書屋被封 先師所藏書及所著之稿均散失矣十八日又封西樵蘇村老屋二十二日封廣州城萬木草堂藏書三百餘箱盡付一炬 先師所刻書亦電各省燬版當 先師家族方移而太師母尙未出也何東於初八日託陳欣榮至粵城迎 先師家屬梁鐵君請於廣州英領事用小輪迎太師母雖未得遇而俠士高義不可及 先師每念及而泣 先師遂於二十一日移居香港何東家港澳賃屋用度浩繁俱何穗田供給何東復贈金數千藉濟宗族及供游費焉先是日人宮藏崎寅託梁鐵君贖金二

干 先師卻之 先師於九月五日東渡在港凡二十日時時憂君親之亡哀家族之隱而李端棻張蔭桓之見流徐致靖之下獄宋伯魯陳寶箴陳三立江標熊希齡王錫蕃李瑞岳張元濟之被革文廷式黃遵憲之被捕日接於耳目其他復八股禁報館捕主筆罷經濟特科農工商局復冗官停漕折務反其舊凡 先師夙所經營者盡皆罷廢久而聞六烈士之被戮益哀惻肝肺矣 先師維新事業自四月二十八日召見至七月二十九日奉密詔凡九十日也 先師嘗云戊戌之難身冒十一死事後追思無一生理一若先出上海辦報

則上海道掩捕立死二德宗無明詔密詔之敦促
若遲遲出京必死三榮祿早發電一日無論在途
在京必死四無黃紹箕之告宿天津亦死五若從
黃紹箕之言出煙台又死六若搭招商局之海晏
船英人欲救無從必死七是日若無重慶船之開
或稍遲數時行追必及必死八飛鷹快船不因煤
乏還津必死九萊青道非因有事往膠州則在煙
台必死十上海道不託英人搜則英領事不知無
從救必死十一英人不救及不派兵艦護送到福
州亦死凡此十一死縱得救一二亦無濟或天欲
留先師之身以有待而大道未絕耶先師出

亡時曾草奉詔求救文布告海外聲討太后十大罪狀謂比諸飛燕之啄皇孫則天之禍宗室殆有過之云云其時太后議廢德宗故先師首發其謀國內清議競起抗阻海外華僑和之友邦亦起責言太后以廢立事電詢疆吏徵同意兩江總督劉坤一覆電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二語最扼要太后微感悟廢立之議暫罷而仍幽德宗於瀛臺先師出亡後先至日本由日本而倫敦又抵加拿大己亥九月歸港政府懸重金購先師又特命大學士李鴻章督兩廣意在俟機捕先師而先師居港奉母不及四月聞風遠行

此四五年往來歐美不寧厥居歲庚子 先師聯
合海外義士有所舉先是瀏陽唐才常與梁先生
啟超主湘學深相契自政變後俞廉三代陳寶箴
巡撫湖南停辦湘學才常亦出走周游皖漢間招
致豪士聯絡會匪乘拳亂作欲在湖北起義事洩
被捕於夏口才常在湖南負盛名張之洞知其才
欲令誘致 先師自贖才常笑却之且語之洞曰
恨公不足望張柬之徒成曲學耳竟被害歲癸卯
先師游印度而緬甸而瓜哇九月歸港伯楨曾
赴港造謁 先師擬命伯楨隨游充記室時吾邑
東莞始創中學伯楨任籌辦辭不獲乃別 先師

歸光緒三十年甲辰二月 先師再爲海外游是歲始作游記所經歷之地及時日俱可考二月初六日乘法國船自港行二月十六日過安南三月十二日適暹羅過檳榔嶼留一月四月十二日自檳榔嶼乘英之舟山船十八日至錫蘭二十日自錫蘭行二十五日六時到亞丁二十六早九時自亞丁行四時至丕倫英屬地一平島也四月三十夜九時抵蘇彝士河口五月初一行蘇彝士河晚六時入地中海五月初三夜十二時至意大利六日抵羅馬游彼得廟教皇宮紀功坊奧古士多宮等十三日二時去羅馬車行十八時到美蘭意大

利之北部也至三十一年乙巳七月二十二游法國二十三抵巴黎登鐵塔游拿破侖陵墓路易十六墳至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十九再游德國二十日抵柏林先師至是蓋九至柏林矣濡滯柏林等地年餘至三十四年戊申五月自北冰海還六月十八日自瑞典歷游歐東十九日入奧大利旋至匈牙利二十二日入塞耳維亞晚過多饒河二十三日抵塞耳維亞京旋至布加利亞京城蘇非六月二十九日游突厥自羅馬尼亞乘船過黑海至君士但丁是日適值突厥下詔立憲定於西曆十一月十四日開國會他日駐德公使孫寶琦

問 先師曰突厥既立憲開國會矣其國運前途如何 先師答曰吾在突厥聞突人所學皆法國學也突人所期之立憲則盡去舊制之紀綱風俗舉國均自由平等也各國立憲不過以法治國上下同受治於法律而已非蕩無綱紀人人可平等自由也突厥將危亂且亡矣夫平等自由乃法國革命時救病之藥名祇可飲於一時以快人心不可以爲朝夕之養殮也舊制行之數千年實人心國命所寄雖有積弊祇可去其太甚以漸推行如盡去之人心國命無所寄則蕩然而大亂耳今突厥青年黨久游法國日事破壞不思建設徒心醉

革命之名而未嘗從事政治理財之學徒豔炫歐美之俗而未嘗審風俗歷史之宜一旦以兵脅其君而收其權乃舉舊制之法律道揆盡棄之一朝而易二百餘條空文憲法然而青黃不接之時歐美之實効又非突人所能驟受于是國人不知措手足惟亂舞傴傴而已國情如是不亡何待七月七日乘汽船往雅典八日泊士免拿島仍突厥地也九日至希臘徧游雅典各勝地乘船還意大利之巴連德詩計甲乙丙丁戊五年以來歷游意大利瑞士澳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蘭西丹墨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等十一國著有游記以上所

述皆游記中一部分已編定印行者尙有未定叢
稿想已散佚其時日不可考矣游記中並附論歐
土政俗中西比較物質救國諸論以供國人采擇
宣統元年己酉 先生再居檳榔嶼曾迎養太師
母於此太師母年七十八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其長子同籛生 先師年五十始得子太師母嘉
慰故名所居曰南蘭堂又於所居葺一亭名曰乾
坤一草亭於亭外築一廊顏曰行吟徑十二月太
師母還粵踰年庚戌八月 先師復歸港省親至
十二月行行未四月武昌起義黨禁解始謀歸國
時民軍決行共和清室主立憲 先師乃草共和

救國論號召天下倡虛君共和之說以中國帝制
行已數千年不可驟變而大清得國最正歷朝德
澤淪洽人心存帝制以統五族弭亂息爭莫順於
此而清廷爲袁世凱所迫改國體爲共和下詔遜
位 先師知空言不足以挽阻思結握兵柄者以
挽之多方游說卒無補救遂再游日本旅居箱根
其時國體已改 先師草共和政體論畧曰共和
之義於古也六于今也六凡有十二種體各不同
利病各有不能統以共和空名混之也其在中國
周召共和爲共和之始一也遠古人皇氏九頭紀
尤爲大地共和之先二也希臘雅典賢人會議三

也斯巴達二王並立四也羅馬三頭之治五也羅馬世襲總統專制如王六也此爲已過之迹矣其在近世有議長之共和國焉瑞士創之其制以政府各部長共行政其有不諧決以多數數同則折衷於議長故祇有議長而無總統共和之極則也此其一有國民公舉總統之共和國焉美洲是也其制總統握行政之大權而有任期使全國民選之各部隸於總統此其二有上下國會合選代表王之總統共和國焉法國是也其制總統代表王者有任期而無權政府有宰相以行政各部隸於宰相此其三有上下國會合選之總統不代表王

之共和國焉葡萄牙是也其制國會公舉總統握
行政權各部隸之無宰相而有任期此其四有虛
君之共和國焉加拿大創之匈牙利行之其國會
有完全自治權英與奧皇以虛名領之不能干涉
焉此其五有君主之共和國焉英創之比利時羅
馬尼亞布加利牙那威行之其權全在國會雖有
國會雖無成文限制其權然實無權故英稱大不
列顛共和王國此其六凡此十二體吾國人將何
從焉其古遠不足論取其近而可行者亦有六體
夫各國政體各有歷史風俗各不相師強而合之
必有乖謬致敗是故羅馬人不師希臘美人不師

瑞士而歐人自法外不師美洲若中南美與法誤師美國則致禍亂矣今時勢推移決行共和周召希臘古羅馬之共和今決不能行既無論矣羅馬大國不宜於共和故不久遂變爲帝政深望國人慎於取法云云 先師又著中華救國論畧曰今共和告成矣掃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軌人心同趨必無復於帝政之理守舊者疑於諸夏無君深憂過慮維新者以爲共和已得大功告成然所深慮者則以共和雖美民治雖正而中國數千年來未之行四萬萬人士未之知慮其錯行而顛墜也今共和數月矣所聞於

耳觸于目者悍將騎兵之日變也都督分府之日
爭也士農工商之失業也小民之流離餓斃也紀
綱盡廢法典皆無長吏豪猾土匪強盜各自橫行
相望成風搜括則擇肥搏噬仇害則焚殺盈村搶
掠于白晝勒贖于都會脅擊于公會騷擾于城市
以至私抽賦稅妄刑無辜暗殺則伏血載途明亂
則連城陳戰兵變成習叛立日間莫之過問也故
謂今者補救中國之亟圖在整紀綱行法令復秩
序守邊疆其爲萬事之本則莫先于彌暴亂以安
生業也故不先去悍將騎兵無以靖地方之變亂
不先鋤暴民強盜無以保人民之財命不先復士

農工商無以爲生計之維持不先保遼蒙回藏無以保內地之疆土否則雖全舉美法之文明平等自由加之吾國四萬萬人之身其亡國必益速而無救也今國人將欲成良政黨乎其道有二一輪進通識二崇獎道德若能爲之有序措之得宜講乎外勢而先弭內亂以國爲重而民從之有政黨內閣以爲強力政府行保民之政富而加教保中國已有之粹而增其未備則中國之強可計日而待云云壬子二月 先師自日本神戶雙瀟園遷近月見山下須磨寺側居有小園時值初度梁先生啟超等十餘人設筵祝嘏 先師答之以詩曰

月見山前海有痕須磨寺裏佛仍尊劫灰飛散知
何世逋客孤羈得小園蠟屐游頻思賭墅桃花開
徧或尋源一枝棲託聊隨喜豺虎中原何處村是
年八月十三日 先師祭戊戌被戮六君子於日
本神戶游存篋追憶戊戌英艦送還香港時感慨
徘徊賦詩以寄慨曰舊時月色霧難開海外驚看
十五回偶免朝衣赴東市忽經灰劫哭西臺永傷
白首同歸日怕見黃圖改色來救國殺身誰念爾
波濤拍海夜堪哀癸丑七月朔日 先師在日本
刊救亡論其目有十一革命已成有五難中國憂
亡說二革命後中國民生慘狀說三革命由動於

感情而無通識說四新世界只爭國爲公有而種族君民主皆爲舊義不足計說五君與國不相關不足爲輕重存亡論六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論七歐人立憲必立君主且迎異國或異族人爲君主之奇異說八立憲國之立君主實爲奇妙之暗共和法說九虛君之共和國說十民族難定漢族中亦多異族而滿族亦祖黃帝考其論滿族亦祖黃帝曰今言革命者若謂政府不善宜力革之宜也若持民族之說謂滿族不同漢族必宜排之則今未知眞漢族者爲誰而滿族亦未始非出中國族也近人多謂中國漢族全爲黃帝子孫有欲

以黃帝紀年者其實大地萬國無有能純爲一族者也夫黃帝出自崑崙實由中亞洲遷徙而來史記黃帝本紀稱以師兵爲營衛則實由游牧而入中國之北方其時中國地屬有苗書所謂蚩尤爲始作亂爰及於苗民此言黃帝時也至堯舜時大江以南尙爲苗人所據歐人以中國人種同於蒙古人種而馬來人別自爲種族蓋馬來人種出自苗人其音本同而黃帝徙自中亞實卽蒙古之種况史稱匈奴之先淳維出自有殷之後乎惟孔子作春秋以禮樂文章爲重所謂中國夷狄專以別文野而已合於中國之禮者則進而謂之中國不

合於中國之禮者則謂之夷狄故晉伐鮮虞則夷狄之楚莊救鄭則中國之春秋以吳爲夷狄則吳爲泰伯之後實周之宗室安有以爲夷狄者哉可知春秋中國夷狄之辨不純在種族矣卽論種族若必謂今中國人皆黃帝後則左傳曰夫許太岳之亂也乃卽許已爲伏羲後而非黃帝後矣若謂皆爲五帝三王之後遙遙華胄卜姓受氏皆神明之裔也則實不然云云先是壬子十二月初九日值太師母八十二生辰先師居東京念母欲束裝歸省適麥先生孟華等東渡謁先師以亂徒橫行桑梓力請勿歸至是年癸丑先師決欲移

家歸港永承色笑適患瘍日醫主割治乃就治於
東京醫院三閱月未痊而七月初七日太師母病
風不省人事翌日初八遽爾逝世春秋八十三
先師聞喪痛不欲生時袁世凱當國電促先師
歸國先師卻之十月先師自日本奔喪歸十
一月十六日厝葬太師母於南海西樵蘇村之後
岡以弟廣仁耐焉先師葬親後移居上海辛園
時伯楨擬刻叢書先師知之乃將生平諸稿編
定見授內大學注一卷先師以爲大學一書內
聖外王條理畢具提大道之要鈞至德之元誠孔
門之寶書學者之階準也是篇存於戴記朱子以

爲曾子所作誤分經傳夫詩書禮樂易春秋孔子
聖作乃名爲經餘雖論語只爲傳禮記則爲記爲
義況一篇中豈能自爲經傳乎篇中僅一指曾子
亦無曾子所作之據惟記皆孔門弟子後學傳孔
子之口說孔子之微言大義實傳焉朱子特選中
庸與此篇誠爲精要惟朱子未明孔子三世之義
蓋孔子太平之道闇而未明鬱而不發蓋二千年
矣 先師此註發揮微言大義於舊文錯簡亦多
有訂正又中庸注一卷 先師以爲孔子之教論
莫精於中庸一篇此書自漢藝文志旣別爲篇梁
武帝曾爲之註而朱子亦註之鄭康成曰中庸者

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天下之爲道術多矣而折衷於孔子孔子之道大矣蕩蕩如天民難名之惟聖孫子思親傳大道具知聖統其云昭明聖祖之德猶述作孔子之行狀云爾子思旣趨庭捧手兼傳有子子游之統備知盛德至道之全體原於天命發爲人道本於至誠之性發爲大教之化窮鬼神萬物之微著三世三統之變其粗則在人倫言行政治之跡其精出於上天無聲無臭之表而所以行之後世爲人不可離者則以其不高不卑不偏不蔽務因其宜而得人道之中不怪不空不滯不固務令可行而爲人道之用尙

恐法久生弊又豫爲三重之道因時舉措通變宜民惟其錯行代明故可並行不悖旣曲成萬物而不遺又久歷百世而寡過因使孔子之教廣大配天地光明並日月仁育覆後世充全球以去聖久遠僞謬滋熾如劉歆之派旣務攻今學而亂改制之經於是大義微言湮矣宋明以來言者雖多則又皆嚮壁虛造僅知存誠明善之一旨而遂割棄孔子大統之地僻陋偏安於一隅後進承流守舊畫地自甘不知孔子三重之道通變因時並行不悖之妙氣弊水淺不足以容民畜眾則羣生將困而不得被其澤聖道不明爲害滋大幸仲尼祖述

堯舜之旨猶存大義子思昭明祖德之說尙有遺
言惟據茲義推闡明之庶幾孔子之大道復明而
三重之聖德乃久又作論語注二十卷 先師以
爲論語二十篇記孔門弟子之言行而曾子後學
輯之夷考其書稱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稱子
且特叙曾子啟手足事蓋出於曾子門人弟子後
學所纂輯也曾學旣爲當時大宗論語只爲曾門
後學輯纂但傳守約之緒言少掩聖仁之大道而
孔教未宏矣故論語之學實曾學也蓋當其時六
經之口說猶存論語不過附傳記之末不足大彰
孔道也然而孔門之聖師若弟之言論行事藉以

考其大畧司馬遷撰述仲尼弟子列傳其所據引不能外論語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國家之義擇精語詳他傳無能比焉不幸劉歆纂聖作偽經以奪真經公穀春秋焦京易說旣亡而今學遂盡諸家遂掩滅太平大同陰陽諸家之說皆沒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宋賢復出求道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爲孔子言行所在遂以爲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爲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于學官且以試士蓋千年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論語爲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而曾子

守約之儒學於是極盛矣此書發明易春秋陰陽
靈魂太平大同之說而論語本出今學實多微言
所發大同神明之道有極精奧者又孟子注八卷
先師以爲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義
舍孟子莫之求矣論者因孟子發民貴君輕之義
譽子貢過于孔子則未知孟子傳道之本末也孟
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孟子之義由子游子思而
傳自孔子非孟子所創也民貴君輕乃孔子昇平
之說耳孔子尙有太平之道羣龍無首以爲天下
至治並君而無之豈止輕哉欲知孔子者莫若假
途于孟子蓋孟子之言孔道如導水之有支派脈

絡也其本末至明條理至詳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得門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惜乎數千年來注者雖多未有以發明之此書探原分條引而伸之其中微言大義一一爲之表出又禮運注一卷先師以爲孔子三世之變大道之真在於是大同小康之道發之明而別之精古今進化之故神聖憫世之深在於是相時而推施並行而不悖時聖之變通盡利在於是是書爲孔氏之微言真傳其餘論多說小康寡發大同之道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孔子之道有三世有三統有五德之運仁智義信各應時而行運仁運者大同之道

禮運者小康之道撥亂世以禮爲治故可以禮括之禮者猶希臘之言憲法特兼該神道較廣大耳治禮運者當先明孔子禮治之本與先聖制作之原然後究其微言大義所在方有心得又新學僞經考十四卷 先師以爲經學所以迷亂乖迕之由蓋出於劉歆僞爲古學以亂真經之故以劉歆僞經寫以古文遂曰真經爲今文自漢季來經學遂有今文古文之異今文者西漢世立于學官若詩則齊魯韓書則歐陽大小夏侯禮則儀禮大小戴記易則施孟梁邱春秋則公羊穀梁與夫齊魯論凡此皆孔子之真經七十子後學之口說傳授

今雖有竄亂然大較至可信據也古文者毛氏詩
孔氏書費氏易周禮與左氏春秋與其他名古文
者及與古文證合者皆劉歆所僞撰而竄改者也
鄭康成不辨今古之真僞和合今古雜揉真僞號
爲經學之集成實則僞古行而今文廢于是孔子
之微言絕大義乖大同太平之道闔塞而不明孔
經雖未全亡然變亂喪失亦已甚矣故宋人求之
經已有疑之乃舍棄經而求之傳得論語孟子至
朱子選最粹之大學中庸合爲四書祧六經而代
之以教天下垂範幾千年雖多今文傳說然實同
于一隅割據偏安迺非大一統之舊觀矣及國朝

高談漢學祖述許鄭不過揚僞古文之殘灰而已
於今文之真經說乃多疑難豈非所謂盜憎主人
耶暨道咸後今學萌芽然與僞經並行尊信未能
別白真僞決定是非令學者舍僞從真而不知所從
事也然自劉申受魏默深龔定菴以來疑攻劉歆
之作僞已多 先師因讀史記偶得河間獻王傳
魯共王傳讀之並無得古文經一事乃取漢書河
間獻王魯共王傳對較史記讀之又取史記漢書
兩儒林傳對讀之則漢書詳言古文事與史記大
異又取太史公自序讀之子長自稱天下郡國羣
書皆寫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業

乃繙金匱石室之藏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則子長於中秘之書郡國人間之藏蓋無所不見其生又當河間獻王魯共王之後若有獻書開壁事更無所不知子長對此孔經大事更無所不紀然而史記無之則爲劉歆之僞竄無疑也加以師丹大怒公孫祿范升嚴劾龔勝稱病諸博士嚴拒乃知古文之全爲僞驕然以解矣于是以史記爲主編考漢書而辨之以今文爲主編考古文而辨之編考周秦西漢羣書無不合者雖間有竄亂或儒家以外雜史有之則劉歆採擷之所自出也于是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萬理千條縱橫皆合矣

因撰僞經考發其大端俾學者明辨之舍古文而從今文辨僞經而得真經庶幾孔子之微言大義昭然發矇又孔子改制考二十一卷第一上古茫昧無稽考第二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第三諸子創教改制考第四諸子改制託古考第五諸子爭教互攻考第六墨老弟子後學考第七儒教爲孔子所創考第八孔子爲制法之王考第九孔子創儒教改制考第十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者第十一孔子改制託古考第十二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第十三孔子改制弟子時人據舊制問難考第十四諸子攻儒考第十五墨老攻儒尤盛考第

十六儒墨交攻考第十七儒攻諸子考第十八儒墨最盛並稱考第十九魯國全從儒教考第二十儒教徧傳天下戰國秦漢間尤盛考第二十一武帝後儒教一統考又春秋董氏學八卷 先師以爲漢興惟董生明於春秋兩漢博士公羊家嚴彭祖顏安樂皆其後學劉向稱董仲舒爲王佐雖伊呂無以加卽劉歆作僞力攻公羊亦稱爲羣儒首朱子通論三代人物獨推董生爲醇儒其傳師說最詳其去先秦不遠然則欲學公羊者舍董生安歸王仲任曰文王之文傳於孔子孔子之文傳於仲舒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

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本此書第一述春秋惜
第二述春秋例第三述春秋禮第四述春秋口說
第五述春秋改制第六述春秋微言大義第七述
傳經表第八述董子經說又春秋筆削大義微言
考十一卷 先師以爲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
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體在各明名分其用
在與時進化夫主乎太平則人人有自立之權主
乎文明則事事去野蠻之陋主乎公則人人有大
同之樂主乎仁則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權
限則人人不相侵主乎與時進化則變通盡利故
其科指所明在張三世其三世所立身則行乎據

亂故條理較多而心寫乎太平乃意思所注雖權實異法實因時推遷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若其廣張萬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國不成乎一世蓋浹乎天人矣漢世家行孔學君臣士庶劬躬從化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撥亂之道既昌若推行至於隋唐應進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載中國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當秦漢時外則老子韓非所傳刑名法術君尊臣卑之說既大行於歷朝民賊得隱操其術以愚制吾民內則新莽之時劉歆創造偽經改國語爲左傳以大攻公穀賈逵鄭玄贊之自晉之後僞古學大行公穀不得立學官而大

義乖董何無人傳師說而微言絕甚且束閣三傳而抱究魯史爲遺經廢置於學而嗤點春秋爲斷爛朝報此又變中之變而春秋掃地絕矣先師悟筆削微言大義於二千載之下旣著僞經考而別其真僞又著改制考而發明聖作因推公穀董何之口說而知微言大義之所存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而知筆削改本之所託使先聖太平之大道隱而復明闇而復彰

案此書

先師舊草於廣

州萬木草堂及廣西桂林

之風洞戊戌蒙難東走日本攜以俱後游歐美存

於日本己亥九月二十二日清議報館被焚稿遂

燼後補成之自庚子年十一月朔日始共一百九

十七日而書成閱十四年丙辰冬付伯楨刻于北

京踰年丁巳

又大同書十卷

先師以爲上覽古

夏五刻成

昔下考當今近觀中國遠攬全地尊極帝王賤及
隸庶壽至錢彭夭若殤子逸若僧道繁若毛羽蓋
天下人民無非憂患苦惱雖有深淺大小而憂患
苦惱之交迫並至未有能少免者矣既生亂世日
擊苦道思有以救之徧觀世法舍大同之道欲救
生人之苦求其大樂殆無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
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雖有善道蔑以加矣人
道之苦無量數不可思議因時因地苦惱變矣此
大同書之所由作全書計分十部甲部入世界觀
眾苦乙部去國界合大地丙部去級界平民族丁
部去種界同人類戊部去形界各獨立己部去眾

界爲天民庚部去產界均生業辛部去亂界治太平壬部去類界愛眾生癸部去苦界至極樂書成既而思大同之治非今日所能驟幾驟行之恐適以釀亂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又著廣藝舟雙楫二十七篇自云十一歲隨侍廉州官舍初臨樂毅論及趙歐書不能工年十九學於朱九江先生朱先生執筆主平腕豎鋒虛拳實指蓋得之謝蘭生先生爲黎山人二樵之傳也 先師於是始學執筆手強甚畫作勢夜畫被數月乃少自然得北宋搨醴泉銘臨之始識古人墨氣筆法復見陳京卿蘭甫謂醴泉難學歐書惟有小歐道因碑可步趨

因並取圭峰虞恭公立秘塔顏家廟臨之乃少解
結構間及行草取孫過庭書譜及閣帖撫之少讀
說文嘗作篆隸苦嶧山及陽冰之無味問於朱先
生稱近人鄧完白作篆第一 先師因搜求於粵
城苦難得壬午入京師乃購得之因並得漢魏六
朝唐宋碑版數百本從容玩索下筆漸遠於俗及
久居京師日購碑版於是盡見秦漢以來及南北
朝諸碑泛濫唐宋乃知隸楷變化之由派別分合
之故世代遷流之異嘉興沈主事曾植謂 先師
書轉折多圓六朝轉筆無圓者 先師以鄭文公
證之然由此觀六朝碑悟方筆無筆不斷之法畫

必平長又有波折於朱君山碑得之湖北有張孝廉裕釗其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絕痕迹而意態逋峭特甚其神韻皆晉宋得意處先師得其書審其落墨運筆中筆必折外墨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爲圓落必含蓄以圓爲方故爲銳筆而實留故爲漲墨而實潔乃大悟筆法又得鄧頑伯楷法蒼古質樸蓋鄧頑伯生平寫史晨禮器最多故筆之中鋒最厚又臨南北碑最夥故其氣息規模自然高古夫精於篆者能豎精於隸者能畫精於行草者能點能使轉熟極於漢隸及晉魏之碑者體裁胎息必古於完白山人得之完白純乎古體張

裕釗兼唐宋體裁而鑄冶之尤集大成是書論書
法最詳第一原書第二尊碑第三購碑第四體變
第五分變第六說分第七本漢第八傳衛第九寶
南第十備魏第十一取隋第十二卑唐第十三體
系第十四導源第十五十家第十六十六宗第十
七碑品第十八碑評第十九餘論第二十執筆第
二十一綴法第二十二學叙第二十三述學第二
十四榜書第二十五行草第二十六干祿第二十
七論書絕句嗚呼備矣此外尚有春秋郵十卷
書與門弟子說學春秋之凡例戊戌之禍毀失于
上海大同書局後先師再提其要領畧發凡例
補明數卷以爲學公羊與孟子同義考國語原本
春秋者之入門

偽左傳從國語分
出今歸還於國語
今文易學今文詩學今文書學

今文禮學禮類樂記注各上書記
四卷戊戌時務芻

言俄大彼得變法記
丁酉十一月兩奉旨毀版八月俄

大彼得變法考
上下二卷丁酉十一月日本明治變

政考
十六卷戊戌正月奉旨奕厥削弱記
六卷戊戌

令進呈入
波蘭分滅記
四卷戊戌七月奉旨法國

革命記
四卷戊戌六月奉旨
戊戌奏稿
宣統辛亥

東光緒聖德記
庚子正月奉旨毀版
光緒聖政記
庚子正月

我史
即年
政見書
光緒壬寅官制考
光緒壬寅物

質救國論
光緒丙午
金主幣救國論
宣統庚戌理

財救國論
上卷印在
印度游記
意大利游記
光緒

海國叢書

海國叢書

印于威尼士游記法國游記光緒丙午法國游記

補滿的加羅國游記印在不忍雜誌第九期內德國游記刻在不忍

雜誌第八九期未完補德國游記奧國游記英國游記比利

時游記荷蘭游記瑞典游記丹麥游記那威游記

美國游記墨西哥國志附游記突厥游記印在不忍

塞維游記印在不忍雜誌布加利牙游記印在不忍雜誌羅馬尼

亞游記希臘游記印在不忍雜誌耶路薩冷游記埃及游

記續印度游記楞伽游記印在不忍雜誌緬甸游記瓜哇游

記日本雜記百國政教藝俗比較論十住記續十

住記救亡論印在不忍雜誌共和政體論辛亥印共和論

彙編未刊中華救國論印在不忍雜誌廢省議印在不忍雜誌擬中

華民國憲法草案印在不忍雜誌國會代議院選舉法案

印在不忍雜誌哀烈錄內外名園記擬詔草一卷老子注

少作已毀民功議教學通議少作不刻內外篇一半印在澹

如樓筆記畫鏡文鏡日本書目考丁酉印于上海

正月兩奉旨毀版人身公法尙美法神明書諸天講萬木

草堂所藏中國畫日記附名畫萬木草堂所藏百國

古器圖畫記萬木草堂所藏書日記鶴歸亭不忍

記不忍雜誌論說癸丑印行延香老屋詩集寫本電鍍

東汗漫舫詩集寫本電鍍萬木草堂詩集寫本電鍍

印于日本明夷閣詩集寫本電鍍大庇閣詩集須

彌雪亭詩集逍遙游齋詩集寥天室詩集避島詩

上海叢書

集漪漣詩集南蘭堂詩集甜園詩集納東海亭詩
集鶴歸亭詩集美森院居幽詩集沁園六十自壽

詩一卷

戊午石印
於上海

應制文三卷民國六年丁巳

先師年五十九先是各省督軍在徐州會議公推
張勳爲盟主是年六月一日以調停督軍團爲名
率師入京陰挾異圖佈置未周於月之三十夜倉
猝宣布復辟 先師先被邀來京至是授爲弼德
院副院長并賞給頭品頂戴着加恩在紫禁城內
賞坐二品肩輿其時 先師主張虛君共和張勳
主張君主立憲政見各異遂受排擠張勳本武人
不諳政治爲左右所挾持遂致 先師無可匡救

先是先師代草詔書用虛君共和之意定中華帝國之名立開國民大會議憲法選舉國會其他融滿漢合新舊免跪免諱等詔預草十餘以備施行竟置不用先師乃持詔草面示醇王與近支王公世續等皆願行虛君共和并去大清國號稱中華帝國於皇室及國家之利害譬說萬端蓋先師歷游歐美默察諸國政體有善有不善知之明而究之熟深信君主獨裁之制不適於今日法美共和之制又與吾國情不合運用不靈適以長亂意在保中國兼保清室與其他復辟派之意見固絕不同也不幸所議不蒙采用方冀伺機轉移

而七月八日段祺瑞馬廠誓師大勢一變張軍敗
衄張勳逃東交民巷荷蘭兵營 先師亦避居美
使館之美森院是年十二月美公使施恩芮備專
車派兵護 先師出都越年戊午爲 先師六秩
正壽自撰五言古詩詳述身世影印行世是年三
月 先師草共和平議一書計五十篇其要點一
求共和適得其反而得帝制二求共和適得其反
而得專制三代議員絕非民意四中國卽成共和
之憲法亦虛文而不能行五武人止有爲君主之
翼戴或自爲君主而與民主相反不相容六中國
若行民主雖有雄傑亦必釀亂而不能救國七中

國若仍行民主始于大分裂漸成小分裂終遂必
亡八民國之兵止可自亂九民國之兵費必亡國
十民國之官方只同盜妓十一民國之賢才必隱
淪摧棄十二民國之政俗壤亂人莫不厭之憤之
憂之怒之十三民主能行於大國只有一美然美
有特因十四美國共和之盛而與中國七相反無
能取法誤慕師之故致亂 先師自是常居上海
或往來杭州踰年庚申五月初一日 先師遷葬
勞太師母及弟廣仁於江蘇勾容縣茅山是年十
一月 先師居滬彙搜曩年舊著關於尊孔尊經
諸稿命伯楨刊爲一冊書中畧謂今日祀孔廢拜

跪學校廢讀經循是以往恐禮教滅而六經亡若
社會人心不死私家祀聖能行拜跪私塾猶能讀
經尙能補救於萬一他日禮失而求諸野或賴此
篇之存其以孔教爲國教配天議畧曰中國數千
年皆歸往孔子而尊爲教主在昔專制之君主以
其無德無功之祖宗配上帝今共和之國民以神
明聖王之孔子配上帝不猶愈乎故宜復崇天壇
改祈年殿或太和殿爲明堂於冬至日祭天壇上
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義之至也禮之崇也無
與易之者也其在天壇明堂則總統率百官行禮
其在地方鄉邑則各立廟祀天而以孔子配之其

學宮因文廟之舊加上帝於中而以孔子配之可

也聽立奉祀生宣講遺經民無男女皆於來復日

釋菜而敬禮焉凡入廟禮天聖者必行跪拜禮以

致其極恭盡敬今之妄人於祭謁孔聖亦行鞠躬

耳不知歐美人之廢他種跪拜乃專施其敬於天

主中國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

傲慢何爲也學歐美而不知其所出只有顛倒其

猖狂可笑而已否則留此膝以媚富貴人耶覆教育部書畧曰自共和以來百神廢祀乃至上

帝不報本孔子停丁祭天壇鞠爲茂草文廟付之

榛荆鐘簋隳頓絃歌息絕神祖聖伏禮壞樂崩曹

社鬼謀秦廷天醉嗚呼中國數千年以來未聞有

茲大變也頃乃聞部令行飭各直省州縣令將孔

廟學田充公以充小學校經費有斯異政舉國惶駭既已廢孔小學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長成未知猶得爲中國人否也抑或誤效法國之革命舉教產以充公乎則彼新舊教爭所毀者教皇之舊教耳其敬奉者固在路德之新教也其尊基督如故也猶吾國昔逐荀子鄭康成於文廟外而尊孟子程朱云耳於孔子無損也今乃公然收文廟之祀田則是直欲廢黜孔子矣在諸公久停丁祭不敬已久寧在此舉然貴部主持教化名爲教育教者文行忠信不知以何爲教育者果行育德不知以何爲育今中國猶是孔教也四萬萬餘人其從耶

教佛教者不過數百萬從回教者千數百萬而止矣餘四萬萬殆猶是孔教也假大部與諸公乃由外國入主中華兵力滂大尙不敢犯四萬萬人之國教而收其祀田況大部與諸公猶是中國人乎以各國異教暴主豪酋謬挾強權妄犯宗教猶觸舉國之怒合而叛之大戰三十年大部與諸公有幾何權力乃能以數日之在位而行萬國異教暴主所不敢行之事乎幸今四萬萬國人未之知耳又久服從於專制國下未知歐國之例耳又未審共和國之法耳故大部行此巨變之政犯全國之怒尙能安然無事倘如歐俗有此巨變則國民咸

操戈而起與政府諸公從事諸公數人能當數萬
萬人之怒乎故大部只能恪守數千年之舊章無
更革祀典之權更無收孔廟祭田之權幸收回成
命不廢丁祭保存祀田則天下聞風猶知嚮往大
教未墜人心未死中國猶有望也云云歲甲子有
逼清遜帝移宮之事 先師馳電當道以爭曰優
待條件係大清皇帝與民國臨時政府議定永久
有效由英使保證並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國以昭
大信無異國際條約今政府擅改條文強令簽認
復挾兵搜宮侮逐后妃抄沒國寶則內而憲法外
而條約皆可立廢尙能立國乎越年乙丑遜帝出

居天津 先師由滬來覲以進德修業親賢遠佞
奏陳旣而漫游內地各省游贛登廬山宿僧寮與
老僧談因果事游鄂登黃鶴樓賦詩游魯登泰山
謁孔林又游豫臨黃河而嘆順道至洛晤吳將軍
佩孚又游秦訪咸陽故蹟造古寺觀摩唐經游晉
登五台禮文殊游冀過保定觀蓮池書院歸游吳
越登茅山省墓止於三潭印月至歲暮乃歸滬丙
寅八月 先師重游京師十四日出都旋返滬講
學于天游學院丁卯 先師年七十二月五日慶
生朝畢以居滬紛擾於月之十三日赴青島二十
日得病猶手書楹聯分贈僕從彌留前擬賜壽謝

恩摺千數百言竟於夏歷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五

時卒于青島寓舍暫厝於李村象耳山春秋七十

原配張太夫人副室何夫人梁夫人男三人同篋

梁夫人出幼同篋配西林岑

梁夫人出同凝同吉梁夫人出同篋配西林岑

氏女六人同薇同璧張太夫人出同復同環同倓同令

梁夫人出先師卒後數日同令亦卒年僅十二附葬

先師墓側同薇適順德麥仲華同璧適寶安羅

昌同復適南海潘其璇門弟子擬私諡曰仁忠伯

楨見聞淺陋侍先師之日少同學諸子又感離

索無從詳論姑記大畧以俟異時修史者采擇焉

南海康先生傳終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南海康先生傳跋

弟子述先生事見聞較爲眞確故能始末備舉鉅細不遺此書可作康先生年譜並可爲一朝史鏡焉

新城王樹枏跋

南海康先生本一代偉人此文洋洋數萬言綜述其學術志行略無遺蘊自首至尾如一筆書波濤起伏石破天驚卽以文論亦古今有數之大文字也南海身後得此可以無憾而作者亦可無愧於師門矣三復循誦莫名欽仰謹識數語以申慕忱

桐城吳闔生跋

十生九死百折不回耿耿孤忠老而彌篤可謂能

自樹立之大丈夫矣年屆從心齋志以歿痛哉痛哉讀先生傳因題數字然先生於是爲不朽矣

醴泉宋伯魯跋

此篇文則韓潮蘇海事則鉅細靡遺記戊戌事者多矣皆不得統系之紀載此作絡脈分明叙事翔實可作維新史讀傳之千秋茲篇是賴矣

常熟楊圻跋

南海康先生傳爲其弟子張篁溪所著皆事實至沈痛讀之泣下此必傳之作南海瞑矣清史即據以爲本與張忠武合傳光宣朝列傳末一卷也

滿洲金梁跋

戊辰二月

康南海自編年譜

康有為

始祖建元。南宋時，自南雄珠璣里，始遷於南海縣西樵山北之銀塘鄉，又名蘇村。

高祖輝，字文耀，號炳堂。嘉慶舉人，誥封榮祿大夫廣西布政使，邑志有傳。

高祖妣方、鄭。誥封太夫人。

曾祖建昌、又名式鵬，號雲衢。誥封資政大夫福建按察使。

曾祖妣梁。誥封太夫人。

祖贊修，又名以乾，號述之。道光舉人，升用教授連州訓導。

祖妣陳。誥封太夫人。

父達初，字植謀，號少農。提舉銜，江西補用知縣。

母氏勞。誥封宜人。

廣東廣州府南海縣江浦司銀塘鄉民籍。

咸豐八年戊午二月初五日，生於其鄉，敦仁里老屋中，太宜人胎十一月而生。時已有女兄二人，長者殤矣，祖父母望孫切矣。於時連州公官欽州學正，聞而欣喜，錫名曰『有欽』。在遠寄未及至伯祖知府公名之曰『有為』。連州公有詩記之，聞長孫有欽生：『久切孫謀望』。

眼穿，震雷未發巽風先。漫將璋瓦猜三索，忽報桑弧畫一乾。畫省孤燈官獨冷，書香再世汝應延。可憐大母含朝露，空話含飴慰九泉。時陳太恭人以先年十二月新喪。連州公囑勿刻詩，數遷而亡，今存之以記祖德。

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爲士人，至於吾爲二十一世，凡爲士人十三世矣。炳堂公爲馮魚山編修老弟子，又與馮潛齋郎中爲友，講理學，師道甚尊，成就甚衆。雲衢公受家學，嚴氣正性，行己惠人，德行蹠蹠，尤篤守呂新吾呻吟語，劉念台人譜，陳榕門五種遺規之學。連州公傳何樸園員外之學，而潛齋先生三傳弟子，篤行盛德，爲官師皆有惠教，欽州賓興館，連州昭忠祠祀焉。知縣公孝德仁厚，從叔祖護廣西巡撫國器討賊於閩，有功早世。有爲生時，知縣公方居憂，授徒於鄉，吾家實以教授世其家。

咸豐九年 己未 二歲。

咸豐十年 庚申 三歲。

九月三妹瓊瑤生。

咸豐十一年 辛酉 四歲。

時已有知識，伯祖教之，公抱余觀洋人鏡畫。侍種芝、鑾儀公食。及鑾儀公喪時，老婢襁褓往送。種芝公以布衣倡圍禦賊、有功於鄉，送者萬數，儀仗極盛，今猶髣髴。同治元年 壬戌 五歲。

諸父以予頗敏，多提携教誦唐人詩，從伯父教論彝仲公，尤愛而教之。於時能誦唐詩數百首，連州公見而喜，外祖父省閩公極愛之，期以將來大器矣。

是年，知縣公出山，從征於藍山。二叔父介藩公統兵於青蓮峽等處。

同治二年 癸亥 六歲。

從番禺簡侶琴先生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並朱注孝經。諸父課以屬對，出「柳成絮」，應聲答以「魚化龍」，彝仲公亟譽之，謂此子非池中物，賞給紙筆，甚樂。九月四妹順介生，應知縣公從征閩中。

同治三年 甲子 七歲。

從簡先生學，是歲連州公以欽州學正俸滿，升知縣，不就，改教授，候缺歸。知縣公從征閩中，至克復嘉應還家。

同治四年 乙丑 八歲。

連州公授徒於廣府學宮孝弟祠，學者將百人，從授經焉。歲暮從彝仲公學，即在孝弟祠後，始學爲文。是時知縣公及諸叔父咸遷，侍連州公館中，趨翔庭訓，至樂也。誦書經奧者，每次能二篇，數徧輒能背記，諸長老大譽之。

同治五年 丙寅 九歲。

連州公任修南海縣志事，居南海學宮志局中，今明倫堂也，爲侍從焉。從陳鶴橋先生授

經於學宮中崔清獻祠，又從梁舜門先生譚健修，甲子舉人聽講焉。

乙丑之間，友之中丞公克復浙閩，兵事大定，以新授閩臬假歸，諸父咸從凱旋。於時門中以從軍起家者甚衆。阿大中郎封胡羯末，父龍兄虎，左文右武，號稱至盛。土木之工，游宴之事，棋詠之樂，孺子嬉戲其間，諸父愛其聰明，多獲從焉。始游西樵，慕山林之勝，連州公好游觀，春秋佳日，時從杖履，登鎮海樓，五羊觀，蒲澗寺，授以詩文，教以道義，知識日開矣。

同治六年丁卯十歲。

連州公借補連州訓導之任，以幼不能從，遂還鄉從簡先生學，（學易禮）時誦經將畢，學爲文矣。六月十三日，幼弟廣仁生，廣仁字也。於時連州公命名曰『有溥』，時知縣公指省江西，連年頻擬聽鼓，而病咳殊甚，連州公不許行。是歲家居爲多，先公素慈，捧杖捧匜抑搔，隨侍延香老屋中，至今如夢。

同治七年戊辰十一歲。

正月二十日知縣公卒，侍疾彌留，跪聆遺訓，諭以立志勉學，教以孝親，友愛姊弟，追思音容，淚下若糜。當時執喪如成人，里黨頗異之。既孤三月，遂從先祖於連州官舍，連州公日夜摩導以先儒高義，文學條理，始覽綱鑑而知古今，次觀大清會典東華錄而知掌故，遂讀明史三國志。六月爲詩文皆成篇。於時神鋒開豁，好學敏銳，日昃室闈，執卷倚簷柱，就

光而讀，夜或中且，務盡卷帙。先祖聞之，戒令就寢，猶讀燈如豆於帳中，隱而讀書焉。頻閱邸報，覽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而慷慨有遠志矣。知縣公既逝，家計驟絀，僅用一婢，老母寡居，手挽幼弟，與諸姊妹治井灶之事，爲生平未有之勞焉。每家書來，輒念劬勞憂思不已。

同治八年己巳十二歲。

從連州公學於官舍，是時岐嶷，能指揮人事，與州中諸生接，論文談事，禮容猶然。五月觀觀渡，賦詩二十韻，州吏目金公稱爲神童，贈漆硯盤筆盒數事，州人屬目焉。輒從連州公游諸名勝，如北山寺石之奇，劉夢得畫不如樓之遠，大雪岩之奧，皆有賦詩。學官舍旁，爲宋張南軒先生濯纓堂，敬一亭遺跡，連州公官暇則談聖賢之學，先正之風，凡兩廡之賢哲，寺觀之祖師，儒流之大賢，以若碑帖詩文中才名之士，皆隨時指告。童子狂妄，於時動希古人，某事輒自以爲南軒，某文輒自以爲東坡，某念輒自以爲六祖邱長春矣，俛接州中諸生，大有霸視之氣。明史之外，竟日雜覽羣書。官舍有二園，桃、柚、葡萄、梧桐、桑椹、紫微極盛，讀倦則偃息園中，或從先祖出游名勝，爲學之至樂時也。時爲制藝文，援筆輒成，但不好之，不工也。

同治九年庚午十三歲。

從侍連州官舍，已而廣東布政使王公凱奏聞先祖行望，檄調還廣州辦積匪。七月從歸，

先祖以予不好八股文，於時專責爲此業。九月從陳萃生先生學於省城西門外第三甫桃源，始遷都會，睹繁麗，日與友遨遊，不暇學也。

同治十年 辛未十四歲。

遷西樵之銀塘鄉，從從叔竹孫先生諱達節學爲文。時中丞公新築園林，藏書於澹如樓及二萬卷書樓中，兩樓對峙，中間亭沼，花木頗盛，有古檜七株，（俗名水松）數百年物，幽室曰七松軒，導以飛橋爲虹福台，種芝公書最多，庋藏其間。於時讀書園中，縱觀說部集部，昆弟聚學，有詩酒之懽。是年始就童子試。七月仲姊逸紅嫁於羅氏，未踰月，姊婿羅銘三病歿，哀哀寡婦，遽賦未亡，女兒甚才，守節事母，母非女兒不懂也。生平無失言失色，可謂至德矣。

同治十一年 壬申十五歲。

在鄉從楊仁山先生學，壬子副榜，諱學華再試童子試不售，於時專督責爲八股小題文，性不好也。但慕爲袁子才詩文，時文亦仿焉。仍縱觀說部集部雜史。中丞公自廣西布政使還，宗族宴游極盛。兩年費日力於試事及八股，進學最寡矣。

同治十二年 癸酉十六歲。

移學於靈洲山之象台鄉，仍從楊先生學爲文，中歲而散；復還銀塘鄉，從張寶臣先生諱公輔學爲文，時文體尙路德派，最惡厭之，乃盡舍去。連州公委羊城書院監院，是歲頗奔走

。時好覽經說、史學、考據書，始得毛西河集讀之。於時益吐棄八股，名爲學文，絕不一作，諸父極責，大詰之先祖前，乃出「君子有九思，至忿思難」一題，援筆爲十六小講，各有警語，連州公稱之，乃不深責。於是乃始稍從事八股，至歲暮爲社學課文，一日成六藝，其三名前皆魁之，文百餘篇，錄額十五名，而六文無一見遺者，詩亦冠軍，先祖乃大喜，及新正開課復第一，至是鄉人文譽合美焉。

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七歲。

居鄉，時出城侍先祖，而張先生閱文焉。既而從從叔竹孫先生學，於時好爲縱橫之文，時時作詩，與兄弟鄉先輩倡和，又好摹仿古文，然涉獵羣書爲多，始見瀛環志略，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

光緒元年乙亥十八歲。

侍先祖於城，從呂拔湖先生學文。是時督責甚嚴，專事八股，一切學皆舍去，但還鄉則得披涉羣書耳。

光緒二年丙子十九歲。

是年應鄉試不售，憤學業之無成。邑有大儒朱九江先生，諱次琦，號子襄者，先祖之畏友，頻稱之者，乃請從之學。先生碩德高行，博極羣書，其品詣學術，在涑水東萊之間，與國朝亭林、船山爲近，而德器過之。嘗爲襄陵知縣百九十日，惠政大行，縣人祀焉。棄官歸

，講學於邑之禮山，三十年累召不出，以講學躬行，荐授五品卿。先生壁立萬仞，而其學平實敦大，皆出躬行之餘，以末世俗汙，特重氣節，而主濟人經世，不爲無用之高談空論。其教學者之恆言，則曰「四行五學」，四行者：敦行孝悌，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則經學、文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也。先生動止有法，進退有度，強記博聞，每議一事，論一學，貫串今古，能舉其詞，發先聖大道之本，舉修己愛人之義，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於時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覩明，乃洗心絕欲，一意歸依、以聖賢爲必可期，以羣書爲三十歲前必可盡讀，以一身爲必能有立，以天下爲必可爲。從此謝絕科舉之文，土芥富貴之事，超然立於羣倫之表，與古賢豪君子爲羣。信乎大賢之能起人也，藉非生近其時，居近其地，烏能早親炙之哉？既從先生學，未明而起，夜分而寢，日讀宋儒書及經說、小學、史學、掌故詞章，兼綜而並鶩，日讀書以寸記。甫入學舍，先生試五代史史裁論，乃考羣書，以史通體爲之，得二十餘頁，先生睹之，謂賅博雅洽，此是著成一書，非復一文矣。乃知著書之不難，古人去我不遠，益自得自信。於時讀錢辛楣全集，趙甌北廿一史劄記，日知錄、困學紀聞，遂覺然通關，議論宏起。又未嘗學駢文，讀史通愛其文體，試爲之，先生遂許可。又自以爲文章易作，通峭不難。蓋余家小有藏書，久好涉獵，讀書甚多，但無門徑，及一聞先生之說，與同學簡君竹居名朝亮，胡君少愷名景業，日上下其議論，卽渙然融釋貫串，而曠昔雜博之學，皆爲有用，於是倜然自負於衆以不朽之業

。是多十二月張安人歸余，俗例有入室獻新婦者，余守禮拒之，頗失諸親（友）慳，以義不欲也。

光緒三年丁丑二十歲。

在九江禮山草堂從朱先生學。四月三妹適西城岡鄉游志桐湘琴，五月連州公以連州水災，及於難。吾少孤，自八歲依於大父，飲食教誨，耳提面命，皆大父爲之，親侍十餘年，聞而哀毀，三日水漿不入口，百日內食鹽菜，及從父扶柩還，既卒哭而葬於象岡，以堪輿家言，既殯而不下窆也。卽停山上，與諸父結苦廬棺前，縗經白衣不去身，不肉食，終是歲。於時讀喪禮，因攷三禮之學，造次皆守禮法古，嚴肅儼格，一步不踰，人咸迂笑之。久之，宗族鄉黨，莫不敬憚焉。少年剛毅，執守大過，多如此。是多葬連州公。

光緒四年戊寅二十一歲。

在九江禮山草堂從九江先生學，大肆力於羣書，攻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之學，楚詞漢書文選杜詩徐庾文，皆能背誦，九江先生提獎范氏後漢書之風俗氣節，故尤致力焉。先生精於古文，不取桐城而上言秦漢，因從學文而及周秦諸子。先生甚稱韓昌黎之文，因取韓柳集讀而學之，亦遂肖焉。時讀子書，知道術，因面請於先生，謂昌黎道術淺薄，以至宋明國朝文學大家鉅名，探其實際，皆空疏無有。竊謂言道當如莊荀，言治當如管韓，卽素問言醫，亦成一體，若如昌黎不過爲工於抑揚演灑，但能言耳，於道無與，卽原道亦極膚淺，

而沒有大名，千年來文家頡頏作勢自負，實無有知道者。先生素方嚴，乃笑責其狂。自初見時，諄諄戒吾傲，從此折節焉，然同學漸駭其不遜。至秋冬時，四庫要書大義，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紙堆中，汨其鑿明，漸厭之。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復何用？因棄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絕學捐書，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同學大怪之。以先生尙躬行，惡禪學，無有爲之者。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爲聖人則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忽思有親不事，何學爲，則卽束裝歸廬先墓上。同門見歌哭無常，以爲狂而有心疾矣。至冬辭九江先生，決歸靜坐焉。此楞嚴所謂飛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歸依之時，多如此。是冬十二月二十一日長女同薇生。

光緒五年己卯二十二歲。

以西樵山水幽勝可習靜，正月遂入樵山，居白雲洞，專講道佛之書，養神明，棄渣滓。時或嘯歌爲詩文，徘徊散髮，枕臥石窟瀑泉之間，席芳草，臨清流，修柯遮雲，清泉滿聽，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間，極苦極樂，皆現身試之。始則諸魔雜沓，繼則諸夢皆息，神明超勝，欣然自得。習五勝道，見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視身如骸，視人如豕。既而以事出城，遂斷此學。在西樵山時，嘗註老子，後大惡之，棄去。於時先祖棄養，頗能自立，謝絕時文，並不就試。秋間叔父督責至甚，令就鄉試，乃至斷其資糧。於是還鄉，居於二萬卷書樓及澹如樓中，或養心或讀書，超然物表。居樵山時，編修張延秋先生諱鼎華，

與朝士四五人來游樵山，張君素以文學有盛名於京師者，至是見之，相與議論，不合，則大聲呵詆，拂衣而去，然張君盛稱之，語人曰：「來西樵但見一土山，惟見一異人」。自是粵中士夫，咸知余而震驚之。吾感其雅量，貽書予之，張君盛譽謂粵人無此文，由是訂交焉。吾故未嘗學爲駢文，但讀六朝史熟，自能之，然不自知其工也。自是來城訪張君談，則竟夕申旦，盡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道咸同三朝掌故，皆得咨訪焉。張君聰明絕世，強記過人，神鋒朗照，談詞如雲。吾自師九江先生而得聞聖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獻之博，嘗有詩懷之曰：「南望九江北京國，拊心知己總酸辛」。實錄也。

於時舍棄攷據帖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爲志，則時時取周禮王制、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全書、讀史方輿紀要，緯劃之，俛讀仰思，筆記皆經緯世宙之言。既而得西國近事彙編、李口環游地球新錄及西書數種覽之，薄游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瓌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復閱海國圖誌、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爲講西學之基矣。

光緒六年庚辰二十三歲。

居鄉授諸弟有銘、有溥、有箴讀經，以涉羣書讀經史爲日課。時生計日絀，不能出遊，不能講書，乃至無筆墨，但事太宜人，課諸弟，戢影窮巷，用力說文，兼作篆隸，從事皇清

經解，暇則玩心神明，頗多筆記，而有述作。多十二月二十四日次女同璧生，是歲治經及公羊學，著何氏糾繆，專攻何劬公者。既而悟其非，焚去。是歲四妹適糊心譚汝堅。

光緒七年辛巳二十四歲。

讀書鄉園，跬步不出，又無賓友，日讀唐宋史爲課，補溫北魏宋齊梁書，兼涉叢書傳記經解。讀宋儒之書，若正誼堂集，朱子全集尤多。苦身力行，以明儒吳康齋之堅苦爲法，以白沙之灑洒自命，以亭林之經濟爲學，於是棄駢散文不復從事焉。園林日涉，闕無其人，長嘯獨歌，看花洗竹，至於廼堂魚靜，長橋落月，徘徊還家，猶復篝燈點書不已，以此爲恆。自一飯外，陪老母色笑，卽出園舍。七月，有一乞巧文，有歌來去之作，彌覺情親，誦招隱之詩，惟憂句盡，固見當時之風尚焉。是時讀書日以寸記，專精涉獵，兼而行之。是年讀書最多，久坐積勞，至七月腎起核刺，割之不效，十月出城就醫焉，後再割不愈，至今流水，吾精力之虧自此始矣。是春慶春來訪，自是往還論學。

光緒八年壬午二十五歲。

九江先生卒，奔視與諸子營喪視葬焉。吾故夙事三禮者，故與簡君竹居議之爲多。讀遼金元明史及東華錄以爲日課。五月順天鄉試，借此游京師，謁大學，叩石鼓，瞻宮闕，購碑刻講金石之學。時崔璣典編修甚敬余，將掃室館我，旣罷，還游揚州、鎮江，登平山堂泛舟金，焦而歸。道經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舟車行路，大購西書以歸講求焉。十

一月還家，自是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

光緒九年癸未癸未二十六歲。

讀東華錄、大清會典則例、十朝聖訓、及國朝掌故書、購萬國公報、大政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游記皆涉焉。於時欲輯萬國文獻通考，並及樂律、韻學、地圖學，是時絕意試事，專精問學，新識深思，妙悟精理，俛讀仰思，日新大進。何易一來，館之於家，易一聰明過人，能深思妙悟，至是皆館於我。中國裹足之風千年矣，折骨傷筋，害人生理，謬俗流傳，固閉已甚，吾鄉無有不裹足者，亦以不裹足，則人賤爲妾婢，富貴家無娶之者也。吾時堅不爲同薇裹足，族人無不駭奇疑笑而爲我慮之，吾不顧也。吾北游，長親迫逼裹足，甚至幾裹矣，張安人識大義，特不裹。創義固不易哉？同薇不裹後，同璧及諸姪女乘勢而下，不裹易易矣。然獨立甚難，時鄰鄉區員外諤良曾游美洲，其家亦不裹足，吾乃與商，創不裹足會草例，令凡入會者，皆註姓名、籍貫、家世、年歲、妻妾子女，已婚未娶，約以凡入會者，皆不裹足，其已裹者聽，已裹而復放者，同人賀而表彰之，爲作序文，集同志行之。來者甚多，實爲中國不裹足會之始，而區以會名慮犯禁，於是漸散去。至乙未年與廣仁弟創辦粵中不纏足會，實用此例及序文。後復推至上海，合士大夫爲大會，廣仁弟及卓如總其成，戊戌七月，吾並奏請禁纏足矣。以知天下事無難易，專問立志如何，昔之極難者，後或可竟行焉。吾立禁裹足之願，與廢八股之願，二十年皆不敢必其行者，而今竟行

之。故學者必在發大願，既堅既誠，久之必有如其願者。
光緒十年甲申二十七歲。

春夏寓城南板箱巷，既以法越之役，粵城戒嚴，還鄉居澹如樓。早歲讀宋，元明學案、朱子語類，於海幢華林讀佛典頗多，上自婆羅門，旁收四教，兼爲算學，涉獵西學書。秋冬獨居一樓，萬緣澄絕，俛讀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如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因電機光線一秒數十萬里，而悟久速齊同之理。知至大之外，尙有大者，至小之內，尙包小者，剖一而無盡，吹萬而不同，根元氣之混侖，推太平之世，既知無來去，則專以現在爲總持，既知無無，則專以生有爲存存，既知氣精神無生死，則專以示現爲解脫，既知無精粗，無淨穢，則專以悟覺爲受用，既以畔援欲羨皆盡絕，則專以仁慈爲施用。其道以元爲體，以陰陽爲用，理皆有陰陽，則氣之有冷熱，力之有拒吸，質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圓，光之有白黑，聲之有清濁，體之有雌雄，神之魂魄，以此入統物之理焉，以諸天界、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輪界，統世界焉。以勇、禮、義、智、仁五運論世宙，以三統論諸聖，以三推將來，而務以仁爲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宮室之變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務致諸生於極樂世界。及五百年後如何，千年後如何，世界如何，人魂人體遷變如何，月與諸星交通如何，諸星、諸天、氣質、物類、人民、政教、禮樂、文章、宮室、飲食如何，

諸天順軌變度，出入生死如何？奧遠宵冥，不可思議，想入非無，不得而窮也。合經子之奧言，探儒佛之微旨，參中西之新理，窮天地之蹟變，搜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窮察後來，自生物之源，人羣之合，諸天之界，衆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長短之度，有定無定之理，形魂現示之變，安身立命，六通四闢，浩然自得。然後莫往莫來，因於所遇，無毀無譽，無喪無得，無始無終，汗漫無爲，謂而悠然以游於世。又以萬百億千世，生死示現，來去無數，富貴貧賤，安樂患難，帝王將相，乞丐餓孀，牛馬鷄豕，皆所已作，故無所希望，無所逃避。其來現也，專爲救衆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獄，不投淨土而故來濁世，不爲帝王而故爲士人，不肯自潔，不肯獨樂，不願自尊，而以與衆生親，爲易於援救，故日日以救世爲心，刻刻以救世爲事，舍身命而爲之，以諸天不能盡也，無小無大，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親之衆，而悲哀振救之，日號於衆，望衆從之，以是爲道術，以是爲行己。三女同結生，數日殤。

光緒十一年乙酉二十八歲。

從事算學，以幾何著人類公理。既而張延秋招游京師，二月將行，二十三日頭痛大作，幾死。日讀醫書，既而目痛不能視文字。醫者束手無法，惟裹頭行吟於室，數月不出，檢視書記遺稿，從容待死，乃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類公理，以爲吾既聞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卽而得西醫書讀之，以信西學之故，創試西藥，如方爲之，乃漸效，日走村後大樹下，

至七月乃瘳。鄉試不售，時所問策有宋元學案及蒙古事，場中無對者，皆來抄問，粵城傳之策爲沈刑部子培所問，知沈君以此也。然此爲腦亂病久，病後記性遂衰，從此不敢復事算學矣。還居西樵山白雲洞高士祠養病，張延秋先生適試聞，使發居烟滸樓，出城視之，晨夕過從極懽。四女同完生，數月殤。

光緒十二年丙戌二十九歲。

春秋居城，五月復居鄉之澹如樓。是多十二月爲有溥冠，字之曰廣仁，後以字行。是歲作內外康子篇，內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藝樂之事。又作公理書，依幾何爲之者，又著教學通議成，著韻學卮言，旣而棄之。時張之洞督粵，春間令張延秋編修告之曰：「中國西書太少，傳南雅所譯西書皆兵醫不切之學，其政書甚要，西學甚多新理，皆中國所無，宜開局譯之，爲最要事。」張香濤然之，將開局託吾與文芸閣任其事，旣而不果。吾乃議以商力爲之，事卒不成。張香濤乃欲以三湖書院學海堂聘吾掌教，旣有人言，皆却之。夜爲天象學。乃重定天然曆法，以爲人號稱爲年者，以地繞日一周之故，宜以三百六十五日名爲周，十年爲十周，百年爲百周焉。地之繞日卑高及平，凡有四游，宜以二至、二分，名以南游、北游、東游、西游，分一周爲四游焉。今西人仍存十二月，旣不用陰曆，何必用十二月焉。地球各國皆以冬至推曆，以各文明國皆在赤道之北故，然至高冲卑冲皆無極準，所推氣朔，得大意而已，不如以分爲準，日地相平，無少差忒，南北球異，春秋分同，而赤道之北

之人較多，從其多者，應以春分爲改周之正朔。地能自轉，故有晝夜，宜以晝夜爲一轉焉。凡一切萬物，皆以十位紀之，不用散數。周天之數，皆定爲百，一日之時，皆定爲十，下至十分、十微、十秒，以此類推。其度量權衡，皆以十進爲數，故歷晝夜爲一轉，分至則或八十七日爲一游，或九十三日爲一游，四游三百六十五日，四年一閏日爲一周，皆吾地球中之定義也。其月及五星各自爲表，分懸通衢，則月亦至用，不至如回教陽曆陰曆之兼用矣。

光緒十三年丁亥三十歲。

春居花埭伍氏之恆春園，三月還居鄉之澹如樓，八九月游香港，十一月游七星岩。是歲編人類公理，游思諸天之故，則書之而無窮也。作內外篇，兼涉西學，以經與諸子，推明太古洪水折木之事，中國始於夏禹之理，諸侯猶今土司，帝霸乘權，皆有天下，三代舊事舊制，猶未文明之故，推孔子據亂、升平、太平之理，以論地球，以爲養兵學言語，皆於人智人力大損，欲立地球萬音院之說，以攷語言文字，創地球公議院，合公士以談合國之公理，養公兵以去不會之國，以爲合地球之計，其日所覃思大率類是，不可勝數也。

光緒十四年戊子三十一歲。

居鄉之澹如樓，春夏間居花埭，大通烟雨，讀佛典，時以足跡久滯鄉閭，張延秋頻招遊京師，是年鄉試，五月遂決行。是時學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於人中，倜儻自喜。既至而延秋病重，遂視其歿，營其喪。八月謁明陵，單騎出居庸關，登萬里長城，出八達嶺，一日

而還，游湯山乃歸，得詩數十章。九月游西山。時講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極望，輒有山河人民之感。計自馬江敗後，國勢日蹙，中國發憤，只有此數年閒暇，及時變法，猶可支持，過此不治，後欲爲之，外患日逼，勢無及矣。時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蔭、常熟翁師傅同龢、徐桐有時名，以書陳大計而責之，京師譁然。值祖陵山崩千餘丈，乃發憤上書萬言，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黃仲弢編修紹箕、沈子培刑部會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實左右其事。自黎純齋後，無以諸生上書者，當時大惡洋務，更未有請變法之人，吾以至微賤，首倡此論，朝士大攻之。

十月，遞與祭酒盛伯羲先生昱、祭酒素允直，許之上。時翁常熟管監，以文中有言及「馬江敗後，不復登用人才，」以爲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歸咎於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時張佩綸獲罪，無人敢言，常熟恐以此獲罪，保護之不敢上。時適冬至，翁與許應駟，李文田、同侍祠天壇，許李交攻，故翁不敢上。時鄉人許，李皆位侍郎，怪吾不謁彼。吾謂彼若以吾爲賢也，則彼可來先我，我布衣也，到京師不拜客者多矣，何獨怪我，卒不謁，故見恨甚至也。國子監既不得達，盛祭酒持吾文見都御史祁文恪公世長，文恪公極稱其忠義，許代上，約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遞之，御史屠梅君派人候焉。吾居米市胡同南海館，出口即菜市也，旣衣冠將出，僕人譚柏來告，菜市口方殺人，車不能行，心爲之動。私念吾上書而遇殺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豈可遽死。旣而思吾旣爲救天下矣，生死有命，豈

可中道畏縮，慨慷登車，從南繞道行，出及門，屠御史遣人來告云，祁公車患鼻血，眩暈而歸，須改期，遂還車。祁公以病請假，候之，而津海已冰不能歸，遂留京師。祁公繼續請假，至正月，屠梅君以言事革職，永不敘用。歸政大婚，典禮重叠，吉祥止止，非痛哭流涕之時，朝士久未聞此事，皆大譁，鄉人至有創論欲相逐者。沈子培勸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遺，時徙居館之汗漫舫，老樹蔽天，日以讀碑爲事，盡觀京師藏家之金石凡數千種，自光緒十三年以前者，略盡睹矣，擬著一金石書，以人多爲之者，乃續包慎伯爲廣藝舟雙楫焉。

既不談政事，復事經說，發古文經之僞，明今學之正，既大收漢碑，合之急就章，輯周漢文字記，以還蒼頡篇之舊焉。屠梅君侍御仁守篤守朱學，忠純剛直，每與語國事，輒流涕，舉朝無其比，吾頗爲草摺。九、十月時，爲草請開言路摺，請鑄銀錢摺。時鐵路議起，張之洞請開蘆漢鐵路，而苦無款，吾與屠梅君言，宜用漕運之便，十八站大路之地，先通南北之氣，道近而費省，宜先築清江浦鐵路，卽以折漕爲之，去漕倉之官役，歲得千數萬，可爲築路之資。十二月屠君上之，發各督撫議，於是定築蘆漢爲幹路，籌款三千萬，調張之洞督兩湖辦焉。既而李鴻章謂陪京更急，請通奉直之路，遂改築，甫至山海關，西后提其餘款千餘萬，築頤和園，大工遂停。去年容閔乃請築津鎮鐵路，吾實助之，奉旨允行，既而政變，撤容閔差，今命胡燏棻，張翼督辦，蓋十一年矣。津蘆、津鎮皆未舉行，嚮用我言，當時以漕折行之，成功已七、八年，南北之氣久通，士智民利之增進多多矣。

頤和園廣袤十餘里，咸豐十年，與圓明、清漪、靜宜等園、皆爲英人所焚，時西后以游樂爲事，自光緒九年經營海軍，籌款三千萬，所購鐵艦十餘艦，至是盡提其款築頤和園，窮極奢麗，而吏役展轉扣剋，到工者十得其二成而已。於是光緒十三年後，不復購鐵艦矣，敗於日本，實由於是。既提海軍之款，營構園林，即用海軍之人以督大工，若內府嬖倖恩佑，立山之流，皆任海軍之差。又慮不足，別於戶部之外，開海軍捐，二三千金得實缺州縣，匹五千金得實缺知府，七八千金得實缺道，皆以特旨簡放，不由吏戶兩部，然其成數既比戶部減數倍，於是趨者雲起皆不於戶部而於海軍焉。然所謂海軍者，特南海子頤和園之土木而已，非海上之軍也。（中國新政，名實相反如此。乙未和議成，復停止海軍，外國詫其舉措之奇，而中國人以爲美政。蓋停海軍者，停園工也。經割台憂患之後，故有此美政，外國人據其名觀之，宜其相刺謬也。）當時聞海軍捐事，以書責吏部尚書徐桐，因與屠侍御言之，屠君查得人甚多，爲之草摺，既上，奉旨停止，然屠君以此爲怨府。十二月十五日太和門災，屠侍御親救火，甫退未還宅，卽先來屬草摺，一請停頤和園工，二請醇邸不預政事，三責宰相無狀，請以災異罷免，時當國者爲孫毓汶也，四請宦寺勿預政事，責李蓮英也，其餘尚有數大事，屠君得罪頗以此。蓋此數請，皆國家第一大事，無人敢言者，屠君既逐，無怨色。時洪右臣給事良品亦有直聲，與屠同鄉交厚，吾走責以爲屠君爭，洪不敢也。

四月三妹卒，先是妹婿游湘琴以去年六月歿，以商務之虧，負債甚多，皆於吾妹手任之

，有甥三人，呱呱在抱，憂勞既甚，竟以殞亡。吾長妹二歲，至相友愛，妹聰明強記、端靜寡言，好學不倦，以貧而死。吾遠游無成，竟不之救，哀惻心目，乃爲文遙祭之，諸甥雖爲吾撫，其長者已有婦矣，而其幼者今歲殤矣。人倫之戚，自伊始矣。順天試已列第三名，以吾經策瓌偉，場中多能識之。侍郎孫詒經曰，此卷當是康某，大學士徐桐啣吾前書，乃謂「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學士錫蕃爭之，徐更怒，抑置謄錄第一。

於時，上興土木，下通賄賂，孫毓汶與李聯英密結，把持朝政，士夫掩口，言路結舌，羣僚皆以賄進，大臣退朝，卽擁娼優，酣飲爲樂，孫毓汶倡之，禮親王、張之萬和之，容貴、熙敬之流，交媚醇邸，以取權責，不獨不能變法，卽舊政風紀，亦敗壞掃地。官方凌遲，士氣盡靡，蓋甲午之禍敗所由來。久旅京師，日熟朝局，知其待亡，決然舍歸，專意著述，無復人間世志意矣。既審中國之亡，救之不得，坐視不忍，大發浮海居夷之歎，欲行教於美，又欲經營殖民地於巴西，以爲新中國，既皆限於力，又有老母未能遠游，遂還粵、將教授著書以終焉。

光緒十五年己丑三十二歲。

九月出京，冒雨游西湖，自杭川至蘇州，游虎邱、獅林諸勝，破長江，登石鐘山，撫曾、彭之餘風，左江右湖，其樂無有。入九江，游廬山，謁朱子白鹿洞，望鄱陽湖。四月溯江上游武昌，登黃鶴樓，晴暉閣，游漢陽城，至十二月還粵。陳和澤尙童子，遂能有志，先來省

予。

光緒十六年庚寅三十三歲。

春居徽州會館，有池石之勝，既而移家羊城之雲衢書屋，先曾祖之老屋也。三月陳千秋來見，六月來及吾門。八月梁啓超來學。陳通甫又字禮吉，時讀書甚多，能攷據，以客禮來見，凡三與論詩禮，泛及諸經，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羣之原，破棄攷據舊學之無用，禮吉恍然悟，首來受學。語及身世家難，哀感涕下，因以生死之理告之。禮吉超然，蹈道自在矣。凡論今古天下奇偉之說，諸經真偽之故，聞則信而證之。既而告以堯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托，聞則信而證之。既而告以人生馬，馬生人，人自猿猴變出，則信而證之。乃告以諸天之界，諸星之界，大地之界，人身之界，血輪之界，各有國土、人民、物類，政教、禮樂、文章，則信而證之。又告以大地界中三世，後此大同之世，復有三統，則信而證之。天才亮時，聞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氣剛而力毅，學者之所未見也。是歲既與世絕，專意著述，著婆羅門教攷、王制義證、毛詩僞證、周禮僞證、說文僞證、爾雅僞證。九月石星巢延吾教冬課於廣府學宮孝弟祠，吾幼侍先祖教地也，欣然從之，說詩焉。

三水徐勤來見。八月生子，孺。

光緒十七年辛卯三十四歲。

始開堂於長興里講學，著長興學記，以爲學規。與諸子日夕講業，大業求仁之義，而講

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來學多志士，若韓文學、梁朝杰、曹泰、多有成者，既明而起，講貫至夜深，又以其暇著書事母，是時精力尙足。七月，新學僞經攷刻成，陳千秋、梁啓超助焉。冬，王覺任、麥孟華皆來學。義烏朱蓉生侍御一新，時教廣雅，來訪與辨難頗多，與語中外之變，孔子之大道，朱君不信，既請吾打破後壁言之，乃大悟，其與人言及見之書札，乃其門面語耳。

光緒十八年壬辰三十五歲。

移講堂於粵城衛邊街廊氏祠，學者漸衆，正月龍澤厚以知縣引見，道過粵，來學焉。積之仁質甚厚，嘗創辦廣仁善堂，聚衆千人，講袁學誘衆，西帥李鑑堂禮之，令辦乞丐院，又修孔廟者。以陳禮吉充學長，用孔子生二千四百四十三紀年，制大成舞，作歌以祀孔，置干戚以舞大武，歌酌桓齊殷六章，復古之禮容焉。與學者習儀禮十七篇，置禮樂器，笙、磬、管、鼓、祝敔、皆具。禮必立賓主，器物位置有定，蓋太平之意也。依慮傀尺爲荀易之十二笛，而笛管甚長，手指不能遠擲，不能成聲。乃悟古人身體甚長，故尙有長狄，去巨獸之期不遠，地熱力甚大故也。今隔二千餘年，地繞日漸遠，熱力漸小，人身漸短，因推再過二千餘年，今笛亦不合後人之用，後萬年人小極多。是歲鄧鐵香鴻臚承修，延吾教惠州尙志堂之書院，閱文數月。七月將赴惠州，而鐵香先生卒，遂不赴。

是時所編輯之書甚多，而孔子改制攷體裁博大，選同學高才助編纂焉。以孔子所制之禮

，與三代舊制不同，更與劉歆偽禮相反，古今淆亂，莫得折衷，攷者甚難乃刺取古今禮說，立例以括之：

一、孔子定說，以春秋公羊、董氏繁露、禮王制、論語、孟子、荀子、爲主。

次、三統說，孔子每立一制，皆有三統，若建子建寅建丑，尙白尙黑尙赤，鷄鳴，平旦，日午爲朔，託之夏殷周者，制雖異而同爲孔子之正說，皆可從也。

三、曰存舊，周初遺制，諸國舊俗，皆雜見於諸子，而管子最多，劉歆所採以爲禮者，然可以攷舊制故次焉。

四、曰闢僞，劉歆僞撰周禮左傳及諸古文經之說，向來竄亂於諸經中者，辭而闢之。

五、曰傳謬，自劉歆以後，諸儒展轉附會訛傳者。

是書體裁博大，自丙戌年與陳慶筌議修改五禮通攷，始屬稿，及己丑在京師，既謝國事，又爲之，是年編次甚多，選同學諸子分葺焉。以逸周書、穆天子傳、山海經、皆與周禮及劉歆之說合，刺取其說，命韓曇首輯焉，以證爲劉歆之僞撰，方言亦劉歆托之楊雄者，並刺取其說焉。又編魏晉六朝諸儒杜撰典故攷，又撰史記書目攷，以七略書名多僞，一折衷于史遷，以得其真相，欲正定文字，後以東西漢文字寫定六經，又撰孟子大義攷，墨子經上注。

以僞左傳乃劉歆採國語而成，改分國爲紀年，以其殘本春秋前事，及晉魯之繁複者爲國語，故鄭語無春秋後事，楚語皆靈王後事，魯語記敬姜一婦人事凡八，孔子博學事凡四，吳

越語別一，筆墨不類全體。史記十二國年表，自稱採春秋、國語，乃史遷親讀國語原本爲之者，係其年月事類，按國分之，將左傳國語合編爲國語原本，去其經文，及書不書，稱不稱，君子曰之義，又擇其盜竊諸傳記，若北宮文子所引，「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等文，割自孝經之類去之，又擇其僞古文禮與周禮合者去之，以還國語原文之舊，令長女同薇編之。薇時年十五歲，天資頗穎，勤學強記，遂能編書也。薇又將廿四史，編各國風俗制度攷，以驗人羣進化之理焉。

光緒十九年癸巳三十六歲。

仍講學於衛邊街，多選草堂於府學宮仰高祠，賃之十年，爲久計，徐君勉、梁卓如之力也。君勉急朋友之難，常供養朋友之才賢者，以及刻書移草堂之質皆任焉，幾以任卹破其家矣。

學者來日衆，於時曹泰精思妙悟，徐勤堅苦強毅，以進於成。是歲以梁卓如與陳禮吉充學長焉，且畫講學，夕則編書，諸子亦編書焉，書題甚多。撰三世演孔圖未成。八月，三叔父玉如公卒，著孟子爲公羊學攷，論語爲公羊學攷。

是時絕意試事，諸父皆強之，母意屬望迫切，乃與母言：「盡於是科，不第亦終身棄矣，」母許之。於是應鄉試，中式第八名，本置第二名，三藝皆刻矣，以次篇「書同文」自用孔子改制義，違朱註，犯磨勘，既刻而抽出，改置第八名。是冬十二月爲母壽，溥宦游於浙

亦歸，家庭甚懽。然以吾不奉考官房官爲師，時論大譁，謗言宏起由此，蓋變千年之俗，誠不易也。

吾鄉有同人團練局者，咸豐四年，吾伯祖種芝公諱國熹，平紅匪創之，蓋地方自治之制也。局中地十餘里，三十二鄉，有人丁五萬。自吾伯祖卒後局事廢壞，至是大渦鄉知府張嵩芬者，以罷譴還鄉，管鄉局焉。鄉素多盜，張竟與分肥，張爲局中巨紳，無敢抗之者。其族人之爲盜者深夜出劫，乃竟持其筐篋還局中，飲酒乃去，以所劫物分賞局壯丁，局在墟中，壯丁凡數十，墟以三八日期，三十二鄉人聚而市易，人多若蟻，張族之盜曳履局門，大號於衆曰：「吾爲某盜，諸君何不來執我？」衆睨之，莫敢犯。鄉鄰被劫者，夜不絕。從叔觀察口三被劫，家一空，吾胞叔亦被劫，吾姪同和，姪婿陳和澤以家頻劫，亟請我治盜，而張庇之，非攻張，盜不能去也，而吾實無暇還鄉任事。陳禮吉吾鄉人也，乃曰：「吾窮天人之理已至矣，已無書可讀矣，惟未嘗試於事，吾等日言仁，何不假同人局而試之：是亦一國土也，行仁施愛先自近始。開學校以教之，鬪蠶桑以富之，修道路以治之，一歲而化，成然後委之謹憲者守之，吾復可治吾學矣。」壯其言，乃號於三十二鄉之紳，合三十餘人攻張，令其將局戳交出。戳者，局之印也，吾伯祖領之官以辦事者。

是時春祭鄉先賢，吾與祭，張率諸賊懷刃以待，賊藏其室中，相去數步，張面色大變，袍袴抖顫，吾大異之。從容行禮畢，入室，則張族人數百環堂下，將甘心於我。同和走告，而

我鄉人窺見其人皆懷刃，知有變，亦走還鄉，率鄉人數百攜軍械整隊來迎，吾得出，張亦行，各率其隊伍還其鄉。

是役也，頗如兩國會盟刎質狀，吾泊船吉利鄉，吾以小舟入九江，謁朱先生廟。張遣盜登舟露刃問余，搜船不見，乃去。是二事者，吾幾殆矣。固之去惡之難也。於是以千二百金大購羣書，禮吉故精於擇書，「書藏」要書咸備矣。乃譏創書院，以中西之學課士，延朱棻謀以教之。乞官兵以勦賊，賊盡走，殺渠魁數人，大禁賭，宿弊盡清，而以禁賭持正過烈，又鄉有被殺者，疑案也，禮吉以某富人行賄賂，疑其殺，持之甚堅，以是爲衆怨所叢，諸功未竟，張緣怨託言官劾我，又賄託潘衍桐與南海縣令楊廷槐追繳局費，吾時被劾，爲桂林之游，禮吉已被肺病，乙未正月，遂吐血死，禮吉蓋殉節同人局者也。

自癸巳十一月攻張事起，謗言騰沸，吾幾死於是，而禮吉實殉難，與爲中國變法，吾與卓如幾死於是，而幼博、譚復生、楊漪川、林暎谷實殉難焉。十里之地，與萬里之地，五萬之民與四萬萬之民，相去萬倍，而欲矯而易，救而治之，其謗議同，其險難同，其幾死同。而傷我良人同，小有成功而傾覆同。嗚呼！任事之難如此，宜人爭講老氏學，保身家妻子，坐視生民之傾覆顛連而不恤也。吾爲同人局僅支與錢數百，而其他心力之瘁，日力之曠，金錢之耗，危殆疑謗之集，倉皇避地，與八月國變未有少異也。

局一極小之事，卽成功何足勞我，費我心血，老我歲月，傷我禮吉哉？梁卓如蓋頻諫之

，既以大小無殊，但推惻隱之心，以行吾仁，不計禍患，不計大小，不計成敗也。當緣隨遇，起而行之，治同人局與中國，真未有以異哉？自禮吉之死，吾恨之深。乙未草摺令御史王佑遐劾之，有其通賊書爲據，卒賄譚鍾麟洗滌，而任局事者不可復得。禮吉之才志，亦一切無成功，『書藏』之書，多爲人士偷竊，吾入京師亦不復過問。蓋自癸未至戊戌同人局事，與中國事相始終，其乍成乍敗皆相類，存之以告天下，以我爲貪功名乎？抑行其不忍人之心乎？張故吾舊好，以其庇賊惡之。戊戌年，以其少安靜，亦復置不問，了此人天業矣。

光緒二十年甲午三十七歲。

二月十二日與卓如同入京會試，寓盛祭酒伯熙邸。伯熙先生，肅王從弟也，藏書冠滿洲，頗見其秘書玉牒金石之藏，園亭幽靚。既而移居三條胡同金頂廟與梁小山同寓，五月六日下車傷足遂南歸，六月到粵。

七月給事中余晉珊劾吾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僞經放，而禁粵士從學。沈子培、盛伯熙、黃仲弢、文芸閣有電與徐學使琪營救，張季直走請於常熟，曾重伯亦奔走焉，皆卓如在京所爲也。以電文『伯熙』字誤作『伯翊』，徐花農疑爲褚伯約之誤也。時褚方劾李瀚章，而予之奏實鄉人陳景華賄褚爲之，李畏褚，遂令自行焚燬，粵城謗不可聞。

八月游羅浮，九月歸復講學，十月曹箬偉卒。箬偉聰悟，堅苦成學，以詣羅浮求道，感

瘴死，率同門弔其家，痛哉！十一月游廣西，住風洞，刻記於黨人碑，搜得康岩素洞，自名而刻石焉。桂中諸士王濬中穎初、况仕任，黎文幹來學，王穎初老矣，嘗爲教官，志清而氣直，好心學。寓桂林凡四十日，往來在山水窟中亦四十日，日日搜岩剔壑，及赴官紳燕會，若經年矣。

五月方在京師，有貴人問曰：「國朝可百年乎？」吾答之以「禍在眉睫，何言百年？」貴人甚謬之。時擬以三千萬舉行萬壽，舉國若狂，方謀保舉，而孫毓汶當國，政以賄成，大官化之，惟事娛樂，內通李聯英，相與交關，政俗之污壞，官方之紊亂，至是歲爲極。不數日，聞朝、日之事。十七日，出及天津，則調衛汝貴乘海晏輪船東渡，衛方被酒未醒也。已而東事累敗，恭邸、李高陽、翁常熟入軍機，並督辦軍務焉。吾昔上書言「日本改紀，將窮朝鮮而窺我邊，」又言「數年之後，四夷逼於外，亂民起於內，安能待我十年教訓乎？恐無及也。」不及六年變作，不幸而言中矣。桂林山水極佳，山居舟行，著春秋董氏學及孔子改制攷。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三十八歲。

正月還粵，二月初一至，而二十四日禮吉死矣。哭之慟，欲爲立墓碑，至今未果也。禮吉聰明絕人，而氣魄剛毅，大道完成，爲負荷第一人，竟夭年，僅二十六，痛哉。十二日偕卓如、梁小山入京，將至大沽，日人來搜船，當頗憤，以早用吾言，必無此辱也。時內廷預

備車輛五百，以備遷都，朝士紛紛，多慮國亡出京師者，吾謂此舉僅如土耳其者，必不亡，故決入京，與梁小山寓金頂廟。時旅順已失，朝廷震動，命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及前巡撫邵友濂往日本請和，日本以非全權不受。再命大學士李鴻章求和，議定割遼、臺，並償款二萬萬兩。

三月二十一日電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摺拒和議，湖南人和之，於二十八日粵楚同遞，粵士八十餘人，楚則全省矣。與卓如分託朝士鼓（勸），各直省莫不發憤，連日並遞章都察院，衣冠塞途，圍其長官之車，臺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者，卓如濡博書之，並日繕寫，（京師無點石者，無自傳觀，否則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徧傳都下，士氣憤湧，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

先是公車聯章，孫毓汶已忌之，至此千餘人之大舉，尤爲國朝所無。閩人編修黃□曾者，孫之心腹也，初六七連日大集，初七夕，夜徧投各會館，阻撓此舉，妄造飛言恐嚇，諸士多有震動者。至八日，則街上徧貼飛書，誣攻無所不至，諸孝廉遂多退縮，甚且有請除名者。孫毓汶猶慮撓其謀，即先迫皇上用寶，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誣奏海嘯，壘械棄毀，北洋無以爲備，孫毓汶與李聯英內外恐嚇，是日翁常熟入朝房，猶力持勿用寶，電日相伊藤博文請展

期五日。孫謂：「若爾，日人必破京師，吾輩皆有身家，實不敢也。」常熟厲聲責之曰：「我亦豈不知愛身家，其如國事何？」孫知不能強，乃使李聯英請之太后，迫令皇上畫押，於是大事去矣。是時降殊諭，告廷臣，皆哀痛不得已之言。皇上之苦衷，迫逼之故，有難言之隱矣。

李聯英爲宦寺，不識地圖，乃至徐用儀亦然，皆曰中國甚大，臺灣乃一點地，去之何妨？太后聞之，故輕於割棄也。

越日發榜，中進士第八名，本擬會元，總裁徐桐以次篇優優大哉，禮儀三千，題文分天地人鬼四比，惡其太奇，降第五云。殿試朝政皆直言時事，讀卷大臣李文田與先中丞宿嫌，又以吾不認座主，力相排。殿試徐壽蘅侍郎樹銘本置第一，各閱卷大臣皆圈矣，惟李文田不圈，並加黃簽焉，降至二甲四十八名。朝政翁常熟欲以擬元，卷在李文田處，乃於閱鍊等字，加黃簽力爭之，遂降在二等。徐激園、翁常熟告我，問與李嫌之故，故知之，先是殿試朝士皆以元相期，傳臚時，諸王猶言之，是科會朝殿三者，皆失元，區區者不足道，雖王荆公未嘗言之，然本朝科第無不奉座主爲師者，無理已甚。沈子培以吾不認座主爲師，必累得元，力勸折節，至有「道之不行，國之興廢，命也」之語，元亦何與國事，而關係如此。子培以吾之虛望，欲藉以轉移諸公也。然吾以子培力勸，已屈節見座主矣，而卒皆失元，是知一切有命，正可體驗從自己閱歷處受用最確，乃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皆非人所能爲

也。枉己者，徒自貶節而已。

十一日引見，授工部主事，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又生平講學著書，自分以布衣終，以迫於母命，屈折就試，原無意於科第，况仕宦乎？未能爲五斗折腰，故不到署。徐公樹銘至累揖相勸，吾卒不行。前書不能上，二十八日朝政後無事，乃上拒和之論而增末節，於閏四月（按是年爲閏五月，此作四月，實誤。）六日遞之察院，以十一日上於朝，上覽而喜之，甫發下樞垣一時許，樞臣讀未畢，恭邸閱至論礦務一條，以手作圈狀。上既追入，旋發下軍機，命卽日抄四份，軍機本無書手，乃調自內閣，卽日抄呈，以一呈太后，以一存軍機，發各省督撫將軍議，以一存乾清宮南窗小篋，以一存勤政殿備覽觀，於羣臣上書中，凡存九摺、以胡燏棻爲第一，吾摺在第二，至戊戌五月，上再問樞臣以吾舊摺，樞中再檢上，上之強記不遺一善如此。

五月遷出南海館，再草一書，言變法次第曲折之故，凡萬餘言，尤詳盡矣。至察院遞之，都御史徐郵使人告以吾已有衙門，例不得收，令還本衙門代遞。時孫家鼐長工部，頗相慕，友人多勸到工部遞，乃於五月十一日到工部遞之，孫家鼐面爲稱道之詞，許爲代遞，五堂皆畫押矣，李文田適署工部，獨挾前嫌，不肯畫押。孫家鼐礙於情面，累書並面責之，卒不遞。再與卓如、孺博聯名遞察院，不肯收，又交袁世凱遞督辦處，榮祿亦不收，遂決意歸。以京城街道蕪穢，請修街道，附片上焉，既不達，交王幼霞覓人上之，奉旨允行，交工

部會同八旗及順天府街道廳會議，卒以具文覆奏，惟御史陳壁後行之，僅修宣武門一段焉。盛祭酒曰，修道歲支帑六十餘萬金，旗丁、工部、街道廳分之，若必修，則無可分矣，此所以不能行乎？陳次亮、沈子培、皆以時有可爲，非僅講學著書之時，力爲挽留，於是少留。

以士大夫不通外國政事風俗，而京師無人敢創報以開知識，變法本原，非自京師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乃與送京報人商，每日刊送千份於朝士大夫，紙墨銀二兩，自捐此款，令卓如孺博日屬文，分學校軍政各類，日騰於朝，多送朝士，不收報費，朝士乃日聞所未聞，識識一變焉。時翁常熟以師傅當國，撼於割臺事，有變法之心，來訪不遇，乃就而謁之。常熟謝戊子不代上書之事，謂當時實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慙云。乃與論變法之事，反覆講求，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論治之書。時未知上之無權，面責常熟，力任變法，推見賢才，常熟乃謂：「與君雖新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爲子言，宜密之。上實無權，太后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刮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芸閣召見後，卽不許上見小臣，卽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巡數之者，故吾不敢見客，蓋有難言也。」吾乃始知宮中事，然未其深，猶頻以書責之，至謂：「上不能保國，下不能保身。」常熟令陳次亮來謝，其意然苟不能爲張東之之事，新政必無從辦矣。

時常熟日讀變法之書，銳意變法，吾說以變科舉，決意欲行，令陳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將次第行之。然恭邸高陽以常熟有毓慶之獨對，頗妒之，自四月合力攻孫毓汶，李鴻

章，漸不和矣。常熟內畏太后，欲托之恭邸而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卒不行也。時孫毓汶雖去，而徐用儀猶在政府，事事阻撓，恭邸、常熟皆欲去之，欲其自引病，疊經言官奏劾，徐猶戀棧。六月九日草摺，負戴少懷庶子劾之，戴遂巡不敢上，乃與王幼霞御史鵬運言之，王新入臺敢言，十四日上焉。是日與卓如，孺博遊西山登碧雲寺塔，竟夕月明如畫，遠望京師，在烟霧中，樂甚。越月歸，而徐用儀逐出樞譯兩署焉。是時粵撫馬丕瑤受剛毅意，保奏市僧潘贊清爲三品卿，得旨賞給之，草摺交王幼霞附片上之，剛毅曾受其重金，力爲保護，不能去也。

中國風氣，向來散漫，士夫戒於明世社會之禁，不敢相聚講求，故轉移極難。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羣不可，且必合大羣而後力厚也，合羣非開會不可，在外省開會，則一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大夫開之於京師不可，既得登高呼遠之勢，可令四方響應，而舉之於輦轂衆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故自上書不達之後日，以開會之義，號之於同志。陳次亮謂辦事有先後，當以報先通其耳目，而後可舉會。報開兩月，輿論漸明，初則駭之，繼亦漸知新法之益。吾復挾書遊說，日出與士大夫講辨，並告以開會之故，明者日衆。乃頻集通才遊宴以鼓勵之，三舉不成，然沈子培刑部，陳次亮戶部，皆力贊此舉。

七月初與次亮約集客，若袁慰亭、世凱、楊叔燾、丁叔衡、立鈞、及沈子培、沈子封兄弟，張翼之、李謙，陳□□、即席定約，各出義捐，一舉而得數千金，即舉次亮爲提調，張翼之

幫辦，張爲人故反覆，而是時高陽當國，張爲其得意門生，故沈子培學之，使其勿敗壞也。舉吾草序文及章程，與卓如擬而公商之。丁張畏譴，數議未定，吾欲事成，亦迂廻而從之。於是三日一會於炸子橋嵩雲草堂，來者日衆，翰文齋願送羣書，議開「書藏」於琉璃廠，乃擇地購書，先囑孺博出上海辦焉。是時徧尋琉璃廠書店，無一地球圖，京師錮塞，風氣如此，安得不敗？時英人李提摩太亦來會，中國士夫與西人通，自會始也。

英美公使願大助西書及圖器，規模日廣，乃發公函於各督撫，劉坤一、張之洞、王文韶、各捐五千金，乃至宋慶、聶士成、咸捐數千金，士夫雲集，將俟規模日廓，開書藏，派學游歷，然而丁、張斷斷挑剔，張更藉以漁利，以開局於琉璃廠，張欲託之爲書店之狀，吾面折以「今日此舉，倡天下之士，若以義始，而以利終，何以見天下乎？」張語塞，然而舉座不懌。時報大行，然守舊者疑謗亦漸起，當時莫知報之由來，有以爲自德國者，有以爲出自總理衙門者，既而知出自南海館，則羣知必吾爲矣。張既懷嫌，乃因報之，有謠言從而扇之，於是大學士徐桐、御史諸成博皆欲劾奏，沈子培、陳次亮皆來告，促卽行，乃留卓如辦事，而以八月二十九日出京。

先是六月創報，吾獨自捐款爲之，後陳次亮、張君立皆來相助，而每期二金，積久甚多，至八月節盡典衣給之，得次亮助盤費乃能行。二十四日同會諸子公餞唱戲，極盛會也。是日合肥自願捐金二千入會，與會諸子擠之，議論紛紜，楊崇伊參劾之，遂始於此。張孝謙

又邀褚成博、張仲忻二人入會，二人臺中最氣餒縱橫者，蓋會事甫盛，而衰敗即萌焉。

九月初二日到天津，初三日遊山海關，入各防營，視兵望海。山海關本無形勢可守，明世防遼，爲東道扼要之地，若今海舶亦通，環海寸寸可擾，山海關防兵實可罷矣。見陝撫魏午莊光燾相待甚殷，惜其未知新法也。十二到上海，十五入江甯，居二十餘日，說張香濤開強學會，香濤頗以自任，隔日一談，每至夜深，香濤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必供養。又使星海來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豈爲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其所學，香濤奚取焉。」在江甯時，事大順，吾曰，此事大順，將來必有極逆者矣。與黃仲波、梁星海議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濤以論學不合背盟，電來屬勿辦，則以「會事大行，不能中止」告，乃開會賃屋於張園旁，遠近響應，而江甯一切不來，處處掣肘，即無楊崇伊之勳，亦必散矣。

時金陵有楊仁山者，講佛學有道士也，曾游倫敦，得儀器甚多，吾爲強學會購之，凡三千餘金，其天鏡大者，能窺見火星之山海矣，以其小者送之京局。後香濤、星海背盟，王雪晴允捐之後亦背，及京局有變，款不能結，吾賠累歸之，滬局之器還之楊，然以此誘甚多，蓋任一小事皆極難，但吾惻隱之心，不以難而變耳。

吾以十二月母壽，須歸，先調君勉、易一來辦事，急須開報，以用孔子紀年，及刊上諭事，江甯震動，適有京師劾案，遂藉此停止。自強學會開後，海內移風，紛紛開會，各國屬

目，自封禁後，漸諱新政，方當西后杖二妃，逐侍郎長麟、汪鳴鑾，志銳之時，至逾年二月，撤毓慶宮，逐翁常熟、文芸閣，殺寇良才，將築圓明園以幽上，於是開新之風掃地矣。

先是翁常熟在毓慶宮獨對，吾頻謂之曰：「公趁此舉大事，不可失，若能行新政，廢八股，則一月中新政甚多，公即去官可矣。若度不能行，則勿如先辭毓慶宮，蓋同相而獨對，僚友所忌也，徒取辱耳。」公亟辭之。又翁常熟五月前能從容講求新政，及六月派總理衙門行走，事殷多至夜分，自此不暇見士大夫，而一事不辦；吾累書勸其力辭總署之差，常熟不能從，後以割膠事爲罪謫所歸，榮祿嗾其私人劾之，常熟卒以是逐，常熟去官後云，悔不聽我言也。（此書爲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敘事止於是歲，門人羅孝高不知從何得之，蓋戊戌抄改，謄於人間，而孝高得之也。更姓年七十記。）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九歲。

講學於廣府學宮萬木草堂，續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春秋學，使徐君勉、王鏡如爲學長。七月與幼博弟游羅浮，八月游香港，十月至澳門，與何君穗田創辦知新報，將游南洋，不果。穗田慷慨好義，力任報事，後還省城。六月時在同人局行抽籤舉局長，行地方自治法，惜無人能行之，遂罷局事。先是爲同人購書千餘金略備，是以感欲成書院，卒不能。十二月游廣西，與羽子兄偕鏡函偕行，鏡函學佛，若有得而狂不可近，蓋所謂天魔入心者，至陽朔遺之還。自丙戌年編日本變政化，披羅事蹟，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書甚多，乃

令長女同薇譯之，稿乃具，又撰日本書目志。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四十歲。

正月十日到桂林，再寓風洞，擬築桂林馬路，以山路不合，未成。然用日本伊豆人力車則可行也。

與唐薇卿、岑雲階議開聖學會，史淳之撥善後局萬金，游子岱布政捐千金，蔡仲岐按察希紳激昂高義主持之，乃爲草章程序文行之，假廣仁善堂供孔子，行禮日、士夫雲集，威儀甚盛。既而移之依仁坊彭公祠，設書藏、講堂，義學，規模甚敞。日與學者論學，義學童幼尤彬彬焉。暇則游山，桂林山水既極勝，去城七里，有中洞者岩若一室，兩面皆通，俯瞰諸岫，石筍巖然，吾欲於此結精舍焉。四月興安會匪大作，陷灌陽，各縣蠢動，勸史撫於桂林戒嚴，不顧也。與唐薇卿謀請其歸鄉辦團，以聖學會行之，唐薇卿慷慨自捐數千金募勇，吾乃夜叩蔡臬門，請其假軍械焉，時五月抄也。編春秋考義，春秋考文成，撰日本書目志成。六月還粵講學，時學者大集，乃晝夜會講。八月納妾梁氏。八月築室花埭，將終隱焉。乃室成而未歸，已被抄沒。人生原逆旅，我身非我有，而何有一室哉？吾一生不用營謀，稍營謀輒無益，更可信天命也。

月杪攜同薇至上海，九月游西湖，十月還上海。中國人滿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亂離迫至，徧攷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吾近，地域數千里，亞馬孫河貫之，

肥饒衍沃，人民僅八百萬，吾若遷民往，可以爲新中國，當乙未，吾欲辦此未成。與次亮別曰：『君維持舊國，吾開闢新國。』時商割錢後，一切不變，壓制更甚，心慮必亡，故欲開巴西以存吾種。乙未之歸，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來約通商招工，其使來至香港，而東事起，巴使在香港候吾事定，至數月，東事益劇，知不諧乃歸，吾港澳商咸樂任此，何君穗田學畫甚詳，任僱船招工之事。於是擬入京舉此，適膠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書言事，工部長官淞淮讀至『恐偏安不可得』語，大怒，不肯代遞。

又草三疏交楊叔燾，分交王幼霞、高理臣上之，乃與曾剛甫約同遞察院，先與都憲徐壽蘅言之，壽蘅守舊而能待士，不以此摺爲然，而尤爲我代遞也。李蕊園侍郎激厲忠憤，欲聯九卿上摺，爲草之後，無聯名者。李公交司業貽穀上之，既謁常熟，投以書告歸。

與李合肥言巴西事，許辦之，惟須巴西使來求乃可行，是時將冰河，於十八日決歸，行李已上車矣，常熟來留行，翌日給事中高燮曾奏薦請召見，並加卿銜出洋，常熟在上前力稱之，奉旨交總理衙門議，許應駁阻之於恭邸，常熟再持之，恭邸乃謂『待臣等見乃奏聞，』奉旨令王大臣問話，御史楊漪川深秀，博學高節，來談，欲相奏薦，草稿有『大才槩槩，孤忠耿耿』之語，力辭之。

時欲續強學會之舊，先與鄉人士開會曰粵學會，於十二月十三日在南海館創辦，京友集者二十餘人，以各會館皆爲京官會集，欲因而導之，乃草疏交御史陳其璋上言，請將總署同

文館羣書頒發各省會館，以便各京官講求，奉旨俞允。又與文中允煥，夏編修虎臣及旗人數輩，創經濟學會，已爲定章程呈慶邸，請慶邸主之，且爲慶邸草序文，既而以欲刪「會」字，議不合，事遂已，乃令丁叔雅、佐壽百福、成知耻會。

自十一月十二日，德人發砲據膠州，擄去提督章高元，朝廷託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張樵野日與譏和未就。日人參謀本部神尾宇都宮來覓鄂督張之洞，請助聯英拒德，時經割臺後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卻日本之請。吾走告常熟，明日本之可信，且與日使議請將償款再攤十年，並減息，日使矢野君極有意，而吾政府終不信是議，乃爲御史楊深秀草疏，請聯英、日，又爲御史陳其璋草疏，再請聯英、日，略謂：「英自康熙十一年，以救西班牙立主與法戰，乾隆六年以救澳與普法戰。又二十一年以救普與法、俄、瑞、澳戰。嘉慶元年攻法拿破崙而救普。咸豐三年至五年，與法救土耳其而聯俄。頓重兵於斯巴士撥，死士二萬，糜兵費七千萬鎊。光緒二年與法、奧、意、救土耳其而拒俄，頓重兵於毛魯塌島，故英真救人之國也。日本與我唇齒，俄德得志東方，非彼之利者。昔東事之役，彼以國小變法自強已久，欲奮揚威武，以求自立，既得勝，得遼東而不得，其勢不得不恨俄、德，其來請聯助，乃真情也。英海軍甲地球，又扼蘇彝士河之權利，若英不欲戰，歐西各國不能飛渡，若聯英、日，則東西南三面如環玦，皆可晏然，今地球大勢東流，皆以我爲土耳其，若我與聯，英人必出。」

上於常熟，請主持之，乃作聯英、日策，徧告朝士，李蕊園侍郎深然之。持以示廖仲山尙書，合肥不以爲然，因而詰張樵野，張謂：「英大國，未必許助我。」遲疑不敢發，遂削膠州。已而英使果出，請將旅順、大連灣、威海衛通商。及俄使巴德蘭富聞悉，當大怒，謂李合肥曰：「若貴國必要將大連灣旅順通商，則吾兩國從前盟約皆斷。」朝議數日不敢決，吾聞之，上書常熟曰，此中國生機也。吾意且欲盡開沿邊口岸以衆國敵俄，況旅順、大連灣乎？必勿拒英，雖俄怒，以諸國力抗之，必無害也，言甚切。又與張樵野言，張以吾言英可聯，今英果出，甚信之，謂可面告常熟，卒不遇，而西后及恭邸畏俄甚，卒不徇英請。

時償日本之一萬萬，英人又許代借三厘息不扣，俄聞之，又強相借四厘息扣，於是議論紛紛，有主兩借者，有主兩不借者。吾言借英款。俄大言恐嚇，必不緣此小故發兵也，政府畏俄，又不敢，乃用兩不借之說。此事英實有庇護之意，而兩拒之，殊爲失機，惟有與同志歎息而已。然經此事後，俄、英、日之情皆見，朝士漸知英、日之可信，而知俄之叵測，自此羣議，咸知聯英、日矣。

吾又告常熟謂俄欲耽耽，諸國並來，吾無以拒之，請盡開沿邊各口，與諸國通商，既可藉諸國之力以保境，又可開士民之知識，又騰書與廖仲山言之，常熟大以爲然，倡言於總署，於是王大臣集議，多不通情勢，咸駁是說，議不行，然自是大連灣、廣州灣之要素，自此紛紛矣。

是多幼博在上海大同譯書局刻孔子改制攷，春秋董氏學，日本書目志成，時嚴範孫請開經濟特科，常熟主之，此事遂成。其章程與沈子培同議之者也，乃說常熟並張樵野成之，藉此增常科以陰去八股。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十一歲。

正月初二日，總理衙門總辦來書，告初三日三下鐘王大臣約見，至時李中堂鴻章、翁中堂同蘇、榮中堂祿、刑部尚書廖壽恒、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相見於西花廳，待以賓禮，問變法之宜。

榮祿曰：「祖宗之法不能變。」我答之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爲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時制宜，誠非得已。」

廖問宜如何變法？答曰：「宜變法律，官制爲先。」

李曰：「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答曰：「今爲列國並立之時，非復一統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統之法，弱亡中國，皆此物也，誠宜盡撤，即一時不能盡去，亦當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翁問籌款，則答以：「日本之銀行紙幣，法國印花，印度田稅，以中國之大，若制度既變，可比今十倍。」於是陳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政、鐵路、郵信、會社、海軍，陸軍之法，並言日本維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備，與我相近，最易仿摹，近來編輯，有日本

變政攷，及俄大彼得變政記。可以採鑑焉。至昏乃散，榮祿先行。是日恭、慶兩邸不到，閱日召見樞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見，恭邸謂請令其條陳所見，若可採取，乃令召見。上乃令條陳所見，並進呈日本變法攷及俄彼得變政記。

七日乃奏陳『請誓羣臣以定國是，開制度局以定新制，別開法律局、度支局、學校局、農局、商局、工局、礦務、鐵路、郵信、會社、海軍、陸軍十二局，以行新法，各省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治。』於是晝夜繕寫日本變政攷，俄彼得變政記二書，忙甚。

正月琉璃廠火神廟百貨並陳，僅於人日一游，餘無暇晷。時粵學會數日一集，各省會漸成。五月初十日林暉谷開閩學會成，十八日宋芝棟、李孟符開關學會成，楊叔燭蜀學會亦成，於是鼓動直隸及湖南、浙江、江西、雲貴，令各開會矣。

前摺許應騷仍攻擊於恭邸前，抑壓遲遲，至二月十三日乃上，卽下總署議，常熟將欲開制度局，以我直其中，時進呈俄彼得變政記，附片請變生童歲科，試易八股以策論，並下總署議。已而俄人索旅順、大連灣。

三月初一日，吾上摺陳三策請拒之，若出於戰，則敗而復割未遲；否則用西人蒲盧蔘士之例，聽俄人佔據，非吾所願，猶可取也；三則請盡開沿海口岸以利益各國，俄人當無如何。已聞定計將割矣，時門人麥孺博公車適來，吾口授一摺，請以旅、大與諸國。聯英拒俄，言極激切，立寫上。又令孺博與龍贊修況晴皋等百數十人，於初五日遞呈都察院，則已於初四

日靈押矣，察院亦不收矣。於是法索廣州灣，英索九龍、威海，無不惟命是聽，然英之索威海，爲拒俄也，固我所欲與。當俄之索旅、大也，上大怒，面責恭邸及合肥，謂汝等言俄可恃，與定約，輸以大利，今約期未半，不獨不能阻人之來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約之謂何？蓋李合肥與俄聯盟，保五年太平也。恭、李皆免冠叩首曰：「若以旅、大與之，密約如故。」上大怒向，西后變色，后曰：「此何時，汝乃欲戰耶？」上默然而出，遂定約。

時御史文悌素託大言，謂欲願一死以報國，又見華再震輝、高理臣、王佑遐等，勸共聯入乾清門，伏闕痛哭，請拒俄變法，文悌許之，楊漪川亦許之，吾愛漪川欲留爲他日，乃爲文悌草摺，及彼上時，自改請令使俄辦之，若不許，則自刎俄人前，蓋逆知朝廷必不聽其使俄生事也。

是時以旅、大、事，朝廷震悚，不遑及內政，故寫書已成不進，至初八日進呈，附日本變政攷，順時呈泰西新史攬要，時事新論等書。時償日本之款甚急，中允黃思永請用外國公債法，行昭信股票，下戶部議。北樞房總辦陳宗煥、晏安瀾、素主搜括也，力主之，司員簽名者二十餘人，吾聞而投書常熟，力諍之，謂「方今無事，何爲作此亡國之舉！乙未借民債，雖張之洞之六十萬，亦不肯還；民怨久矣，中國官民之隔久矣，誰信宦者？且名爲借債，而以官力行之，吾見乙未之事，酷吏勒抑富民，至於鎖押迫令相借，既是國命，無可控訴，酷吏得假此盡飽私囊，以其餘歸之公，民出其十，國得其一，雖云不得勒索，其誰信之？徒飽

貪吏，於國計無益，而生民心，爲淵駭魚，明世加糧，可爲殷鑒。」言極激切，並以書責樵野，而摺已上，卽日奉旨行，不可挽回。然各省分派，僅得千餘萬，不足爲償日之用，再與德華、滙豐兩銀行借一萬萬兩，八折、四厘半息，去年英借而不受，今乃息昂重扣而取之，失策甚矣。且歲歲借款，挖肉補瘡，僅支目前，而絕不爲經營自強計，則賠款無已時，借款亦無已時，是坐自斃也。

今統籌大局，非大籌五六萬萬之款，以二萬萬築全國鐵路，限三年成之，練兵百萬，購鐵艦百艘，偏立各省各府縣各等各種學堂，沿海分立船塢，武備水師學堂，開銀行，行紙幣，如此全力並舉，庶幾或可補救。以全國礦作抵，英、美必樂任之，其有不能則籌邊外無用之地，務在籌得此巨款，以立全局。既與常熟言，薦容純甫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款。又草摺二分，交御史宋伯魯，陳其璋上之。樞垣疑其不能行，留中，真可惜也。

又草請改律例摺與王佑退上之，時粵中草堂，徒侶雲集，前摺既緣膠旅事擱起，知其不行，將擬歸，以公車咸集，欲徧見其英才，成一大會，以伸國憤，由是少盤桓焉。李木齋亦來言開會事，卓如新在湖南開南學會極盛，時扶病來京，幼博以醫卓如故，同寓三條胡同金頂廟，乃定於二十二日開保國會於粵東館，爲草定章程，士夫集者數百，投籌公舉演說，舉吾登座，樓上下人皆滿，聽者有泣下者。蓋自明世徐華亭集靈濟宮講學後，未有斯舉也。二十五日再集於崧雲草堂。二十九日再集於貴州會館，人皆逾百數。是時各省人士應時開會，

保瀆會，保浙會繼起，人數皆逾百數，當是時公車如雲，來見者日數十，座客填塞，應接不暇，分日夜之力，往各會宣講，客來或不能見，見亦不能答拜，多有怨者。

吏部主事洪嘉與者，守舊之有心力，能樹一細黨者，三來拜，不得遇，聞者忘其居址，又不答拜，洪以爲輕己，乃大造謠，於是謗言益作。浙人孫灝者，欲得舉經濟特科，洪給之謂某公惡康，若能攻之，必可舉特科也。孫故無賴，喜從之，洪乃草駁保國會議，謂吾將欲爲民主教皇，刻數千本，徧投朝貴，於是謗言益沸，乃停會，而四方之士，投書與會者紛紛，於是李盛鐸參保國會以求自免。

四月初七日，潘慶瀾附片劾吾聚衆不道，上曰：「會爲保國，豈不甚善！」然慮西后見之，特抽出此片。蓋吾正月之摺，已請開社會局，明會黨之善，又編日本會黨攷，附日本變政紀進呈，上知各國通行之俗，以開民智而勵士氣者，故不禁也。時御史黃桂鋆劾保瀆會、保浙會、及保國會，皆洪嘉與爲之云。於是謗言塞途，賓客至交，皆避不敢來，門可羅雀，與三月時成兩世界矣。

上讀日本變政攷而善之，再催總署議覆，然以粵中學者咸集，已決歸。上時決意變法，使慶邸告西后曰：「我不能爲亡國之君，如不與我權，我寧遜位。」西后乃聽上。於時恭邸薨，吾乃上書常熟，促其亟變法，勿失時，常熟以吾謗鼎沸，亦欲吾去，乃召還，亦聽吾歸矣。

時與日本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清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大會於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時舊黨愾甚熾，常熟頻被劾，以吾行後，無人鼓舞，故欲成數事乃行。十八日乃草摺請定國是，而明賞罰，交楊漪川上之，略謂：『門戶水火，新舊相攻，當此外患交迫，日言變法，而衆論不一，如此皆由國是未定故。昔趙武靈之胡服，秦孝公之變法，俄彼得及日本維新之變法，皆大明賞罰，定國是而後能行新政。』又爲一篇，交徐子靜學士上之，徐君廉靜寡欲，無意仕宦，吾以開會，由金頂廟選出上斜街，與徐宅相望，日夕過從，徐君老而好學，乃至請吾說春秋，側座聽之，近古所無也。

二十三日奉明定國是之諭，舉國懽欣。先是又草變科舉摺，亦爲二篇，分交楊漪川、徐子靜上之，又草請派近支王公游歷摺，請開局譯日本書摺，請派游學日本摺，皆由楊漪川上之，奉旨允行。又爲宋芝棟侍御請催舉經濟特科摺，又盛宣懷借款八百萬，歲息約三十餘萬，無人敢言之，乃請提其息爲譯書學堂之費，皆奉旨允。於是學堂有款，而舉特科者紛紛矣。又爲御史李盛鐸草譯書、游歷及明賞罰、辨新舊摺，李上之，附片卽言勿用新進，蓋聞吾之召用也，人咸謂其自相矛盾云。

是時已定二十四日出京，適見家書云：『粵中疫癘甚盛，學者皆散歸，宜遲歸，卽還，亦當在上海少候。』是日以國是既定，與其候於上海，不如少留京師，或更有補，遂遲遲行。二十五日忽爲徐學士薦備顧問，奉旨着於二十八日預備召見，二十七日詣頤和園，宿戶部公

所，即是日懿旨遂常熟，令榮祿出督直隸，並統三軍，着二品大臣具摺謝恩並召見，並令天津閱兵，蓋訓政之變，已伏於是，於是知常熟之逐，甚爲灰冷。

二十八日早入朝房，遇榮祿謝恩，同對，與談變法事。榮入對，即面劾吾辯言亂政矣。榮祿下，吾入對，上問年歲出身畢，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洊至，覆亡無日。」上即言：「皆守舊者致之耳。」吾即稱：「上之聖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則藥卽在此，卽知守舊之致禍敗，則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

上言：「今日誠非變法不可。」吾言：「近歲非不言變法，然少變而不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連類並敗，必至無功。譬如一殿，材既壞敗，勢將傾覆，若小小彌縫補漏，風雨既至，終至傾壓，必須拆而更築，乃可庇託，然更築新基，則地之廣袤，度之高下，磚石楹桷之多寡，窗門檻樞之濶窄，灰釘竹屑之瑣細，皆須全局統算，然後庀材鳩工，殿乃可成，有一小缺，必無成功，是殿終不成，而風雨終不能禦也。」上然之。

吾乃曰：「今數十年諸臣所言變法者，率皆略變其一端，而未嘗籌及全體，又所謂變法者，須自制度、法律、先爲改定，乃謂之變法。今所言變者，是變事耳，非變法也。臣請皇上變法，須先統籌全局全變之，又請先開制度局而變法律，乃有益也。」上以爲然。

吾乃曰：「臣於變法之事，嘗輯攷各國變法之故，曲折之宜，擇其可施行於中國者，斟酌而損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條理，皆已備具，若皇上決意變法，可備採擇，但待推行耳。」

。泰西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吾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衆，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爲萬國，以皇上之聖，圖自強，在一反掌間耳。」上曰：「然，汝條理甚詳。」吾乃曰：「皇上之聖既見及此，何爲久而不舉，坐致割弱？」上以目視簾外，既而歎曰：「奈擊肘何？」

吾知上礙於西后無如何，乃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舊，不通外國之故，皇上欲倚以變法，猶緣木以求魚也。」

上曰：「伊等皆不留心辦事。」對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資格遷轉，至大位時，精力已衰，又多兼差，實無暇晷，無從讀書，實無如何，故累奉旨辦學堂，辦商務，彼等少年所學皆無之，實不知所辦也。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廣其登荐，予以召對，察其才否，皇上親拔之，不吝爵賞，破格擢用，方今軍機總署，並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兩官，分任內外諸差，則已無事不辦，其舊人且姑聽之，惟彼事事守舊，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意旨所在，凡變法之事，皆特下詔書，彼等無從議駁。」

上曰：「然。」對曰：「昨日聞賞李鴻章、張蔭桓寶星，何不明下詔書。」上一笑。曰：「自割臺後，民志已離，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詔，無以收拾之也。」上曰：「然。」吾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開，故雖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開之故，皆以八股試士爲之。」

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羣臣濟濟，然無以任事變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臺遼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於朝廷，而賠於八股，膠州、旅大、威海、廣州灣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上曰：「然，西人皆爲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爲無用之學，故致此。」

對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上曰：「可。」對曰：「上既以爲可廢，請上自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上曰：「可。」

上曰：「方今患貧，籌款如何？」乃言日本紙幣銀行，印度田稅。略言其端，既而思昭信股票，方提爲起行宮，若縱言其詳，則未能變法先害民矣。乃略言：「中國鐵路礦務滿地爲地球所無，若大舉而籌數萬萬，徧築鐵路練民兵百萬，購鐵艦百艘，徧開郡縣各種學堂，水師學堂船塢，則一舉而大勢立矣，但患變法不得其本耳。中國地大物博，藏富於地，貧非所患也，但患民智不開耳。」於是言譯書、游學、派游歷等事，每終一事，稍息以待上命，上猶不命起，乃重提，徧及用人行政，末及於推廣社會，以開民智而激民氣，並撫各會匪。因謝保國會被劾，上爲保全之恩，上皆點頭稱是。又條陳所著書及教會事，久之，上點首云：「汝下去歇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摺條陳來。」乃起出，上目送之。蘇拉迎問，蓋對逾十刻時矣，從來所少有也。

既退出，軍機大臣面諭旨，著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時李合肥謝恩同下，面色大變，

對我歎惜，謂榮祿既在面前劾我，又告剛毅上欲賞官勿予，當予微差以抑之。上問樞臣以位置吾時，廖仲山將欲言請賞五品卿，而剛毅班在前，請令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蓋欲以辱屈我也。

於是發書告宋芝棟令其即上廢八股之摺，蓋已早爲草定者。乃與幼博游西山，既還，將謁詣宮門謝恩，以諸頑忌甚，又無意當差，於初一日乃具摺謝恩，並再陳「大誓羣臣，統籌全局，開制度局」三義，又陳請廢八股及開孔教會，以衍聖公爲會長，聽天下人入會，合天主、耶穌教各立會長與議定教律。凡有教案，歸教會中按照議定之教律商辦，國家不與聞。並進呈孔子改制攷，請聽沿邊口岸准用孔子紀年，附呈列國歲計政要，疏留中。

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廢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棟摺上，上即令樞臣擬旨，是日京師譁然，傳廢八股，喜色動人，連數日寂然。聞上得芝棟摺，即令降旨，剛毅請下部議，上曰：「若下禮部彼，等必駁我矣。」剛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數百年，不可遽廢，請上細思。」上厲聲曰：「汝欲阻撓我耶？」剛乃不敢言。及將散，剛毅又曰：「此事重大，願皇上請懿旨。」上乃不作聲。既而曰：「可請知。」故待初二日詣頤和園請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於西后，下扼於頑臣，變法之難如此，及命下之日，懍聲雷動，去千年之弊政，非皇上之聖武，豈能若此之剛斷乎？

初三日，總理大臣代遞謝恩摺，上命曰：「何必代遞，後此康有爲摺，可令其直遞來。」

「又令樞臣廖壽恒來，令即將所著日本變政攷，波蘭分滅記、法國變政攷、德國變政攷、英國變政攷、立即抄寫進呈。乃片陳謹當晝夜編書，不能赴總署當差，並面告李合肥、廖仲山、張樵野以不能奔走此差辭之。向例總署章京由各部司員攷取又覆試之。其最高列者，尚須一二年，然後能傳到，傳到僅當譯電等差，有年乃轉司務廳，又一二年乃得派入各股，及數年乃可升提調，然後升幫辦，總辦、吾被特旨派差，爲向來所無，入署即可派總辦、提調，知交多勸就之，吾終不爲屈也。」

鄉會試既廢八股，而用策論，生童歲科試仍未改，吾三月所上之摺，交總署議而未行，欲因勢並行之，乃自草一摺，爲楊瀚川草一摺，又令卓如草一摺，交宋芝棟上之。奉旨允行，於是歲科試均廢八股而改策論矣。時八股士驟失業，恨我甚，直隸士人至欲行刺。于晦若至，屬吾養壯士，住深室，簡出游以避之，吾笑而不避也。

時以愚民之害既去，當開民智，泰西文明，多由於有製新器，著新書，尋新地之賞，初八日上摺言之，奉旨交總署議。張樵野即屬卓如議稿，乃爲議定，即令總署奏定章程，頒行天下者也。時新定國是，廢八股，舊黨謗甚沸，御史文悌、黃桂壘等奔走謀之，聚議將聯名翻國是，復八股。乃草摺交楊瀚川上之，請御門督羣臣，並定謗新政之律，其有敢請亂國是復八股者重懲之，於是上諭再責舊黨，謗謀乃少息。

時許應駟議經濟特科及廢八股事，多方阻撓，御史楊瀚川、宋芝棟聯名劾之。上惡其阻

撓科舉，則定罷斥，剛毅乞恩，不許、請令總理衙門查覆，不許，乃請令其自行回奏，上不得已允之。許應騫夜走請於剛毅，剛屬其牽攻我可免，許從之。上重於爲我故，去大臣，故聽之。於是與洪嘉與聳文悌劾宋楊而專意及我，軍機得文摺喜，以爲必去我矣。上閱摺大怒，謂文悌受許應騫指使，將革職，剛毅求之，乃令回原衙門行走。凡言官回郎署，例不補缺不派差，與革職無異也。其摺誣甚。非上之明，吾不免久矣。彼來吾八次，而謂來二次，彼摺皆倩吾作，而攻宋楊倩吾作摺，甚至盡棄名教，保中國不保大清，走胡走越，後此僞論，皆緣此摺爲定案也。

吾累年來京，皆寓金頂廟，入城多宿於是，帶衾枕者，以僧寧無是也。文悌心術詭詐，彼留吾談，而詢吾從僕，曾訪樵野，卽以爲吾宿樵野所，樵野無端被禍，實文悌妄指爲之。京帥危疑之地，可不謹哉！

以新定科舉事，請採用朱子科場貢舉，議分科試士，令人習一經，如詩一科，書一科，易一科，儀禮一科，禮記附，春秋公羊穀梁一科，左傳附之，史記兩漢書一科，三國晉六朝史一科，唐五代宋史一科，遼金元明史一科，國朝掌故若會典東華錄十朝聖訓一科，經史各五科。四書則人人須通，西學則人專一門，普通之學，以爲論。自草一摺，爲徐學士草一摺，奉旨禮部議，爲所駁；附片請將優拔貢改試策論，並請凡朝殿試勿尙楷法，得旨允行。

時大學堂已定，吾乃上摺請於各省開高等學堂，各府開中學，各縣開小學，撥各省善後

款及各規費以充學費，並請廢天下淫祠，以其室宇充學舍，以其租入供學費。二十一日奉旨允行，於時各直省蒸蒸爭言開學矣。吾以鄉落各有淫祠，皆有租入，故欲改以充各鄉落學舍，意以佛寺不在淫祠之列，不意地方無賴，藉端擾挾，此則非當時意料所及矣。

時上頻命樞臣催所著各國變政書，乃晝夜將日本變政攷加案語於其上。凡日本事自明治元年至二十四年共十二卷。更爲撮要一卷，政表一卷附之，每日本一新政，皆借發一義於案語中。凡中國變法之曲折條理，無不借此書發之，兼駭詳盡，網羅宏大，一卷甫成，卽進上，上復催又進一卷，上以皆日本施行有效者，閱之甚喜。自官制、財政、憲法、海、陸軍，經營新疆，合漢滿教男女，改元遷都，農、工、商、礦各事，上皆深然之。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摺之外，樞臣及朝士皆茫不知所自來，於是疑上諭皆我所議擬，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間日進書，上采案語，以爲諭旨。六日進波蘭分滅記，列國比較表，七日進法國變政攷，其德英二國變政攷，至八月上，而政變生矣。自召見後，無數日不進書者，朝士不知進書，輒疑摺函中，纍纍盈帙，故生疑議也。

自四月杪大學堂議起，樞垣託吾爲草章程，吾時召見無暇，命卓如草稿，酌英美日之制爲之，甚周密，而以大權歸之教習。總署覆奏學堂事，大臣屬之章京，章京張元濟來請吾撰，吾爲定四款：一曰預籌巨款，二曰卽撥官舍，三曰精選教習，四曰選刻學書。選刻學書者，將中國應讀之書，自經史子集及西學，選其精要，輯爲一書，俾易誦讀，用力省而成功普，

不至若疇昔廢力於無用之學，以至久無成功也。又所請各分教習，皆由總教習專之，以一事權。時派大學士孫家鼐管學，孫家鼐素知吾，來面請吾爲總教習，並請次亮爲總辦，又來勸駕。時大學肄業，有部曹翰林道府州縣等官，習氣甚深，自度才德年位，恐不足以率之，度教無成，徒增謗議，故面辭之，時孫尙未睹卓如章程也。

時李合肥、樞臣廖仲山、陳次亮、皆勸孫中堂請吾爲總教習，及見章程大怒，以教權皆屬總教習，而管學大臣無權。又見李合肥、廖仲山、陳次亮皆推轂，疑我爲請託，欲爲總教習專權，又欲專選書之權，以行孔子改制之學也，於是大怒而相攻，我遂命卓如告孫，誓不沾大學一差以白其志。時參保國會之餘，孫灝誣攻之後，參保國會之潘慶瀾，又孫之親戚也。又有謠詠於孫之前者，孫於是大有惑志。

始孫頗言變法，與編修蒯光典言曰：「今朝士忠肝義膽，而心通時務者，惟康某一入耳。若皇上責我變法，我惟舉康某人，我則安能？」其相待若此。至是相攻，謂吾孔子素王攷乃自爲教主、民主，於二十九日上摺劾孔子改制攷，並謂康某才氣可用，以爲宜如漢文之待買生，老其才折其氣而後大用之，上令軍機大臣傳旨與孫家鼐，令孫家鼐轉傳旨與我而已。並不明降上諭，蓋我已將孔子改制攷進呈，並無少妄，早鑒在帝心也。

時廣東學政內閣學士張百熙奏薦我經濟特科，又奏保使才，不識其人亦不知其事也。時網羅天下人才及同門才者，交諸公奏薦，陝西劉古愚，皆推轂。時八股已廢，報會紛紛，學

堂大開矣。

六月一日乃上商務一摺，請令十八省各開商務局，先在上海廣東善堂中，公舉通達時務殷實商人試辦，限兩月內草定章程，呈總署進呈御覽，薦上海經元善、嚴作霖爲總辦，廣西龍澤厚副之，奉旨交各直省督撫議行，廣東商務局七十二行，即舉何穗田爲總辦，以知新報曾言商務章程也。儀侃頻書來促章程事，忙甚、令儀侃、孝實議之，時潘衍桐等欲攘商務局事，適岑雲階放廣東布政使，乃以何穗田託之。

時時務報汪康年盡虧巨款，報日零落，恐其敗也，乃草摺交宋芝棟上之，請飭卓如專辦報，並選擇各省報進呈，奉旨交孫家鼐議。時樞臣相惡，欲藉差擠我外出，然後陷之，乃託孫家鼐請我辦官報，並以京銜及督辦字樣相誘，吾卻之。當是時，舊黨謠言充塞，皇上無權，而榮祿等日造謠言，謂上重病，已豫大行衣衾棺槨，諸人皆爲我危。勸我勿預政事。

幼博則專意在廢八股，自廢八股後，民智大開，中國必不亡。上既無權，必不能舉行新政，不如歸去，選通中、西文學者，教以大道，三年當必有成，然後議變政，救中國，未晚也。日以爲言，每當上摺必阻撓之，謂辦此瑣事無謂，日與卓如言之。

時榮祿出天津，條陳辦事情形，有摺上太后，而無摺上皇上，此本朝人臣所未有也。榮祿素結李聯英以媚太后，故迎合李聯英以輕皇上，至是出統三軍，謀定於天津閱兵而行廢止，故敢無君至此。上怒而傳旨申飭榮祿，奏荐三十餘人，上無一召見，無一用者。有要人告

我曰：「我請皇上召見榮祿凡三次矣，上未嘗一召見之，惡榮祿深矣。」

是時榮祿日攻新政，而太監內務府等誘攻皇上無所不至，幼博言之甚切。我則曰：「死生命也，我昔經華德里飛磚掠面，若逾寸，中腦死矣，假中風痰，頃刻可死，有聖主在上，吾以救中國，豈忍言去哉？」幼博又曰：「伯兄生平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中國，殺身無益。」凡言此者屢矣，至是辭官報事，孫家鼐將仍歸之汪康年，卓如慮其顛倒是非也，故請我領之，吾亦以朝局危疑，欲藉此以觀進退，乃許之。

初八日孫家鼐入奏，奉旨令督辦其事，吾具摺謝恩，條呈請令武備文官教職以上及諸生閱看，並請定報律，時吾遞書遞摺，及有所傳旨，皆軍機大臣廖仲山爲之。京師謠言，皆謂廖爲吾筆帖式，甚至謂爲康狗者，廖避之。乃面奏，謂官報事宜，令我商之孫某，並傳言謂此後凡報事皆交孫家鼐遞摺，先由軍機大臣傳旨與我，令告知係家鼐，乃見孫家鼐，爲之草摺云：「某月某日康某轉傳軍機大臣面奉諭旨。」此亦可笑事也。孫某再三挑剔，卒用我言，奉旨允，並令我定報律，而諭旨聲明，孫家鼐面奏，蓋專爲避嫌計也。

時正月所上制度局之摺，京師傳之，御史楊漪川、宋芝棟、李木齋、王鵬運，學士徐子靜，皆以制度局爲然，我爲之各草一摺，於五月時分日而上，（皆制度局之意也。）楊漪川、宋芝棟亦奏請御乾清門以誓羣臣，皆爲剛毅所阻，時言新政，皆小臣耳，無大臣言之者。於是卓如爲李蕊園草摺陳四事：一曰御門誓羣臣，二曰開懋勤殿，議制度，三曰改定六部之

則例，四曰派朝士歸辦學校。乃下之慶親王及孫家鼐議，樞垣最惡御門及懋勤殿事，屬慶邸及孫家鼐阻之，上乃催問我總署正月制度局之摺，而責張蔭桓焉。總署以事關重大，派軍機王大臣會議，既會議以敷衍游詞駁之，上發選令再會議，殊批責以無得浮詞搪塞，倘仍敷衍塞責，定必嚴辦，向例非有重大事，無出硃批者，至是咸悚懼。

我請於京師開十二局，外省開民政局，於是流言紛紜，咸謂我盡廢內閣六部及督撫、藩臬司道矣。故張元濟請廢翰林院、都察院，岑春煊請廢卿寺、裁員局，皆歸之於我。於是京朝震動，外省悚驚，謠誦不可聽聞矣。軍機大臣曰：「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我寧忤旨而已，必不可開。」王文韶曰：「上意已定，必從康言，我全駁之，則明發上諭，我等無權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王大臣皆悟，咸從王言，遂定議。

所云誓羣臣定國是一條，以爲詔書兩下，國是已定，此條無庸議。所請選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議制度一條，乃改爲選翰詹科道十二人，輪日召見，備顧問，於是制度局一條了矣。我所請令臣民咸得上書一條，改爲職官遞本衙門，士民遞都察院。我所請開法律局，定爲每部派員司，改定律例。夫司員無權無才，無從定之，又非採集萬國憲法，與我本意大相反矣。學校局一條則以大學堂及各省中小學堂，已經奉旨另辦了之。農工商局則以屢奉諭旨飭辦了之。所謂起民兵以練陸軍，購鐵艦以成海軍，則以裁兵併餉等旨了之。所請民政局，則擬旨令督撫責成州縣妙選人才了之。惟令開一鐵路礦務局，請即在總理衙門派人辦理，於是

所議，我摺似無一語駁者，似無一條不行者，上亦無以難之，雖奉旨允行，而此摺又皆成爲虛文矣。

大官了事，所謂才者如此，雖「輕舟已過萬重山。」而惡我愈至，謗言益甚。然七月令人人上書之事，羣臣紛紛召見，乃至道府專摺，州縣遞奏及制度局懋勳殿之事，皆出於此，然黜禮部六堂，以召榮祿之變，亦萌於此矣。

時編書未畢，未能出京，及辦報館譯書事，擬先遣幼博出京。先是上摺請開農工局，並進呈農學圖，奉旨派端方、吳懋鼎、徐建寅辦理。端方者，剛毅之私人，但爲骨董之學者也；徐建寅者，裕祿之人也；吳懋鼎者，王文韶之私人也；惟徐建寅頗游外國，餘皆非能辦事者。是以各督撫皆藐上繼權，抗不遵辦，於是心力稍倦，吾亦決意出京矣。時奏派狄平接辦報事，而汪康年私改爲昌言報，據而不交，乃與孫家鼐面商，請在京師開局，孫承樞垣意，欲擠我，不願其留京師也，仍屬往上海。乃電江西布政使翁曾桂、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浙江巡撫廖壽豐、並令劉坤一勒令汪康年交出，無得抗旨。劉坤一立即電奏奉旨，令出使日本大臣黃遵憲過滬查辦，劉坤一得旨，即電上海道蔡鈞封禁昌言報，江西亦飭禁。

以報事查辦復留京。時湖南巡撫陳寶箴奏荐我而攻改制攷，上留中。時王先謙、歐陽節吾在湘猖獗，大攻新黨新政，學會學堂一切皆敗，於是草摺交楊漪川奏請獎勵陳寶箴，上深

別白黑，嚴責湖南舊黨，仍獎陳寶箴認真整飭，楚事乃怡然。非聖明洞燭萬里，何能如是。又請親試京僚，黜其不通者，然朝士之冗闕者大恐，剛毅阻之卒不行。時譚鍾麟不行新政，縱盜賊，草摺交宋芝棟劾之，奉旨交陳寶箴查辦。先是爲文悌草摺，劾雲貴總督崧藩貪誣革職焉。

時萬壽，請頒御像，下愛民詔書，以結民心，刊新政詔書，贖黃，遍貼窮鄉僻壤，以廣德意。停止昭信股票，或作爲公債，交回本地方，起農工商之業，以惠民困。刊贖黃及昭信股票事，皆奉旨允行。昭信股票害民至甚，富商小戶，無得免者，至是皆得昭蘇。同日上禁天下裹足摺，請獎勵各省不纏足會，令各省督撫，飭地方官勸誘士庶，做照上海不纏足會例推行。並定律，光緒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歲者，無得裹足，若有裹足者，不准領受封典，諸臣以穢屑不關政體，沮尼不行。時徐致靖學士請開編書局於京師，荐我編萬國強盛弱亡之書，及制度風俗之事，剛毅阻之，謂大學堂已有譯書局，可無庸另開，遂不行。

當萬壽後，進波蘭分滅記，言波蘭俄奧分滅之慘，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國王被俄人控制之害，守舊黨遏抑之深，後國王憤悔變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許變法，卒以割亡，哀痛言之。上覽之爲之唏噓感動，賞給編書銀二千兩。

七月初四日，總理衙門傳言來，謂當有旨到，命勿出門，既而章京李岳瑞來，口傳諭旨，即令僕人將賞銀捧出，此本朝未有之舉，倉卒拜受，不知何以報也。時應詔宮門謝恩，以

上未降明旨，知有曲折，恐爲太后所忌，故亦不敢詣宮門請對，但具摺謝恩，於摺末極陳時變之急，分割之苦，新政變而不變，行而未行之無益，制度局不開，零星散雜之無裨，末復舉波蘭事，反覆言之，摺凡數千言，於是上大感動，從此大發雷霆，非復曩時之迂迴矣，時七月十二日也。附片辨孔子改制攷事，辨孔子稱王爲歷朝封典，非自我創造事。

自上此摺後，以制度局未開，不復言事矣。然修英德變政記，日無暇晷。是時既許羣臣上書，大臣多有抑遏之者，禮部主事王照一摺，條陳請皇上東遊日本痛抑守舊一摺，尙書許應騫，懷塔布擲還，不肯代遞，幼博以爲皇上明目達聰，廣開言路，豈容大臣阻蔽不達，謂宜劾之。小航性勇直，既具摺彈劾堂官，時侍郎堃岫、溥頤在堂，令掌印者勿收，小航懷之而出，謂將遞察院，兩堂乃許代遞，而許應騫遂劾小航「妄請乘輿出游異國，陷之險地，日本素多刺客，昔俄太子出游及李鴻章奉使皆遭毒手，王照既用心不軌，故臣等不敢代遞，乃敢登堂咆哮。」然上閱我所進俄大彼得變政記，已亟以親游外國爲然，乃降旨責禮部六堂蔽塞言路，並云：「親游外國之舉，朕躬自有權衡，無煩該大臣覬覦過慮。」交部嚴議。部議降級，上怒其不遵旨，盡褫尙書懷塔布、許應騫、左侍郎堃岫、徐會澧、右侍郎溥頤、曾廣漢六堂之職，而令羣僚封章直遞。

又令各直省府自行遞摺，各州縣交替撫代遞，上諭謂「藉覘中國人之才識，」自是我請臣民上書之說，乃始行。於是羣僚士庶，情意疎通，奔走輻輳，以報聖主，各衙門每日摺數

十件，厚或盈寸，上鷄鳴而起，披覽章奏，至於日昃不盡，體裁踏雜，上並不責問，至有野民漁人上書，紙用二尺長條，稱及皇上亦不拾頭，上亦一笑置之。又有詆上「變亂祖法，自稱開創，置祖宗於何地者」，樞臣欲之，上亦謂當廣開言路之時，不必有所譴責以塞之，其寬大求言如此。

於是廣開荐賢之路，荐剡交於公車，上每日輪召見之，必問其通時務與否，給事中丁之斌不能答，則面責之，令其講求中外之故。其稱旨者，立行擢用，於是臺諫詞館移風，皆爭講求，又以爭上條陳，京師西書爲之一空，外省八股已廢，改試時務，學堂學會，徧地並起，爭講萬國之故，守舊者知上風旨已定，亦不敢有他言，於是維新之風氣幾定矣。

上以樞臣老耄守舊，而又無權去之，乃專用小臣，特加侍讀楊銳、主事劉光第、中書林旭、知府譚嗣同，以四品卿銜，爲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上以無權用人爲大臣，故名爲章京，特加「參預新政」四字，實宰相也。卽以羣僚所上之摺，令四人閱看擬旨，於是軍機大臣同於內閣，實伴食而已。

有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吾及卓如，上特發交譚嗣同擬旨駁之。又傳我密諭，令林旭帶出，蓋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摺稱師，知爲吾門生。上之用譚嗣同，以其與我同爲徐學士及李芑園尙書所荐，皆吾徒也，故拔入樞垣。楊、劉爲楚撫陳寶箴所荐，而陳寶箴曾荐我，楊瀚川又曾保陳寶箴，上亦以爲皆吾徒也，而用之。時譚復生實館於吾，林墩谷亦日日來，上

意有所欲傳，吾有所欲白，皆藉譚林通之，時李蕊園尙書奏荐甚力，上以忌西后未敢顯然用，故用譚、林、楊、劉代之，上之意極苦矣。

時奏摺繁多，無議不有，汰冗官、廢卿寺之說尤多，上決行之，樞臣力諫不獲聽，且曰：「康有爲並請廢藩臬道府，何爲不可。」而吾向來論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舊，用宋人官差並用之法，如以尙書翰林同直南齋，侍郎編修均兼學政，親王、京卿同任樞垣總署，提督、千把同作營官，專問差使，不拘官階，故請開十二局及民或局，選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舊人。軍機大臣廖仲山聞我論，託人來請我言之，吾乃摺言官差並用之制，引唐宋爲法，舉近事爲例，乃言方今官制，誠不可不改，然一改卽當全改。統籌全局，如折漕之去漕運，抽竈之去鹽官，尤爲要義也。上卽大裁冗散卿寺，及雲南、廣東、湖北三巡撫，及各道各局並及漕運，西后不肯裁漕，而新局之置，上將有待也，廖乃咎我。將請吾諫止裁官，而吾乃請全裁，蓋上於變政勇決已甚，又左右無人顧問議論，故風利不得泊也。

吾以古者皆有散大夫以備諷議，蓋有行政之人，而無議政之人。古今亦無此政體。乃請置三四五品散卿，三四五六品散學士，草摺交徐子靖侍郎上之。時禮部六堂易人，上擢李蕊園倉督爲禮部尙書，王少詹錫蕃爲左侍郎，徐學士爲右侍郎。內閣學士闊普通武嘗上書請開議院，上本欲用之，吾於日本變政攷中，力發議院爲泰西第一政，而今守舊盈朝，萬不可行，上然之。然雖不用闊言，猶拔爲禮部侍郎，上於言必酬如此，知人之明，鼓勵維新，莫不

頌我聖明也。

時章交公車，上尙慮天下人才未盡達，令天下士民有欲上書者，卽交本籍州縣上，於是天下欣欣莫不吐露于聖之前，此則三代懸輶設鐸所未及也。時言者雜沓，無所不有，上於其可者，立予施行。時復生力欲荐吾入軍機，吾自避，徐學士力欲荐吾直懋勤殿，吾因爲行新法，不爲富貴，又以觸西后之忌，辭之極力，而兩君者猶牽強不已。

時吾觀復生及林敏谷之相，謂卓如曰：「二子形法皆輕，不類開國功臣也。今茲維新，關中國四千年大局，負荷非常，而二子起布衣而驟相，恐禍將至矣。昔何晏、鄧騭執政，而管公明謂其鬼幽鬼躁，必及於難，吾今懼矣。」以徐瑩甫及徐毅甫形相甚好，可入軍機，謂卓如福氣過人，或可消弭，並欲爲沈子培奪情，舉吳德瀛小村及孺博數人，又留黃公度勿出。

於時復生、敏谷又欲開議院，吾以舊黨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舉新政，吾以制度局不開，瑣碎拾遺，終無當也，故議請開懋勤殿以議制度，草摺令宋芝棟上之，舉黃公度、卓如二人。王小航又上之，舉幼博及孺博、二徐並宋芝棟。徐學士亦請開懋勤殿，又竟荐我。復生、芝棟、召對，亦面奏請開懋勤殿，上久與常熟議定開制度局，至是得諸臣疏，決意開之。乃令復生擬旨，並云：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故事，飭內監捧三朝聖訓出，令復生查檢，蓋上欲有可據以請於西后也。先是語復生以上無權，榮祿不臣，復生不信，至是乃悟。

是日擬旨樞垣傳出，京師咸知開懋勤殿矣，是月七月二十八日也。

是時以天津閱兵期迫，收兵權則恐警覺，不撫將帥則恐不及事，上果無權，大恐懼。吾於是連日草疏請仿日本立參謀本部，選天下虎視右，上親環甲冑而統之。又請改維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請變衣服于都上海，借行幸以定之，但率通才數十人，從辦事，百官留守，即以大膠威門戶盡失，俄人頓重兵於旅順，扼吾之吭，無可守矣，又北京塵土盈天，泉惡脈壞，王氣已絕。又旗人環擁，舊黨彌塞，下則市儈種種皆亡國之具，不易掃除，非遷都避之無裨，易種新邑不能維新也。下於無形，精選參謀部之兵，才武之將，以師兵鐵艦爲營衛，居於上下，其於新政最便，上皆然之。

先是慮九月天津閱兵即行廢立，夙夜慮此，友明多勸吾避居日本將帥之中，袁世凱夙駐高麗，知外國事，講變法，昔與同辦強學會，迥異，擁兵權，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而袁與榮祿密，慮其爲榮祿用，令徐仁祿殺甫游其幕與之狎，以觀其情，袁傾向我甚至，謂吾爲悲天才。使毅甫以詞激之，謂：「我與卓如、芝棟、復生，屢奏荐於上，不可大用，不知公何爲與榮不治？」袁恍然悟曰：「昔常熟欲增我兵

大兵權。常熟曰，曾左亦漢人，何嘗不能任大兵？然榮祿卒不肯增也。」毅甫歸告，知袁爲我所動，決策召之，於是事急矣。

先是徐學士草摺荐袁，請召見加官優獎之，又交復生遞密摺，請撫袁以備不測。上卽降旨，召袁世凱二十九日至京師，而是上召見於頤和園，交詔與楊銳帶出，稱「朕位且不保，令與同志設法密救。」初一日袁世凱降旨嘉獎，賞給侍郎。初二日明詔敦促我出京，於是國人駭悚，知禍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諭旨，有要事由軍機大臣面傳諭旨而已。至逗遛促行一事，非將帥統分逼撓，無明降諭旨之理，況吾爲微官，報亦小事，何值得明發上諭？既嚴責詫異，便當革職，何得謂欲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聞康有爲素日講求反與獎語耶？又上召見臣工，無煩自明，乃聲明「召見一次，」亦從來未有之事，故國人皆曉然，上復恐吾疑惑，召見林旭，令其持密詔交出。

先是自懷塔布既黜，李鴻章、敬信亦撤去總署差，舊臣惶駭，內務府人皆環跪后前，謂上妄變祖法，請訓政，后不許。立山等乃皆走天津，謁榮祿，請廢立，旗人冠蓋相望。御史楊崇伊，亦榮黨也，草摺請訓政，出示榮祿，榮祿許之，令楊崇伊持摺見慶邸而面商之，慶邸與李聯英皆跪請西后訓政。立山等至謂上派太監往各使館，請去西后，西后大怒，故上自八日還海，請開懋勳殿，都人士方側望，而密詔遽下。榮祿見袁世凱被召，卽調叢士成守天津，以斷袁軍入京之路，調董福祥軍密入京師，以備舉大事。楊崇伊於初二日至頤和園遞

請訓政摺，西后意定，上欲保全我，故促我出京也。

是夜未見旨，飲宋芝棟家，李苾園尙書、徐子靜侍郎在我左右，唱崑曲極樂，而聲帶變徵，曲終哀動，談事變之急，相與憂歎。自是夕與二公（晤）遂不復見矣。既而歸見敦促出京之旨，又見暎谷留書云，來而不遇，屬明日勿出，有要事告。

初三日暎谷持密詔來，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暎谷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起程出京，並開用官報關防。二十九日交楊銳帶出之密詔，楊銳震恐，不知所爲計，亦至是日，由林暎谷交來，與復生跪讀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來，經輩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亦來，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衆痛哭不成聲，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勸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洩，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幼博早已料之矣。

復生入城後，卓如至金頂廟容純齋處，候消息，吾稍發書料行李，是日盡卻客。及夜楊漪川、宋芝棟、李孟符、王小航來慰，楊言京師市人皆紛紛傳八月京師有大變，米麵皆騰貴，並董軍紛紛自北門入，居民震恐，乃有紛紛遷避者，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艦在大沽，將與聯戰，吾未與諸公談密詔事，而以李提摩太交來「瓜分圖」，令諸公多覓人上摺，令請調袁軍入京勸王。至子刻內城開，吾亦入城，至金頂廟候消息，知袁不能舉兵，扶上清君側，無如

何，乃決行。

聞五日袁召見，上另有密詔與袁，則不知其云何矣。聞袁知變不奉命云。容純甫欲請美欽使，然以其無兵，無濟於事卻之，天將明乃睡。九點鐘起訪李提摩太與謀，英公使亦避暑北戴河遠出，無能救者。又惡假權外人，故見伊藤博文，而不請救援，但請其說太后而已。至夕出城，而見南海館屋室牆傾覆，心竊怪之矣。黃仲弢餞我，戒以事變作，榮祿將謀害我，勸易裝出山東，勿經天津，歸則敦谷來言，英俄已開仗。是夕太后還宮，以爲外患方殷，或少紓內憂，稍爲安心，不知榮祿之誑言也。

卓如、幼博咸勸我微服行，吾以死生有命、聽其自然，乃留幼博與卓如謀救上，而獨攜李唐於天未明出京，令幼博帶行李，遲日乃出。幼博送我至門，遂永訣矣。身中猶思仲弢言，或爲山東之念，卒以死生有命，故決出天津不顧。至暮直抵塘沽，即登招商局之海晏矣，以無票不許搭餐房，乃入官艙，以其初六日四下鐘乃開，惡久滯船中，忽思另搭，客棧人噴有煩言，挑夫亦重索價，唐亦謂可勿回，意既決，遂運行李還入店，浴於浴室，至初六日搭太古之重慶輪船，十一下鐘乃動輪，既去天津無恙，亦無戒心矣。

過烟臺，購梨及石子。初九日抵滬兩鐘將入吳淞，出船眺覽，有浙江貢生姚祖義，以其所上書來示，因與議論，而船中莫不知吾者，忽有英人來問：「君爲康某乎？」其人固不識面者。姑應之，英人即入一室，出照相，相視曰：「此君之相乎？」曰：「然。」問曰：君在

北京曾殺人否？」笑曰：「吾安得爲殺人事，何問之奇也？」英人手出其上海道蔡鈞一書，抄白僞上諭一道云：「吾進紅丸弒上，卽密拿就地正法。」覽畢，眩然哭，英人曰：「汝有進丸弒上事否？」卽寫密諭與之，並哭言其故，英人曰：「我英人濮蘭德也，我領事固知君是忠臣，必無此事，且向知汝之聯英惡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可速隨我下輪，事不可遲，恐上海道卽來搜船。」乃隨之下小輪，時聞上弒，又不知英人如何，痛不欲生，卽預爲蹈海計，卽口占一絕句：「忽瀛龍蔡斃太陰，紫微光掣帝星沉，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乃草與家人遺書，及與諸弟子書，及與徐君勉一書，以家事託之，匆匆數言，交李唐密藏之。濮蘭德見吾哀哭，慰之曰：「上大行尙無確信，但傳聞耳，可待之。」乃少節哀，至英兵艦旁之公司船，卽函電澳門知新報陳儀侃、劉孝實、何穗田、告無恙，屬其救家人，又電雲衢書屋、萬木草堂，屬卽移家澳門，英領事班德瑞來見，取回船中行李交來，次日總領事璧君來見，並送行，而上海道連日搜船，追問英領事甚急，旣知救在英船，派人來，則船主不准登船，上海道又派兵船二艘來，英人又派兵船二艘夾護之，仍慮有變，先調威海衛之大鐵艦來護送，是艦方上煤，聞電卽行，艦至爲十二日矣，乃動輪，兵艦咸備戰具，護至福州，道無中國兵艦乃還。

時在滬上，託濮蘭德交大同譯局各書，皆復云，局中無人矣。十四夕到香港，何曉生卽同英港督所派之輔政司波君、總巡捕梅君來迎，蓋璧領事先有電告之也。居英巡捕房，有孺

四弟來見，知家人已到澳，而老母未來，憂思甚矣。十五日張夫人自澳來見，知母適從港到澳，以畏風浪不來。十六日母來抱膝跪哭，幸脫虎口，獨念二叔父介藩公以及二姊四妹並象岡眷屬，乃託陳維昭繞過三水往訪迎之，時逮捕嚴急，親友皆不敢行矣。

先是吾以五日行，僞臨朝於六日廢上，午命步軍統領崇禮率緹騎三百，圍吾所居南海館，捕幼博及門人程式毅子良、錢維驥君白、並僕人王升、王貴、田叔、以去。

是時幼博如廁，本可避矣，館長班恨幼博嘗責之，帶兵往搜，遂及難。車騎塞朱市胡同口，觀者如山，三人各乘一車，至步軍衙門，訊吾何往，答以已出天津，乃拘在押官員之監房，尚有一床一桌，錢維驥流涕震恐，欲尋死，幼博反從容言笑以解之。是時聞交刑部，程式毅曰：「吾等必死矣。」幼博曰：「汝年二十餘，我三十餘，不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一刀而死，不愈於久病歲月而死乎？若死而中國能強，死亦何妨？」子良曰：「外國變法，前者死，後者繼，中國新黨寡弱，恐我等一死，後無繼也。」幼博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何患無繼哉？」

七日四點鐘，一卒提幼博交刑部，而於次日釋子良、君白及諸僕。刑部堂官親訊，問吾何在？答以已出天津。謂何以私逃？答以：「是奉旨敦促，經奏報初四日起程，並非私逃。」堂官曰：「汝兄不來，必不釋汝，必寫信令汝兄來，方釋汝」云。獄中飯食及鋪蓋，皆復生與贊候任之也。

圍南海館既不得，以文牒劾奏我曾宿張樵野所，縱騎遂圍張宅。刑部主事區震適在焉，誤以爲我，捕之去，既乃釋之。樵野遂因此下獄。圍張宅不得，七日榮祿入京，遂發兵三千，閉城門，斷鐵路大搜，凡吾知識之人，多見累者。京師搜不出，則大搜天津、塘沽客棧，並停一切輪船大索，並發電烟台上海搜船，電廣東拿辦家屬。於是查知吾搭招商局船而復回改搭重慶，即發飛鷹快船追捕，飛鷹者新購自德國，每點鐘能行三十海里，速率倍於重慶，追可必至，而船長以煤盡中道返，遂下獄。或曰，船長義士也，煤能返津，即可來滬，其出於仗義也。

卓如與復生謀所以救我者，皆以爲必無生理矣。復生促卓如入日使館，姑請伊藤設法救之，伊藤博文聞而頓足，電滬日領事小田切，然無能力也。時捕卓如甚急，復生乃勸卓如東行，而自誓就死，卓如遂以七日行。

時京津間風聲鶴唳，處處皆傳吾所在，捕搜嚴急，誤以卓如爲我，聶士成至親帶隊出搜捕者，既登舟強索，護送之日領事鄭永昌亦失色，無以答之。卓如擁中國被草家書，危甚，幸去海岸僅十餘里，聶士成兵至，則日艦已先列隊，護之登舟，雖再三索問，日人拒之，僅乃免。

是時上幽南海瀛臺中，王小航與日人謀踰南苑救上，譚復生與京師俠士大刀王五亦謀救上，皆未及事。九日譚復生被捕，小航被逮甚急，日人勸之東行，遂以十日行。八日楊漪川

遞摺請僞臨朝勿訓政，遂被逮。昔鄧壽奏請王莽歸政漢室，退就臣列，其難不可及，今漪川復類之，然鄧壽不死，王莽真大度哉！嗚呼，漪川可謂古之遺直矣。

九日早逮捕楊叔嶠，在床未起，單衣就縛。林旭入直就縛，劉光第、徐子靜聞捕，乃自投獄中。是日緹騎遍地，人人震懾，時又欲捕保國會，則株連徧天下矣。朝士紛紛恐禍及，多避而南下，鐵車輪船，擠擁甚，各直省聞之，亦慮會事株累。又傳聞上已有不測，各國紛紛調兵，咸恐懼國變，或奔走避匿，有若大亂者。

十一日下僞旨，謂吾結黨營私，餘免株連，以安衆心，而樵野出獄遣戍軍台。自六日後，言官揣摩希旨，爭以攻劾新黨新政爲事，張仲忻於六日首劾我，而黃桂鋆請先殺六人，無貽後患。

十二日兩點鐘刑部正堂開堂訊問，僞旨命軍機大臣榮祿、剛毅、王文韶、廖壽恒會訊，忽傳僞命，不必審訊，卽行正法。四下鐘菜市口行刑，觀者如堵，幼博先就義，欲有所語，而左右顧盼無一人，五君子以次從容赴義，嗚呼痛哉！幼博就義時，衣短衣，南海館長班張祿，既得吾衣物，乃爲縫首市棺，葬於南下窪龍爪槐觀音院旁，立石樹碑曰：『南海康廣仁之墓。』

九月一日陳士廉介叔曾冒險難走京師，夜視之，欲起運歸，而邏者嚴密未克而還。是役也，梁元理同行至津而歸，介叔慕義陷險，眞古之人也。幼博才斷絕人，方就官主事，上條

陳，言改元，遷都事，王小航疏荐於朝。上開懋勤殿十人名單，傳聞有幼博名，後以西后有變，衣帶詔出，事不果，幼博之才亦不展用。年僅三十二，無子，遺一女，名曰同荷，八齡耳。老母在堂，吾遂折翼，竟以吾故，至蒙大戮，白骨不歸，痛可言耶。

政變之獄，一以文悌之摺爲案據。先是四月大閱，吾與幼博出西直門視之，還遊極樂寺，入西直門，經文悌之宅，吾順與幼博訪之，後文悌直入室，來視吾疾，幼博陪之，與論變科舉數言，文悌劾吾，竟牽及幼博名，自是京師無不知幼博者，謠誘之興，乃至謂幼博出入內廷，曾有在乾清宮門遇之者，展轉傳述，或信爲真，故舊黨洩憤，遂及大戮。而楊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語，遂致京朝謠言滿聽，吾及漪川之禍，皆出於此。張樵野之萬里軍流，亦爲吾夜宿一言。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又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文悌之險詖有之，詩人所以痛絕之哉，極樂寺耶，悽愴心目，極哀出遘此鞠凶，先君之躬，惟我二人，吾今孑然復覓，何以爲生耶。

當初六日聞變，卓如電上海孺博告變，上海於七日得電，楚卿、雲樵爲吾與日本亞東時報館人設法救我，而汪穰卿告上海縣引捕役來大同局及卓如之家逮捕，乃皆走避。初八日陳子褒電廣州公善堂區謙之，時吾築室花埭，謙之夜渡江來吾家告變，而不欲明言，然時以吾爲必死矣。舉家飲泣，謙之竟夕坐催檢拾行李，至九日五更舉家下舟，是日爲禮拜，港澳輪不開，十日下澳船，船甫開，逮捕吾家之兵卽至，蓋譚鍾麟亦於八日接電，城內則已於八日

夜到雲衢書屋矣，不得吾家人，故九日侵曉而來也。兵役來大掠，捕看屋三人去，吾發電已遲，若無子褒之電，及謙之適在，而謙之之勤之也，家人皆被逮矣。又幸適築花埭新屋，若仍居雲衢書屋，則在城中，夜間謙之無從飛至，亦無從飛出，早及於難矣。嗚呼，豈非命哉？

是時吾母還蘇村居鄉，得謙之信，即令僕人關純往迎出港澳，家人震驚，相對泣，二姊決力勸母行。十二日關純偕一女僕護老母出城，十三夕由城下香港，關純過謹畏，謂不當坐上艙，乃坐下艙，坐客繁多，竟夕無臥處，又雜稠人中，言語穢惡，氣味腥膻，吾母屏氣不敢語言，不敢屑涕，皆生平未嘗經此者，至港入鴻安客棧，而不知吾家人所在，十四日關純復還城查問，乃知過澳門。十四夕，關純還港，十五晨護老母過澳，則知吾還港，十六日復來港相見，然老母生平寡出，出必有子孫從，又未嘗居客棧，當患難憂驚，到港無歸，僅與一女僕相對隱泣吞聲，悽惶萬狀。既見，告知爲不孝未能救天下，幾危老母，雖天幸得全，而貽以大憂，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

弟婦及同荷亦於翌日來澳，時風聲傳播，奸人生心，親戚多被擄挾者，吾舅遂爲奸究所脅，索千金而後得還，吾二姊四妹託於妯娌，高樓深室，每夕一遷，父母妻三族人凡數十，並皆走避，而望門投止，或多見拒者，甚至吾鄉六姓及吾鄰鄉良登鄉並皆駭逃，數十萬戶，村落皆空。

十一日封吾花埭之屋，波及吾從叔中丞第，及其園田二頃，並皆抄沒，於是中丞公之業盡矣。十二日封雲衢書屋，吾所藏之書，及所著書稿盡失矣。十八日還吾蘇村鄉，封吾一屋一廳事，及高祖炳堂公祠廟。二十二日封萬木草堂，以吾所藏及書藏書三百餘箱，盡付一炬，所著行之書，亦已行各省燬版矣。封吾象岡鄉叔父之屋及祠，而卓如之鄉，亦於十七日被圍，鄉人咸走避捕，其遠族一孕婦墮孕而死，嗚呼慘哉。

姊妹久不至，復遣關純往迎之，並踰垣迎先人木主來澳，關純言吾鄉空巷慘懷，戶無炊烟，蓋彌月焉。當吾家之方移，而吾母之未出也，何曉生於八日託陳欣榮至城迎吾家，梁鐵君請於英廣州領事，用小輪入鄉，迎吾母，雖皆先去，而俠士高義，令人感泣。吾二十一日移居何曉生家，港澳賃屋，薪水皆何穗田供給，周入隱微，何曉生復贈金數千，以安羈旅，藉以濟宗族及供游貲焉。二何君今之俠士，義高海內，何可復得哉！

當十四日吾到港也，英人前海軍卿柏麗輝亦適到。約見，慷慨許救我皇上，我告俄人屯兵旅順者二萬，貴國未易輕舉也。柏海部卿指頭誓死以救我皇上，蓋雄才熱血，不可多得之人也。時日本人宇佐穩來彥偕領事上野季次郎來見，以大隈伯在相位，有志營東亞，先欲至日本求救，限伯電許保護速之來。先是日人宮崎寅藏，託梁鐵君來送金二千卻之，日本諸士皆好義，周旋懇摯，故以九月五日東渡，乃議游歐美焉。

在港凡二十日，日日憂君親之亡，哀家族之危，聞捕殺之信，李蕊園、張樵野之見流，

徐子靖之下獄，宋芝棟、陳寶箴父子及江建霞、熊秉三、王錫蕃、李孟符、張菊生之被革，文芸閣、黃公度之被捕，日接於耳目，聞公度以我捕，慮其必死，電英領事救焉。既而聞日人救之，乃爲額手焉。其他復八股，禁報館，捕會社及主筆人，罷經濟特科，農工商局，復冗官，停漕折，務反其舊，凡昔所經營者，盡皆罷廢。詩云：『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既丁此厄，一身不自保，復計其他哉？久而聞幼博及五子之難，益令哀惻肝肺矣。

維新之事，吾以四月二十八日召見，至七月二十九日奉密詔，凡九十日。是役也，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國，而竟不死，豈非天哉！事後追思，無一生理。吾先出上海辦報，則上海掩捕立死。皇上無明詔、密詔之敦促，遲遲出京必死。榮祿早發一日，無論在京在途必死。無黃仲弢之告，宿天津必死。從仲弢之言，出烟臺亦必死。搭招商局之海晏輪，英人欲救無從必死。是日無重慶之輪開，或稍遲數時行追及必死。飛鷹快船不因煤乏還，必死。萊青道非因有事往膠州，則在烟臺必死。上海道不託英人搜，則英領事不知，無從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無所濟，而曲線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來茲，中國不亡，而大道未絕耶。

聚散成毀，皆客感客形，深閱死生，順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諸子欲聞吾行事，請吾書此。此四十年乎，當地球文明之運，中外相通之時，諸教並出，新理大

發之日，吾以一身備中原師友之傳，當中國政變之事，爲四千年未有之會，而窮理創義，立事變法，吾皆遭逢其會，而自爲之，學道愛人，足爲一世，生本無涯，道終未濟，今已死耶，則已闕益人天，亦自無礙，卽作如是觀也，後此玩心神明，更馳新義，卽作斷想，又爲一生觀也。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東京已三月，歲暮書於牛込區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閣。